

玉
梨
魂



魂

梨

王



序

嗟嗟情種都成眷屬問阿誰如願以償孽冤浪浪風流知己輩同聲相應
潮隨心血俱平憐君坐困愁城急淚與情灰共熱怪春風燕鳥閒窺失意之人看明月梨花
悄作可憐之色天涯淪落舉目無親客况蕭條隻身有影托幽蘭以寫恨可泣可歌挑咏絮
之吟才且驚且喜從此春光漏洩贈來及第之花詩思蒙茸抽盡相思之草快向詞塲樹幟
戰蛾眉不惜才華更從香國望塵印鴻爪都成艷蹟忽陷愛魔之窟暗暗無光且登孽債之
罫搖搖欲墜兩地多愁多病不藥春心大家宜笑宜嗔難爲人面嗟嗟撮合山功虧一簣欲
罷不能如意珠價值千金何修而得畢竟羞爲薄倖敢始亂之終棄之乎居然強作莊嚴期
發乎情止乎禮耳未許文君志奪調紅紛而重整恩情寧教司馬魂銷撫青衫以徒捐涕淚
無可奈何報知己除非一死必不得已續良緣誓以來生好事銷磨美人憔悴至于此極夫
復何言何幸移花接木了其未了之情那知雲散風流空作太空之夢薄命花雙枝遞萎可
憐虫百足皆僵爾乃馬勒懸崖不墮英雄之氣鵬搏大野忽攀定遠之風是七尺奇男死當
爲國作千秋雄鬼生不還家豈不壯哉亦可哀矣從此玉梨成世章之史有心人替雪不平
火棗炙一味之哀普天下同聲一哭

目 錄

第一章	葬花	第十六章	燈市
第二章	夜哭	第十七章	魔劫
第三章	課兒	第十八章	對泣
第四章	詩媒	第十九章	秋心
第五章	芳訊	第二十章	噩夢
第六章	別秦	第二十一章	證婚
第七章	獨醉	第二十二章	琴心
第八章	贈蘭	第二十三章	剪情
第九章	題影	第二十四章	揮血
第十章	情耗	第二十五章	驚鴻
第十一章	心潮	第二十六章	鵲花
第十二章	情敵	第二十七章	隱痛
第十三章	心藥	第二十八章	斷腸
第十四章	孽媒	第二十九章	日記



題詞

張含蘭

驚○情○梨○影○盡○凋○傷○慘○淡○胸○襟○激○烈○腸○敢○冀○雙○飛○同○彩○鳳○非○關○浩○劫○歷○紅○羊○荅○湖○風○月○淒○闌○怨○鄂○渚○烟○雲○吊○國○殤○生○既○無○聊○
甫○惜○死○男○兒○端○合○殞○沙○場○
情○自○纏○綿○意○自○癡○迢○迢○往○事○繫○人○思○休○嗟○兒○女○鴻○毛○命○誰○識○英○雄○馬○革○屍○俠○義○兩○全○甘○虎○口○死○生○一○半○係○蛾○眉○淒○涼○遺○冊○
傳○千○古○端○賴○芳○魂○好○護○持○

唐左儂

不○是○巫○山○也○斷○腸○落○花○庭○院○多○淒○涼○三○生○緣○法○憑○心○印○一○縷○情○絲○惹○恨○長○清○夢○單○寒○懷○倩○女○芳○陳○線○繞○哭○真○娘○那○堪○回○首○
梨○花○零○落○滴○猶○餘○血○淚○香○(夢霞)
淒○風○苦○雨○掩○重○門○病○骨○支○離○夢○不○溫○雨○宇○情○絲○餘○碧○血○一○燈○慘○淡○冷○黃○昏○前○生○應○欠○相○思○債○此○日○來○償○未○了○冤○想○得○報○君○
無○別○物○生○時○雙○淚○死○時○魂○(梨娘)
訴○遍○相○思○倚○遍○欄○強○行○作○合○太○無○端○由○來○好○事○推○殘○易○到○底○歡○場○美○滿○難○千○種○淒○涼○絃○外○聽○一○腔○怨○恨○曲○中○彈○如○花○天○女○
散○花○去○試○問○郎○心○安○不○安○(箔荷)

陶采晴

相○思○底○事○太○情○真○未○許○文○君○誤○此○身○絕○好○良○緣○桃○代○李○難○忘○猶○是○意○中○人○
緣○命○賽○來○不○影○看○無○端○風○雨○泣○花○殘○春○蠶○到○死○絲○猶○縛○不○是○鴛○鴦○別○亦○難○

冤得兒姑不自由。空餘明月伴妝樓。早知未有雙修福。悔煞當年作塞修。
投筆從戎去。戰爭男兒。雖獲是榮名。拚將一死酬知己。莫笑書生竟殉情。

張若青

罡風一夜太猖狂。零落梨花滿地霜。收拾塞香埋淨土。不圖同調有瀟湘。
一縷情絲逐絮飛。亭亭花上想依稀。春蠶作繭牢相縛。欲縮同心願已違。
青衫淪落無知己。紅粉憐才獨讓卿。霜雪不渝松柏操。許從芸閣結詩盟。
難將赤手挽情波。好事從來磨蝸多。蜚語含沙兼吠影。虛名誤賺奈卿何。
小別誰知成永別。癡心猶冀語梨花。再來人已仙凡隔。淒絕江南何夢霞。
書生投筆請長纓。情障消除事遠征。不願成名願裹革。良緣重證祝來生。

翟楚材

夢歎錄屏到若耶。工愁平子向無家。剗憐檣燭高燒夜。誰照紅妝淚已賒。
紅蕉刺盡心將碎。黃蘗如殘苦尙含。吐到纏綿絲上薄。同功無爾怨春蠶。
騷怨連番託楚詞。杜鵑春恨夕陽知。如何纔損香桃骨。又被并刀殺藕絲。
比目千餘未乞盟。武昌魚慘殺人烹徐陵。別有傷心處。愁倚東風數落英。

何警秋

無端雙隕連城壁。誰道天公非虐筭。帶痕梨。留夢影。一縷深情如昨。春魂依約且咽住。悲裏平情商榷。負東風。贏寸心。肯被微名縛。早知百年一夢。願室家捐棄。形骸拋却。料得佳人並肩。攜手闊跨。仙山鶴。鶴。黃泉碧落。且兩處。追尋仙蹤。

何者。散愛。浮生。避沙。場。劍。鐔。（右調臺城路）

吳聽猿

弄珠。殘。哀。裂。競。爽。艷。情。真。怕。回。首。斷。魂。玉。隕。香。銷。魂。聽。徹。聲。連。漏。難。再。觀。問。那。得。英。雄。肝。胆。形。如。蔭。似。無。還。有。看。殉。國。
如。生。殉。情。如。矢。空。剩。霜。檣。柳。脂。粉。獄。憑。杖。白。描。聖。手。鹽。薇。莊。誦。良。久。沉。冤。孽。滿。空。明。鏡。（指。雙。燕。先生。孽。冤。鏡）不。讓。
王。前。虛。後。憐。翠。袖。更。秦。柳。蘇。辛。題。偏。詞。千。首。幽。魂。安。否。歎。僕。本。恨。人。相。思。入。骨。無。語。數。紅。豆。

（右調陵塘柳）

李芷女士

底。事。文。人。苦。費。木。情。苗。愛。葉。筆。輕。裁。啼。鵲。血。與。哀。猿。迹。向。毫。端。湧。溢。來。
避。香。對。泣。太。無。端。天。遣。相。逢。欲。絕。難。郎。縱。多。情。恨。薄。命。茂。陵。舊。曲。不。須。彈。
不。許。癡。情。越。禮。防。相。思。味。苦。自。甘。嘗。梨。花。拚。向。東。風。隕。總。爲。憐。才。惹。斷。腸。
絕。命。詞。成。恨。目。絨。繾。綣。猶。是。舊。嬌。慙。生。雖。不。作。鴛。鴦。偶。結。得。知。音。死。亦。甘。
一。縷。魂。先。取。次。銷。英。雄。事。業。未。能。拋。名。成。身。死。酬。知。已。始。信。佳。人。惠。眼。高。
語。到。椎。心。忍。淚。看。哀。詞。一。讀。一。辛。酸。喚。醒。世。上。癡。兒。女。情。網。深。羅。解。脫。難。

藝苑

玉 寒 魂

秋風。白。雪。長。沙。涕。不。爲。尋。春。恨。較。遲。聊。借。美。人。軒。芳。潔。哀。吟。愁。絕。楚。湘。粟。
缺。月。昏。燈。夢。似。煙。遠。珠。曲。裏。恨。綿。綿。暗。殘。多。少。哀。鴻。血。幼。婦。新。詞。墨。淚。綠。
居。然。錦。瑟。有。知。音。鷓。鴒。無。端。百。感。侵。我。未。成。名。卿。已。寡。傷。心。更。比。古。人。深。
籌。擲。麝。蓬。線。可。哀。青。陵。凶。怨。付。誰。裁。情。天。顛。倒。鸞。鴦。劫。埋。骨。成。灰。恨。未。灰。
勻。碧。輕。盈。檢。睡。痕。十。年。抑。塞。付。銷。魂。可。憐。莽。莽。黃。塵。裏。只。博。蛾。眉。一。笑。恩。
我。亦。心。情。欲。語。藉。茶。靡。開。落。幾。春。寒。航。船。一。櫂。樊。川。恨。日。就。君。詩。忍。淚。看。

枕 亞

登。慵。紅。悶。夢。迢。迢。扇。掩。桃。枝。淚。不。銷。楚。客。歌。成。香。草。怨。秦。樓。人。望。玉。梅。嬌。圖。新。蛺。蝶。驚。雀。鬢。帶。重。蒲。荷。困。沈。腰。撥。盡。疊。絃。
商。恨。絕。那。堪。重。問。秦。娘。嬌。
身。羅。越。網。結。千。絲。羌。綫。空。挑。連。理。枝。血。雨。噴。來。紅。黯。慘。香。雲。剪。後。綠。參。差。嬌。雌。影。對。春。風。冷。花。豸。啼。深。曉。月。知。手。辟。藍。箋。
五。十。版。怪。他。青。鳥。誤。佳。期。
驚。竊。鳳。梧。恨。徒。存。靜。理。伽。文。畫。閉。門。一。點。心。燈。灰。有。篋。一。生。夢。鏡。石。無。論。齡。花。翠。竹。空。中。色。蟠。影。鐘。聲。警。後。魂。不。是。董。禪。
求。解。脫。斑。斑。暮。雨。奈。黃。昏。
空。剩。辛。夷。媚。小。亭。隔。花。人。誦。蕊。珠。羅。襪。郎。玉。鏡。容。分。照。嚴。女。銀。簫。恨。獨。聽。冤。死。雙。魂。迷。鳳。子。長。生。一。誓。感。牛。星。風。輪。轉。劫。
驚。花。幻。豈。獨。馮。家有。小。青。

陳惜誓

四

玉梨魂

第一章 葬花

海虞徐枕亞著

曙烟如夢。朝旭騰輝。光線直射於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牆玉立。艷麗。月香。逐曉風。望之亭亭。若綉袂。仙眷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飄紛。淚痕。狼藉。玉容。無主。萬白狂飛。地上鋪成一片雪。衣此時情景。即上群至山頭遊。廣寒宮裏。恐亦無以過之。而憲之左假山石畔。則更有辛夷一株。輕苞。切折。紅艷。欲燒曉露。未乾。壓枝無力。芳姿。嬌媚。照耀於初日之下。如石家錦障。令人目炫神迷。寸萬神霞尺裁。晴綉。尚未足喻其姿媚。與牆東之梨花遙遙相對。彼則黯然而泣。此則嫣然而笑。兩處若各闕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態度。不一其情。樂悻開落。各殊其遇。此懽懽可憐之梨花。若爲普天下薄命人寫照者。相對天弄姿。門。斂工。妍。善。媚之辛夷。實逼處此。其何以堪。梨花滿地。不開門。花之魂。死矣。嘆之者。誰耶。扶之者。誰耶。憐惜之者。又誰耶。時則有殘鶯三四。飛集枝頭。促咽啼聲。若爲花弔。此外則空庭寂寂。惟有微風。動枝碎片。飛舞空中。作一場血戰而已。乃俄焉而憲關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瀟灑。而神情慘淡。含愁思。露倦容。面知爲舊花。擔憂而一夜未睡者。時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於半殘之梨花。訝曰。一夜東風已墮落如斯矣。吾可愛之梨花。平胡薄命。竟乃爾耶。語時微歎。息。憲左之辛夷。與窓內之人。固甚接近。曉日濃烘。迎面欲笑。霞光麗彩。掩映於衣袂間。而彼則視若無覩。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對於己殘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對於方開之辛夷。又何若是之無情耶。人之所棄。彼獨愛之。人之所愛。彼獨棄之。彼非別有懷抱。而爲情場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則蘇臺夢露生是。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詩人語也。惜花春草起。愛月夜眠遲。此詩人寫真語也。有人於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閉窓長夜。永爾不解。照花而燭。此無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無不鍾情於花。月既鍾情矣。無不以愛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圓。一年幾度。曾謂自負多情者。而忍懸懸於黑甜鄉。撒月拋花。孤負此無價之韶光哉。夢露生棲身寓館。寄

躊躇鄉緒。綠羈愁無可告訴。所以爲寂寞中之良伴。淒涼中之膩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夢霞不覺視爲第二生命。愛惜之。惟恐不至保護之。惟恐不力。日則見花於簾夜則見花於夢。花之色與香。花之魂與影。時時氤氳縈繞於夢霞之心。含縈迴往復於夢霞之腦海。此時聞亂鳥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試回思其未起之前。並遞想其未睡之前。蓋昨夜恰值月圓三五。花放萬枝。大好良宵正逢客裏。夢霞不忍拋擲。此一刻千金之價值。蹀躞徘徊於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時而就花談話。時而替花默視。或對影而長嘯。或攀枝而狂舞。獨立獨行。寢態可掬。泊乎銀燭盡燈花案眠多深。寒重。砭骨難支。始別花而就枕。綠魚雙目徹夜常開。花魂隨之以俱來。睡魔驅之而徑去。直至東方既白。固本營稍合其眼簾也。

雖然夢霞多情矣。夢霞多情而以花爲命矣。則當抱博愛主義。胡獨注情於梨花而忘情於辛夷耶。夢霞非有所偏愛也。情有所獨鍾也。夢霞寓居此館。僅閱二旬。餘其初來之時。己未及見梨花之盛開矣。枝枝帶雨。憔悴可憐。片片隨風。飄零莫定。花如有情。見夢霞來。忽歛容開笑。靨以歡迎。此多情之主人。爲夢霞於舟車勞頓之餘。來此舉目無親之地。盡瘁身世。晴淡生涯。偏與此薄情之梨花。無端會合。其相憐相惜之情。如磁引針。如湯融乳。此中感情的同化作用。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彼辛夷二株。則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炙感日損。迷羞杏讓。嫵媚動人。夢霞則殊淡漠視之。蓋相形之下。此雖可愛。彼更可憐。夢霞意興蕭條。性情悽惻。常處身於憔悴寂寞中。與繁華熱鬧殊不相宜。惜其花之心。事具有別情。故護花之精神。不無偏屬也。當時夢霞推窓而望。慘見夫枝頭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觸眼。劇生悲痛。夢霞惜花而早起。花已棄夢霞而長逝耶。癡望良久。逡巡退入室中。徐從左室門出。繞迴廊下。庭堦一路瓊瑤。踏碎步步生香。逡巡樹旁。以臂抱樹而泣。曰。吾可愛之梨花乎。花魂安在。夢霞來矣。薄命哉。花乎。託根於寥寂無人之境。重門靜掩。深鎖東風。不求人知。不邀人賞。而偏與吾窮愁之客。結短促之緣。花開我不見。花美我纔來。尋芳有意。去已嫌遲。花之命薄矣。我之食莫不薄耶。我若早來數日。則正值乍開時。節玉驂點點素艷。亭亭月夕。風晨吾猶得獨憑欄。杆飽簪花之春色。我

若遲來數日則已被風欺雨逼玉碎珠沉情影不留殘香難覓雖獨對空枝亦增傷感然已屬過後之思量總不敢當前人惆悵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邂逅之時便是別離之候冥冥中若有爲之顛倒作合胡亂牽引者一其有不爲迷眼伴與春光作斷腸媒一醉哉專制之東皇既以風力逼花殘生復借將死之花魂淪我於悲境我欲叫天問叩碧翁胡憤憤若是縱此香國魔王施其擺殘手段以流毒於鶯花世界耶

嗚呼夢霞殆其癡矣花豈真能解語者而與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無上枝之望而風姨肆虐且乘夢霞神魂傷魂斷之時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陣狂風亂打樹上落不盡之餘花撲拍拍下如急雨亂片飛揚襟袖幾爲之滿夢霞上撫空枝下臨殘雪不覺腸迴九折喉咽三聲急淚連綿與碎環而俱下大聲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聞夢霞哭聲魂爲之醒矣強起對夢霞作迴風之舞若既感其一片癡情而尙欲乞憐於死後者夢霞自念我既爲花之主人當盡其保護之責今目視其橫被摧殘之慘已等於愛莫能助則此花死後之收場舍我更又離屬忍再使之沾泥墮溷飄蕩無依耶於是徐摸去其衣上之花瓣逕返室中荷鋤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於囊且行且掃且掃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盡爲夢霞之囊中物矣夢霞荷此飽盛花片之錦囊欲供之於案上乎或藏之於箱中乎則此花遺蛻尙在人間此時雖暫免汚泥他日恐仍無結果欲投之於池中乎則地非園林何處覓一泓清水夢霞急謀安籌一位置之法而躊躇再四不得一當忽狂爭曰林樾卿葬花爲千秋佳話埋香塚下畔一塊土卽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多情人用情固當如是我何靳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負完全責任而爲顰卿所笑乎語畢復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散淚臂挽花鋤背負花囊抖擻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忽忽夢醒來風渺渺相思恨生南國地老天荒可憐人曾當此日蜂愁蝶怨傷心者何以爲情夢霞既至假山石畔將得淨土一方鋤之故窖施以花囊納諸其中得以鬆土掩其上使之憤起以爲後日之認認料理既畢復入室取案上露飲之玻璃杯傾瓶出酒少許再至塚前向塚之四圍遍灑之此時夢霞之面上突現出一種愁慘淒苦之色蓋彼

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飄絮蕩其命之薄正復與此花如出一轍薄命之花猶得遇我癡人痛憐深惜爲之收斂骨卜佳城草草一坯魂棲有所不可謂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則潦倒半生淒涼孤館依人生活斷梗行蹤子期不逢流水長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無路後顧難堪我生不辰命窮若此誰從死後識方干耶於是高吟顰卿（微）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癡知是誰）之句不覺觸緒生悲因時與感鶯花易老天地無情歎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遙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蒼涼感喟不知淚泗之何從埋香塚前之顰顰猶有一癡寶玉引爲同調今夢霞獨在此處繼顰顰之舉顰顰固安在那笑夢霞之痴者何人耶能與夢霞表同情而陪淚者又何人耶夢霞之知己則僅此塚中之花耳夢霞乃含悲帶淚招花魂而哭之曰塚中之花乎三生痴夢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長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叢以伴汝魂慘酒一杯以爲汝奠淒禽一聲以爲汝弔汝其知也耶耶其不知也耶嗟嗟舊日風情今成泡影却悲淨質猶在塵環燕子樓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還魂誰見亭亭之影然而猶聲咽月文君有歸漢之期指印留瓊玉簫踐再生之約花如知感則來歲春回應先看東風早胎異卉以償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夢霞至此已哭不成聲矣歷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嘗安枕經此劇痛體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無一人惟有新墳一尺四圍皆夢霞淚痕點點滴滴沁入泥中黏成一片而已。

第二章 夜哭

小院春深亞枝日午炊烟縷縷搖曳空中正黃梁飯熟時矣夢霞自晨起後前赴樹上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懣力半日於茲入室後體倦欲眠而館值適取午膳至須臾飯畢飲清茗一杯以解脾渴行於室中者數周仍倚窗而立時辛夷方天開映日爭光流觸成影突然觸其眼簾夢霞對之而歎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艷也倚托東風之勢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幾爲渠占盡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彼封縹之恩威並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噓必仍被其摧折棲日亦與渠中之花同歸於盡腥紅萬枝吾視之直點點血淚耳夢霞獨自沈思滿目閒愁苦難離脫乃就案頭壁鏡

粘管賦詩二首曰

梨花

幽情一片墮芳村。花落春深。畫閣門知否。有人同。淚痕。問渠無語。最銷魂。淚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夢。未湍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

辛夷（即木筆）

脫盡蘭胎。艷太奢。蕊珠宮裏。闌春華。描技曉露。容芳濕。隔院東風。信尙餘。錦字。常書千點血。霞紋深護。一暈紗。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

書竟復朗誦一遍。擲筆沉吟。百無聊賴。繼念香魂雖有依歸。新塚尙無表識。死心不能無歎。夢霞固擅雕龍之技者。乃取白石一方。磨而平之。伏案奏刃。二時始就其文曰。

梨花夢塚

已酉三月青陵恨人題

呼館僮持去立之塚前。而夢霞此時實倦極矣。遂倒榻而眠。沉沉睡去。不復知夕陽之西下也。

金烏沒影。珠蚌剖胎。一天涼意。滿地流波。比及夢霞醒時。已月移花影上欄杆矣。壁上時鐘正叮嚀敲十下。月光從窗櫺透入。帳中照衾枕上。花紋盡現。時覺寒氣驟加。夢霞深深擁被。方擬重續殘夢。忽聞隱隱有嗚咽之聲。不知何自而至。夢霞大驚。異僮服臙脂。豁然清醒。側耳靜聆。細察其聲。洵所傳出之方向。則決其無來自窗外者。哭聲幽咽。淒淒切切。若續閉之令人惘然心動。夢霞驚定而怖。默揣此地。白晝尙無人跡。深夜何人來此。哀哭嗚呼。噫嘻。吾知之矣。是必梨花之魂也。彼殆感余埋骨之情於月明人靜後來伴余之寂寞乎。閱者諸君。此不測夢霞之理想。實亦事實上所決無者也。夢霞磨礮壯聲欲起而覘其究竟。披衣竟展。蹣跚行至窓前。露半面於玻璃上。向外覘之。瞥見一女郎在梨樹下。綉裳練裙。

亭前立。不施脂粉。而丰至媚秀態度。幽閒。凌波微步。颯颯欲仙。時正月華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觀其黛娥雙蹙。撫樹而哭。淚絲界面。鬢低而纖腰微折。其聲之宛轉纏綿。淒清流動。如孤鶯之啼月。如離雁之呼群。一時枝上棲禽盡聞聲而驚起。哭良久。忽見女郎以巾拭淚。垂頭注視地上。狀甚驚訝。旋同眸四顧。似已見新塚上之碑。纖纖腰徐轉細步行來。既至塚前。遽以纖掌摩撫碑文。點首者再。繼巡視塚前一周。又低眉沉思。而哭聲又作矣。此次之哭比前更覺哀痛。嗚咽咽入心脾。與響籟之哭埋香塚誠可謂無獨有偶。此時夢霞與女郎之距離不過二三尺。地月明之下。上而鬢角眉尖。下面縹緲痕。錯摺無不瞭然於夢霞之眼。中乃二十餘絕世佳人也。夢霞既驚其容。既感其癡情。又憐其孤獨。玉骨何以禁受如許夜寒。一時魂迷意醉。腦海中驟呈無數不可思議之現象。忽聞鏗然一聲。夢霞如夢初醒。蓋出神之至。不覺以額觸玻璃作聲也。再視女郎則已不見。惟有寒風惻惻。涼月紛紛。已近三更天氣矣。無可奈何。仍復就枕。此夜之能安睡與否。則夢霞未以告作書者。以意度之。固當爲夢霞誦關雎三章耳。

咄咄女郎何來。女郎何哭。哭又何以哀痛。至是哭花耶。哭塚耶。抑別有所苦耶。吾知女郎殆必與梨花同其薄命。且必與夢霞同其癡情。其哭也惜花以哭。已耳。嗚呼。花花幸矣。茫茫宇宙。固尚有與之表同情而陪淚者。濤乎湘。沉恨萬劫不消。頑石回頭三生可證。蓋此夜之奇逢。則夢霞入夢之始矣。

閱者諸君亦知此女郎果爲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與多情之夢霞皆爲是書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來歷。當先悉夢霞之行蹤。

夢霞姓何名憑別號青陵。恨人籍隸蘇之太湖。其生也母夢彩霞。一朵從空飛下。因以夢霞爲字。家本書香門。推望父族某爲邑名諸生。生一女子。二長字劍青。次卽夢霞也。夢霞以生有夢異父母。尤鍾愛之。雙珠雙璧。照耀門楣。親友咸嘖嘖歎羨。夢霞幼時冰神玉骨。頭角嶄然。捧書隨兄累累。兩卯小書了了。譽噪神童。長更聚衆人呼才子。其父母願夢霞而喜曰。得此佳兒。以報晚景。世間真樂無過於此。是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夢霞乃得

專肄力於詩史文辭旁覽及夫傳奇野史心地爲之大開而於諸書中尤心醉於石頭記案頭枕畔頃刻不離生風釐早種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頭記一書弄才之筆談情之書寫愁之作也夢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擔憂爲癡兒叫屈驚春雁夜月夕花晨不知爲寶黛之情繫縈縈拋却多少無名血淚而於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斷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濶情長時或咄咄書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書窓課暇嘗戲以書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綜其事迹繫以一詩筆墨香銷魂一世其瞠友某見之曰癡公子幾生修到君有析慕心以是因果恐將跌入大觀園裏受諸苦惱去也夢霞知其誦已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數年而其灰之言果驗一紙淚痕竟爲情勞耶

十年踰躑踰落緒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夢霞雖薄視功名亦曾兩應童試皆不售抑鬱無聊空作長沙之哭適值變法之際年青學子咸棄舊學求新學負笈擔登爭先恐後夢霞亦於此時則其父母肄業於兩江師範學校卒以最優等畢業年時已及冠矣姊適私農楊氏早賦于歸刺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卽爲夢霞卜婚藉了向平之願夢霞殊不願聞其故則不答固問之則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逼偵其同學莫得端倪心竊異之不知夢霞之心事固有難以告人者顧影自憐知音未遇佳人難再魂夢爲勞一片癡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輕問津於桃源俗鮑蓋此乃畢生哀樂問關原非可以草草解決者也

無何雲棲失蔭家道中落劍青遠遊楚閩夢霞亦以家居無聊擬囊筆作餬口計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荅湖某校函招之往夢霞雄不願獻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荅湖有遠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問力德慮夢霞應該校聘得以便道就詢近狀夢霞不忍拂母意卽擇日治裝往襍被一條破書半篋自此而夢霞棄其家庭之幸福飽嘗羈人之況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荅湖既登岸則該校固地處窮鄉與城市隔絕不通夢霞亦不其嫌冷僻轉喜其得遠煩囂惟校舍狹隘甬路蹙蹙無光殊不適於衛生乃便詢崔氏居則相距僅半里許耳是晚夢霞卽呼校役導之往中途忽念臨行時忘

商阿母。家係何成。劇作何稱。謂一無所知。而貿然晉謁。將如何酬應耶。但已至此。亦無奈之既。屬疏遠之戚。則年長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則有乖誤。想他不至被人笑話。夢霞此時。正如醜媳。將見翁姑。踴躍愧赧。至不可名狀。燕子窺人。鸚鵡喚客。夢霞入門。投刺主人。知爲姑蘇遠戚。倒屣出迎。則一六十餘之嬾白叟也。登堂讓坐。後即現其極和霽之貌。出其極親愛之語。謂夢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遙。斷絕音書。於茲六載。今日甚風兒吹得。吾姪到此。真令老夫出於意外。怪道晨來喜謁。繞屋亂噪也。繼問若翁及若母俱毋恙否。夢霞泣然答曰。謝老伯垂念。先父見背已一年餘矣。門庭冷落。家業凋零。寡婦孤兒。孰加存問。語至此。備述其應聘。承錫及臨行。老母教囑。便道探詢。意崔父聞言。亦歎歎不止。繼而曰。吾姪遺家不造。孤苦零丁。聞之令我心痛。然觀吾姪。山角凌雲。胸襟吞海。青年飽學。騰達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當瞑目泉下。所難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歲忽病歿矣。昊天不弔。奪吾愛兒。垂暮之年。淪斯逆境。何命之窮也。西河賢者。痛抱喪明。東野達人。詩傳失子。老夫何人。而能爲太上之忘情。忍使青年少婦。便上望夫之臺。黃日孤兒。難寬阿爺之面。傷矣。傷矣。殘年毋幾。後顧茫茫。今幸吾姪掌教。是鄉。辱叨奉末之親。遺此一塊肉。意欲重累吾姪。爲老夫訓迪。俾得零識。知無不墮。詩書舊業。皆出吾姪所賜。老夫雖死。亦銜感靡涯矣。夢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愛。敢不從命。但恐姪才微力薄。有負重託。敢問令孫年幾何矣。崔父曰。僅八齡耳。孩提之童。尚不能離其母。既吾姪不棄。敢請移榻。敝廬。俾得朝夕過從。老夫亦得快睹。手采飽操。清譚何幸。如之。霞夢私念。校中正無設榻處。去彼就此計。亦良得。遂慨然允諾。崔父喜曰。吾姪真快人哉。東壁一書舍。地頗僻靜。亡兒在日。讀書其中。自渠死後。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閉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風景絕佳。庭前亦畧具花木。尙可爲吾姪醉吟遊憩之所。吾姪不嫌唐突。今夜便將行李移來。何如。夢霞曰。甚善。崔父隨喚婢媼。問汝梨娘取鑰。啓書室門。將室中灑掃收拾。夢霞亦囑校役同校取行。製至是夜。卽下榻其中焉。

第三章 課兒

白雲貪狗。變幻毋常。秋月弄風等閒。輕度昔人。謂釋氏因緣兩字。足補聖經賢傳之闕。人生遇合到處皆緣。緣未至不得。

營求緣既至無從規。夢霞家虎阜之麓。忽泛蓉湖之棹。既應聘而任錫校之教職。忽更輾轉而爲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謂緣耶。然夢霞以爲緣而夢霞之緣尙未至也。半月光陰。孤愁滋味十分寂寞。萬種牢騷不得已而寄其情於花。寄其情於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種種奇情介紹種種奇緣。葬花牛頭。伍夜獨來。皓月一輪。兩心同照。一夜相思之苦。百年長恨之媒。嗚呼夢霞豈其從此遂淪於苦海乎。

殘月窺簾。寒風撼壁。碧紗窻上。映一亭亭小影。窻內時聞微歎。噫誰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獨坐愁苦耶。時女郎悄對鏡。以手支頤。低眉若有所思。兩顰間淚痕猶濕。真如帶雨梨花。不勝其憔悴可憐之狀。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女郎之心誰知之。女郎之淚亦誰見之。耶未幾忽聞帳中兒啼聲。女郎乃拭淚而起。入帳撫兒。旋亦卸裝就睡。而絳幘鸛鳴已連聲報曉矣。

嗚呼碧紗窻內之女郎非卽梨花塚前之女郎耶。兒啼聲中之女郎非卽夢霞眼裏之女郎耶。記者筆下之女郎非卽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長女而崔氏之新孀也。結褵八載。永訣一朝。鬼伯驅人不分。皂白孀雌對影。毋奈昏黃。僑燕前鶯鵲聲猶晚。梳頭怪他枕上鴛鴦。夜何曾入夢。負此年華。纔遇花信。茫茫恩愛。遽歇風流。傷心哉。塚上白楊已堪作狂。閨中紅粉爭不成。梨娘之命不猶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粧臺。菱碎黃鸝吟。成誰知。空谷蘭馨。白駒聲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冤孽未了。夢霞不來而梨娘之怨苦。夢霞來而梨娘之恨更長矣。

青衫舊淚。黃口新聲。夢霞自寓居崔氏後。日則自來。夜則獨眠。獨坐幸梨娘之兒年方束髮。性具慧根。笑啼之態。嘲呀之聲。唇齒未清。丰姿可愛。案頭燈下。頗解人懷。而夢霞以其爲無父之孤兒。尤加意護持。盡心撫恤。雖貧賤憤莫洩之時。見兒來則化愁爲喜。破涕爲歡。從未嘗以疾言厲色驚彼嫩弱之膽囊。蓋其慈祥仁愛出於天性。使然並非對於崔氏之兒而另換一副心腸也。兒名鵬。夢霞字以霄。史蓋祝其異日搏風萬里而翔。翔於九霄也。鵬郎初入學。一夕便能識字數十。夢霞以其聰穎異於常兒。愛之彌甚。撫抱提携。直以良師而兼慈母。鵬郎則動靜自然。天真爛熳。以得夢霞之憐。

愛敵對夢。震多依戀之。誠。署無畏懼之意。章莊有曉。傍柳陰。迎竹馬。夜燈影。弄生先之句。不啻爲夢。鵬郎詠矣。梨娘青年。早寡。遺孤。難其鍾愛之深。自可想見。方夢霞之來也。崔父告梨娘。欲遣鵬兒從之。學梨娘不敢違。翁命而柔腸。轉竊焉愛之。蓋恐鵬郎善嬉長讀。惡跳性。成夢霞或少年浮燥。不暗。性一不如意。毒施以無情之夏楚。強迫以過嚴之功課。步步約束。重重壓制。豈非傷吾可愛之兒。梨娘方以私意窺測夢霞。孰知夢霞竟出梨娘意外。面大有以梨慰娘耶。每夕鵬娘入室。就讀。後梨娘輒纏眉獨坐。志忑不寧。密遣侍兒潛至窗外偵聽。繼知夢霞教養。兼施。值倍至其愛鵬郎。直如己子。梨娘爲之大慰。不覺以愛其子之故。遂有敬慕夢霞之心。以爲彼君子兮。溫其如玉。性情若是其醇。篤才華必極其稔郁。吾兒何幸得此良師耶。忽又轉念。彼江湖落魄客。舍傷春。舉目毋可謂之人。仰首作問天之想。其境遇之窮實堪憐。憫燈火語。窮終。鰥。少年意氣消磨已盡。豈非天下之傷心人歟。蓋至此而兩人暗中一線之愛情。已怦怦欲動矣。

(月姊會看)下彩。嬌傾城消息。經重。廉夢霞雖爲崔氏之遠戚。見不知崔氏家中之眷屬。然鵬郎無父。夢霞固早知之。則鵬郎有母。夢霞豈不知之。況梨娘之名已出之於崔氏之口。耶。然夢霞雖知有梨娘。而梨娘之年之貌之才。均未一一深悉。第得諸婢媼。無意道及梨娘。日間每自課鵬郎。手書方自教之。讀餘之暇。輒以一卷自遺。有時或拈筆微吟。披箋屬草。案頭稿橫盈尺。而架上則萬軸牙籤。琳瑯滿目。其整理之精潔。陳設之幽雅。絕不類香閨繡閣。於是夢霞始知梨娘知爲多才之女子。其撫孤足與畫扶之歐陽媲美。其敏慧又足與詠箋之道韞抗衡。惜乎女子才多。每遭天忌。紅顏一例。今古同悲。非早年蕙蘭摧。即中道鸞離。鳳折。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譜。風情銷歇。開開愁恨之天。小草有情。可憐獨活。好花無恙。只是將離。如梨娘者。即可爲普天下薄命女兒作一可憐之榜樣矣。夢霞傾慕梨娘之心。甚殷。愛憐梨娘之心。更繁。因慕而生戀。因戀而成癡。未幾而窓外聞聲。月中偷眼。素娥門影。倩女歸魂。來若驚鴻。去如飛燕。夢霞固決其爲梨娘也。三生因果。今夜奇逢。一塚。瘞他生莫卜。望風。滿淚。兩人同死。癡情對月盟心。一見便成知己。夢霞又不暇爲已死之

梨花吊而爲現在之梨花。悲矣。

爾聲朗朗。人影雙雙。夢霞課鵬。讀每夕。以二小時爲限。鐘鳴九下。則呼館僮抱之出。不欲久稽時刻。以告之也。鵬既出。梨花必喃喃問。今日讀幾字。先生愛汝否。汝曾觸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觀書乎。作字乎。必待鵬一一答畢。乃徐徐爲之脫衣解履。抱置於床。而下帳焉。吁。嗟。羨婦。鞠育孤兒。月照空閨。遲迴不能遽寢。輒就燈下刺繡。遣此長宵。鵬則默然熟睡。睡中或作囁語。墨呼阿母。著意催眠。梨花一陣傷心。每爲鵬喚起。未嘗不泣。然而涕也。

一夕鵬喃喃然白其母曰。先生愛兒甚。加兒於膝。抱兒於懷。握兒手。吻兒頰。笑問兒曰。鵬。鵬。汝背離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鵬曰。鵬汝知余獨宿無聊。寢不成寐。寐乎。梨花娘。娘。鵬言腦海翻騰。恨海之潮心灰。撥起情灰之熱。表愁有淚。長歎無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驪若輕雲。寡婦孤兒。每受人白眼。彼誠多情人哉。誠熱腸人哉。撫我愛兒。無微不至。從此梨花私心耿耿。非特敬慕夢霞已也。且至於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

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涼世態。到處皆然。人生不幸。拋棄家鄉。飄搖客土。舟車勞頓。行李蕭條。夜館燈昏。形影相弔。一身之外。可親可昵者。更有阿誰。譬之寄生草。然危根孤植。護持灌溉之無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草勞人。弱鷺鷥。影飄飄。遊子未遂。烏私帶一腔離別之情。卜三月鶯花之淚。異鄉景物。觸目儘足傷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燈一榻。踽踽涼涼。誰爲之問。勝噓寒誰爲之調羹進食。此客中之苦况。羈人無不嘗之。而夢霞之寄跡蓉湖。則獨占旅居之幸福。獨得主人之優待。不覺有絲毫之苦。賓至如歸。幾忘即此非吾土。日則有崔父助其閒談。夜則有鵬伴其岑寂。衣垢則婢媼爲之洗滌。地污則館僮爲之糞除。而其飲饌之精潔。侍奉之周至。即求之於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花意也。夢霞知之。夢霞德之。於是教育鵬。更瘁心力。間或向鵬。即微露感謝梨花之意。鵬童子也。童子喜。舌有所聞。於先生者。人必學以告。舌其母。嗚呼。閨中少婦。閨弱書生。雖未接一言。未謀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

夢霞早。偕赴校。及暮歸。寓日。以爲常。七日中。僅得偷閒。一日耳。其葬花之舉。是日正值星期。放假。故得優遊終日。消遣閒情。不意。卽於是夜。獲觀梨娘一面。今夕何夕。見此。祭者不期而遇。亦天假之緣也。方梨娘潛步至中庭時。正月明人靜。萬籟沈沈。逆料此時。夢霞必已入睡鄉矣。欲覓殘英。已無剩影。憑弔埋香之塚。坏土未乾。摩沙墜淚之碑。情詞太艷。此時梨娘欲爲花弔耶。而念及已之薄命。更有甚於花者。則自弔之不暇矣。此花遇多情之夢霞。開時有保護之人。落後免飄零之恨。以梨娘較之。不幸正懸殊矣。草草姻緣。往事空留。影象悠悠。歲月終身難展。眉頭除却嬌娥相伴。已無知我之人。卽令女媧復生。亦少補天之術。恨逐年添愁。催人老。未亡人其能久於人世也乎。梨娘想後思前。腸爲之寸寸斷矣。一陣心酸。淚波汨汨。遽奔集於兩眶。遂放聲號哭。初不料夢中之夢霞。聞哭聲而驚醒。僥倖得見梨花真影子。銷魂帶雨時也。夢霞得見梨娘。梨娘未見夢霞也。而夢霞之多情。梨娘固已深知之。且深感之矣。脈脈兩情。暗中吸引。一哭卽相思之起點耳。

自此之後。夢霞之耳。竟成一蓄音器。每一傾耳而聽。恍聞梨娘哭聲。嗚咽。嗚咽。泣洋洋乎盈耳也。夢霞之目。竟成一攝影箱。每一閉目而思。恍見梨娘人影。嬌嬌婷婷。齊整整。閃閃然在目中。尤可詭者。夢霞既於無意中。窺見梨娘。夕却有意洩其事於鵬郎。且曰。人美於玉。命薄於花。又多情。又傷情。此語可贈汝母。汝其識之。鵬郎旋歸。寢則謹以先生之語告諸其母。依樣葫蘆。一字不易。時梨娘方悄對菱花。自窺倩影。一聞夢霞贈言。而驚而悲而歎而泣。而點首而支頤。一寸芳心。怆然亂矣。而彼夢霞亦復如此。其最終之心事。則惴惴然惟恐鵬郎傳言於梨娘。梨娘或有愠意。於是自悔。夢霞乃失言。一夜思量。寢不安席。嗚呼。此夕梨娘夜況。何如。則正與夢霞同病耳。

第四章 詩媒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恨。斯言蓋深慨矣。夫知己之難得也。所謂知己者。心與心相知。我以彼爲知己。彼亦以我爲知己。爾相知。故兩相感。既兩相感。矣。則窮達不變。其志生死不易。其心一語相要。終身不改。此知己之所以得之難。而當風塵

失意窮途結舌之時欲求一知己尤難之又難也詩人負骯髒不平之氣才懷不遇飄飄年境遇坎坷情懷抑鬱好頭顱自憐嫵媚滿肚皮都是牢騷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流俗無知遭逢不偶幾於無恨不白有口皆黃茫茫人海知其難不得已而求之於粉黛中則有癡心女子慧眼佳人紅粉憐才青蛾解意一夕話颺零之恨淚滿青衣三生留斷碎之緣更招得幾箇士無雙洞箇裙而低首容華絕代掩菱鏡以傷神名士沉淪美人墜落憐卿憐我同命同心此候朝宗所以傾情於李香君章臺珠所以傾心於劉秋娘也夢霞之於梨娘猶是然耳所異者彼則邂逅勝地此則流落窮鄉彼則曲院嬌娃此則嬌閨怨婦其情其境倍覺泥人一樣淒涼雙方憐惜則夢霞之於梨娘其鍾情其傾心較之候李章對有不更增十倍者哉

傷別傷春我爲杜牧多愁多病渠是崔娘夢露邂逅梨娘於月下在夢霞雖偷眼私窺在梨娘固會心不遠夢霞不能忘情於梨娘梨娘豈能忘情於夢霞乎既不能忘情則當有以通情然兩人此時雖情芽茁情思勃生猶有所遲徊顧忌而不能遽發者夢霞欲通詞於梨娘則恐流水無心豈容唐突梨娘欲致意於夢霞則恐屬垣有耳難釋嫌疑心旌搖搖一時難繫情絲縷縷兩地相牽簾中人影窻內書聲若即若離殊有咫尺天涯之感桂府可登預借吳剛之斧蓬瀛可望離助王勃之帆如蔗倒啖佳境豈能遞至如瓜落蒂熟期須待自然則兩情之由離而合由淺而深漸至如膠如漆難解難分尙須大費工夫也無寶花爐無量崙奴能爲兩人任作介紹之貴者舍管城子其誰屬歟

夢霞淡墨畫著正野風襲裙離花自落看一角春山大好可惜黃昏時則有閒雲片片渡澗而歸流水一灣斷橋三尺山影倒俯於波中屈曲流動演成奇景炊煙幾縷出自茅舍盤旋繚繞於長空作種種回環交互紋山之麓水之濱牧童攜鞭行歌互答往來點綴於其間橋邊老樹株株弱矮入畫畫點點零亂縱橫啞啞之聲不絕於耳似告人以天寒日暮歸歟歸歟行客聞之每爲心動此絕妙鄉村晚景圖也過橋而西僅離之間忽露牆角數株小築一曲幽樓頗得林泉佳趣此崔氏之後舍也白板雙扉鎮日虛掩門以內有小圃春華吐翠青翠可愛過此有一精舍即夢霞寄居之所也於

斯時也橋下有一人獨行踽踽因舉步過急風枝時觸其帽簷乃瞻衛宇載欣載奔伊何人使何人非夢霞耶夢霞何來
靈自校中歸也步履何忽遽耶神情何惶急耶亂烟啼鳥暮色縱佳夢霞竟不暇獨立斜陽領客此一霎可憐之景蓋彼
終日爲校之勞神亟待休息加以心事悠悠情思疊疊伊人不見廷佇徒勞反不若斗室流連左圖石史得藉以排遣閒
愁彼道旁之閒花野草曾何足以動其心而移其情哉

推扉而入闌其無人連呼館僮迄無應者平日夢霞所居每出必扃由館偉司鑰今日乃雙扉洞開何哉遂逕入室則室
中所見有矣觸於夢霞之眼而足令其生驚訝者蓋案上圖書已稍稍變易其位置怪而檢點之則他無所失惟前所著
「石頭記影事詩」之稿本則已不翼而飛遍覓而不可得偶一俯首拾得茶蘼一朶猶有餘香把玩之餘見花蒂已凋
一穴定是簪痕夢霞乃恍然曰入此室者殆梨娘左梨娘解詩故今日携我詩稿去也其遺此花也有意耶抑無意耶夢
霞此時一半驚喜一半猜疑於是心血生潮又疊一層情障矣

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夢霞方手鬆殘花凝神冥想而館僮適至夢霞問之曰汝不在此往何處去耶舍門未掩前後無人
設有行竊者來試朕篋篋室中物將無一存在矣且我扃門而出以鑰交汝誰啓此鎖者汝知之乎館僮答曰今日午後
主人遣我入城購物以鑰交於秋兒行時經過此門鐵將軍固犛然當關也後此非我所知矣夢霞又問曰秋兒何人僮
曰梨未人之侍兒也夢霞不語揮僮使去旋又呼之使返囑之曰去便去勿向秋兒饒舌僮佯諾之既出於廚下遇秋兒
卽結以鑰所在啓鎖者何人秋兒曰鑰爲夫人取去誰入此室我亦不知或卽夫人乎僮乃以夢霞囑語告秋兒并囑其
勿語夫人秋兒頗慧點開僮言亦詳諾之旋即盡訴之於梨娘時梨娘方獨坐紗窗燈下出夢霞詩稿曼聲嬌嬌囁語聆此
語不覺失驚蓋梨娘知夢霞失稿必將窮詰館僮故遺花於地俾知取者爲我心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與僮曉曉也但
未知其曾以失贖事語之否若僅知此事以語秋兒尙無妨也脫洩以於阿翁者將奈之何我誤矣我誤矣我固以彼爲
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愛生惱因惱生悔因悔生懼一剎那間腦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腸輾轉如懸線然捲院吟背案

暗付良久。忽轉一念曰。此我之過慮也。夢霞而果多情者。則必拾花而會意。決不與值多言也。乃徐問秋兒曰。值寶有他語否。曰。無。梨娘驚魂乍定。愴意全消。亦如夢霞之囑值者。囑秋兒曰。汝此後勿再與值喋喋。如楚晉言將重責汝。不汝宥也。秋兒唯唯。

苦者一。既獲香半。墟夜館生涯。如此而已。時則新月上。窻微風拂。戶夢霞挑燈以待。鵬郎捧書而來。課畢後。夢霞出一函授鵬郎。謂之曰。持此付若母。更寄語若母。石頭遺恨。須要償也。鵬郎不知其意。謹記先生註持。鵬仁告諸梨娘。梨娘手接一封書。歡生意外耳。聽兩語而神會。個中於是拔簪啓絨。移榮展幅。誦其書曰。

夢霞不幸十年。塞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違停茂苑之櫺。春水綠波。獨泛蓉湖之棹。迴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驤有殫託以六尺之孤。幕燕無依。得此一枝之信。主賓酬酢。已越兩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吾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點殘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藏人狀苦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淚又濕。今宵淒涼。閨裏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贈珠之想。蓬窻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愴。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川咫尺。尙慙一面之緣。魔却千重詎。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量圓好夢。僕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應勸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見梨容。帶淚今日淒涼。孤館何來。遽步生春。卷中殘夢。留痕。卿竟博愁而去。地上遺花。剩腹吾真親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線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後臨風。雪涕閒愁。同戴一天。當前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嬋娟墨淚。三升還淚。好懷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蕩蕩。擲中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嬌幼婦新辭。倘荷泥封有信。傳來玉女之言。謹當什襲而藏。緘住金人之口。自愧文成馬上。固難方李白之萬言。若教酒到愁邊。尙足應了娘之十索。此日先傳心事。桃箋飛上粧臺。他詩或許面談。絮語撰開繡閣。

梨娘讀畢且驚且喜情語融融。零含微惱。紅潮暈頰。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執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九轉柔腸。四飛熱血。心灰寸寸死盡。復燃情幕重重。揭開旋轉障。既而重剔蘭燈。獨開菱鏡。對影而泣。曰：鏡中人乎？鏡中非梨娘之影乎？此中人影。怎不雙雙。既未嘗昏黑無光。胡不放開圓鏡。成彩而惟剩有一個愁顏。獨對於畫眉窗下。乎？嗚呼！梨娘有貌。天不假爾。以命爾有才。天就爾。以恨。貌麗於花。命輕若絮。才清如水。恨重如山。此後寂寂窗紗。已少展眉之日。悠悠歲月。長爲飲泣之年矣。爾自誤不足。而欲誤人乎？爾自累不足。而欲累人乎？已矣！已矣！爾亦知情絲縷。一縷而不可解乎？爾亦知道海茫茫。一沈而弗能超乎？弱絮餘生。業已墮落。何必再惹游絲。憑藉其力。強起作冲霄之想。不幸歪風勢惡。孽雨陣狂。極力掀騰。盡道顛播。恐不上半天。便已不能自主。一陣望空亂颺。悠悠蕩蕩。塵所底止。此時飄墮影形。更何堪設想。耶？言念及斯。心灰意冷。固不如早息。此一星情火。速斷此一點情根。力求解脫。毋開愁恨。關頭獨受凄凉。料理飄零生活。臨崖知勒馬。原爲絕大聰明。隔水問牽牛。毋乃自尋苦惱。今生休矣。造化小兒弄人已甚。自弄又奚爲哉？豈不知緣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耶？梨娘輾轉思量。芳心撩亂。至此乃眉黛銷愁。眼淚乾。淚掩鏡而長歎一聲。背燈而低頭半晌。心如止水。風靜浪平。已無復有夢霞二字存於腦之內。府梨娘之心。如此則兩人將從此撒手乎？而作此玉梨魂者。亦將從此擲筆乎？然而未也。梨娘此時雖萬念皆消。一塵不染。未幾而微波倏起於心田。策浪旋翻於腦海。漸漸掀騰。顛播不能自持。惱亂情懷。有更甚於初得書時者。是何也？此心不墮。沉迷萬情。皆可拋擲。惟此憐才之一念。時時觸動於中。終不能銷滅淨盡也。於是吟一怨句。百年恨事。兜心再展。蠻牋半紙。淚痕透背。旋死旋生。忽收忽放。料寐之貴。獲幻萬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嗚呼！孽矣。

第五章 芳訊

一情相引。萬恨齊攬。梨娘得夢。霞倏而悲。倏而喜。倏而悟。倏而迷。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梨娘何自苦？乃爾嗚呼！梨娘非自苦也。夢霞苦之也。夢霞深苦梨娘。夢霞本嘗不自苦。方鵬郎之持書而去也。夢霞日送之。而珠隨之心。頭頭突。觸落纖

旋惕惕然如待鞠之囚。尚未定讞。不知是死是生。有時癡立窗前。如木鷄。有時呆坐案頭。如參禪。有時環行室中。如磨其心。專注鵬郎於持去之書。而懸揣夫梨娘之得此書也。其驚耶。其疑耶。閱此書也。其怒耶。其喜耶。如其怒也。則我此時之書必已擲之於地。或投之於火矣。如其喜也。則梨娘陳書中之語。想書中之人。會書中之意。必引上書者爲解人。爲知己。一封有情書。此時必得彼有情人之淚。層層濕透於字裏行間矣。夢霞一念旋生。一念旋滅。如露如電。頃刻皆幻。而梨娘之閱此書。其喜其怒。夢霞固未能預決。亦未嘗不可預決也。蓋梨娘既携書稿而去。則非無情於夢霞矣。夢霞之書。迎機而入。結果必佳。固不必夢想。究竟惟恐其不生效力也。然夢霞已爲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神經全失。其用作不覺惶急。萬分歷碌。萬狀徬徨。不安。疑懼。交加。此夜夢魂之顛倒。夢霞亦自覺從未加此五更。如度五重關矣。次日夢霞畢課。即返轅。平日早一二小時。家中人固莫知其心事。但覺其稍異於常而已。不知夢霞固心懸乎昨夜之書。立急盼夫好音之至。公事畢。治私事。企而望之。坐以待之。豈容有一刻逗留於外耶。乃未幾而金烏西墜矣。未幾而玉兔東升矣。心急矣。眼穿矣。鵬郎來矣。此時之夢霞。又別具一種亂瞥迷離之狀。如死囚之上斷頭臺時。惟此最後五分鐘之解決耳。

「重疊魚中素函。纖手自開。斜紅餘淚。迹知着臉邊來。」鵬郎徐行而前。有一物焉。其形森而長。緊握於鵬郎之嫩腕。直刺於夢霞之鐵眼。此何物耶。非夢霞終日盼望之一紙好音耶。夢霞夢霞喜可知。已知鵬郎以書授夢霞。夢霞驚喜之念。偏欲強示鎮靜。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惡。正不欲急於剖視。姑置書於案頭。而誤鵬郎讀。若不甚注意者。直至夜課已畢。鵬郎就睡後。乃開緘閱之。其文曰。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鹽誦之餘。情情文。雖艷。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命人。而以錦字一篇。殷殷慰問於凄涼寂寞中耳。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墜地。早帶愁來。組識之無便。爲命妬翠微宮裏。不度春風。燕子樓中。獨看秋月。此自古紅顏莫不皆然。才豐。遇。審。貌美。命惡。凡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

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畧帶一點慧眼。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弔。對鏡而眉不開。峰搖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鵲鵲無言。照影池邊。鶯鶯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譴。免受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顰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實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脈未清。含魂先化。人天恨重。至死情空。夙因如彼。結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墜命。薄使梨影而不抱達。觀亦效顰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叨念來日之艱。難同文可縷夜。盡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溟。病歷愁。其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消磨。恐不久。卽形銷骨草。魂飛魄散。紅顏老去。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廼者文旌遙臨。高蹤蒞止。辱附葭莩。不嫌苴蕘。鴈兒有福得荷。裁成梨影。無緣未瞻丰采。自愧深閨。弱質漫記醉絮之才。側聞闌苑仙才。頗切傾葵之願。私心竊慕。已非一朝。繼而月中夢花。塚碑文燈下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無欲醉。縷縷交綫才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唯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顧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愚。能不知感。然竊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燭坐紗窗。回憶却扇年華。畫眉情景。廿四番風花。真如夢一百六日春景。成煙破鏡。豈得重圓。斷釵烏能復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瀾。自取覆沈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于君也。前生福慧。既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此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注。歷歷於來。牛償此癡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敢負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惹情絲。便難解脫。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撫稿梨影。畧解吟哦。未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虫吟。殊足令曉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

置一女弟之列。梨影當脫簪珥爲贊。異日拜見先生。滌硯按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布於此。淚點墨花。渾難自辦。惟君鑒之。梨影謹白。

記者述筆至此。發生一疑問。請閱者一思。夢霞讀梨娘之書。當生何種感情。夢霞之書。一幅淚情。梨娘之書。若有情。若無情。怨不深。而自深。辭不嚴。而自嚴。言外已有謝絕之意。以常情測之。夢霞讀此書。將怨梨娘之薄情。而含失望之恨矣。不知梨娘固非文君。夢霞亦非司馬。兩人之相感。出於至情。而非根於肉慾。夢霞致書於梨娘。非挑之也。憐其才而悲其命。復自憐而自悲。同是天涯一般淪落。自有不能已於言者。梨娘得書內容如此。正與夢霞之意不謀而合。梨娘深知夢霞之心。乃有此盡情傾吐之語。此正所謂兩心相印。梨娘惟如此對待夢霞。乃真可爲夢霞之知己也。不然神官野史。汗牛充棟。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況夢霞以旅人而作尋芳之思。梨娘以蔡婦而動懷春之意。若果等於曠夫怨女。採蘭贈芍。爲不幾成爲笑柄。記者雖不文。決不敢寫此穢褻之情。以污我寶貴之筆墨。而開罪於閱者諸君也。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閱此書者不可不知者也。

夢霞讀梨娘交感之真相。既如上述。則夢霞此時對於梨娘之書。其感情究何如乎。曰。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正相同耳。始則執書而癡想。繼則擲書而長歎。終則對書而下淚。蓋夢霞固知梨娘決非薄於情者。書中之語。借曠達之觀。寓怨恨之情。宛轉纏綿。淒涼哀感。依懸之誠。溢於言外。至欲割愛斷情。癡作他生之望。執經問字。願列弟子之班。其語雖似薄情。然惟念薄於情。乃愈深於情。自此而夢霞乃愈不能忘情於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夢霞已漸沉苦海。夢霞不免爲情所誤。梨娘獨能免乎。嗟。嗟。可憐身世。從今怕對鴛鴦大好。因緣詎料。竟成木石。善天下有情人。能不同聲一哭哉。青鳥伴音。深喜飛來。天外素娥。尚影尙鮮。喚到人間。次日夢霞自校中出。行而歸。遠望見舍後似有人影。倚門閒佇。衣光華影。掩映於籬花牆草之間。神情態度。頗似梨娘。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梨娘殆有所盼乎。比夢霞行至門前。則芳蹤已杳。纖影無痕。惟有遠山。黛恨淡。秋水。瀉愁一抹。殘陽。靜然無色。如助人之淒戀而已。斷腸人遠。癡立何爲。不如入此。

室處再理。客窗生活。甫入戶。突見案上胆瓶中。插有鮮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異哉。此花何來。是必梨娘所貽矣。梨娘之貽此花也。又何意耶。此花形如喇叭。色勝胭脂。舞媚之中。有一種驕貴氣。咄咄逼人。此花何名。夢霞似曾相識。而一時竟不能復憶起。幸鵬郎來問之。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吾家後園左右。凡兩株。今春開花甚繁。先生如愛之。可遣秋兒。再折幾枝來。無所惜也。夢霞却之曰。得一枝供養已足。况我見此花。亦殊不喜。鵬郎乃無言。夢霞既聞此花之名。知梨娘之貽。具有深意。不覺觸起十年前事。淹滯之感。淪落之悲。兜上心來。舊恨新愁。併我一種。而一注目間。見硯盒下露一紙角。墨痕隱現。乃急取閱之。乃小詞一闕也。

鷓鴣天

『偶感』

鼠煞東風。總不知。莽花心事。果然癡偶。携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苦情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幃。

第六章 別秦

小宇簪花清詞。夏玉夢霞將梨娘詞回環捧誦。不覺悲從中來。喟然而曰。佳人難得。造物不仁。有才無命。一至於斯。此中塊壘。斯時無酒澆之。亦當以筆掃之矣。於是濡淚和墨。疾書八絕曰。

病也。慙慙夢也。迢暗。驚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香。半已銷。深情夢。暗。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人。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註有情天。
夢裏愁緒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愁人聽得不分明。

夢裏書單別取一慘綠。箋作一小簡加函交。鵬郎携去簡曰。

既惠錦箋復頌玉屑有詞皆艷無字不香清手麗思已見一班而一種繚綿淒楚之情時流露於行間字裏如卿者可
以怨矣夢裏風塵潦倒湖海飄零浮生碌碌知己茫茫無江淹賦別之才有杜牧傷春之恨一誦此詞百感交集率成
八章聊當一哭。

一絨多事兩字可憐香門聯翰墨之緣紅袖結金蘭之契自是以後管城卽墨時爲兩人効奔走雖少見面之時不斷相
思之路有句則彼此鶴和行書則來往蟬聯而密函之交遞皆藉鵬郎爲青鳥使金刀雖快剖不開繭是同功玉尺雖長
量不完才如綴錦疊韻雙聲此中多少情趣箋牘管淡旬費盡吟神愁裏光陰變作忙中歲月無窺恨事化爲絕妙詩
情綺思難殺節序更易更一轉瞬間已是清和天氣矣

夢裏來蓉湖至此已逾匝月窮村獨客舉目無親幸得一閨中膩友終日唱酬藉慰寂寞此外更締一新交境遇雖各有
殊性情頗相投契異地相知得之非易傾蓋清塵蓋簪剪燭夢裏固自謂三生有幸也其人姓秦名心字石癡卽某校之
創辦人也年長於夢霞二歲肄業於南洋公學者有年才華卓茂器宇軒昂固一鄉之佼佼者也鄉處蓉湖之尾閭遠
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兩岸均有人家地極偏僻人至頑鈍蓋風氣之閉塞久矣
石癡熱心教育縈情桑梓思有以開通風氣畢業後獨手創一兩等小學以造福於鄉人士夢霞任事之日見校已辦三
學期矣石癡父名光漢耆年碩望一鄉推爲里老家本豪富生子僅石癡一人愛逾掌明珠如拱璧恣情任性驕縱異常
幸石癡雖任喜揮霍而能自檢束花柳場中棘蒲隊裏從未涉足其間惟過關於公益之事則慷慨解囊千金無吝惜其
父本非頑固者流以石癡之能加惠於鄉里也深喜其有能爲無事不遂其欲故石癡熱心興學歲需巨款獨力支持無

所擊肘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能諒其心而成其志也。

萍蹤偶聚。蘭臭相投。石癡爲人風流。惆悵豪放。自喜襟懷落落態度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洵近來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與夢霞一見如舊。誠志同道合。學伴才均文字。因終一朝契合。非偶然也。校址卽其家莊。舍與石癡居室僅一牆之隔。石癡無日不來校中。彼亦自任英文格致等科。課畢後輒與夢霞散步曠野。飽吸新鮮空氣。增進實物知識。鄉村風味遠異城市。煩囂聯袂偕行。流連曠景。行歌互答。興韻宜人。意態飄然。如閒雲野鶴。直至暮鳥歸林。夕陽送客。乃分道而歸。如是日以爲常。亦客居之樂也。有時鍵戶不出。兩人同坐斗室中。或論文或說詩。或敘失意事。或作快心談。若煙初起。情言愈希。端緒續引。冥酬肆應。時或縱談天下事。則不覺發從中來。痛哭流涕。熱血沸騰。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之概。蓋兩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憂時之士也。石癡之處境雖稍裕於夢霞。而其遭逢之不偶。性情之難合。與夢霞如出一轍。懷念身世。孤蹤落落。省憂時局。憂心忡忡。同是情心。人宜其情投意合。相見恨晚。有高山流水之感也。嗚呼。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開天下最可惜。最可憐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若夢霞與石癡之抱負之氣概。所謂志士石非耶。而一則旅居異地。一則蟄伏里門。相逢乃相惜。相惜復相憐。既相憐相惜矣。於是欲謀久聚。石癡嘗從容謂夢霞曰。校舍卑陋不足駐。高賢之德。君寄居戚家。晨夕奔波。波瀾心亦有不妥。蝸廬尚有下榻地。請君移住。舍同日則與君同理校務。夜則與君同聚一室。刻燭聯吟烹茶清話。抵足作長夜談。一吐平生之志。何快如之。石癡言之者。再夢霞俱婉辭却之。石癡以夢霞尙未能脫畧形跡。頗怪其相知不深。不知夢霞固別有佳遇。別有知音。孤館寒燈。自饒樂趣。此中情事不足爲石癡道也。

新雨泥人。東風催客。夢霞離故鄉來。客夢以乖。僻之性情。操冷淡之生涯。自知不合於時。到處受人白眼。此去投身寓館。踽踽涼涼。當嘗遍羈人况。味受盡流俗挪揄。不料於無情中得一中。知音更於無意中得一風塵同志。不可謂非客中之佳遇。而亦不可謂非夢霞一生之快事也。惜乎西窗剪燭。情話方殷。南浦征帆。別離遽賦。正值靈事方興之日。便是驪

歌齊唱之天蓋石癡忽於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石癡之行夢霞實促成之石痴家道既富父母俱存年力富強志趣高尚正大可有爲之時與夢霞之迫於境遇而頹喪其志氣者自不相同而石癡自南洋畢業後但知瘁力於桑梓不知熱心於家國坐使黃金時刻擲於虛牝夢霞殊惜之故每與石癡談及國事輒流涕勸之曰時局阨危人才難得命終泉石我恨非濟世之材氣壯山河君大是救時之器以君之年之力之才之志正當發憤自勵努力進行乘風破浪做一番烈烈轟轟事業爲江山生色爲閩甲爭光方不負上天生材之意而可感同胞屬望之心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不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埋首泥塗之內踟躕里閭之間以有用之光陰賦閒居之歲月弄日吟風長此終古弟竊爲君不取也今者名士過江紛紛若鯽鮒我青年救茲責備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君倘有意乎石癡聞夢霞言頗感其勸勵之誠遊學之心怦然欲動謂夢霞曰弟非戀家忘國自問性情落落與俗相違頻年勾留滬濱廣接四方英俊曾無一人能知我如君者一肚皮不合時宜無從發洩不覺心灰意冷負笈歸來不復作出山之意今聞君言如大夢之初醒如死灰之重撥君固愛我弟敢不自愛而以負君者自負耶弟志已決一得家庭允許便常理整行裝乘輪東渡但弟去之後校中事弟無力兼顧須付君一人主持責難任重耿耿此心殊抱不安耳夢霞慨然曰君不河漢弟言而作祖生聞雞之弟不勝感幸校中一切弟雖不能獨担責任亦當稍効綿薄盡弟之心副君之託君不負弟弟又何敢負君石癡大喜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感君厚愛此去苟有寸進皆君所賜毋可枯石可爛我兩人之交情永永不可磨滅

雖然銷魂者惟則而已矣雖別爲人牛最苦之事而客中送客尤爲則情之最慘者石癡歸家以遊學之事白於父母父母甚喜亦力促其行適其同學某自皖來書中言近擬會合同志共赴東瀛亦勸石癡乘家求學東裝同行石痴立作覆書約期同集滬濱乘某號日輪東渡成行之前夕沽酒與夢霞話別夢霞見夜不歸寓舍與石痴對飲暢談竟夕盡歡酒酣石痴不覺觸動離情愁然謂夢霞曰弟與君相識未久相聚無多更腸永罄形骸遽隔今日拋棄故鄉遠適異國與君一別地角天涯重續舊歡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不黯然言已歎歎不止夢霞舉杯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莫愁前

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竊願誦此二句以壯君行前途。無言勉之。勉之。異日學成歸國。君不吝其所得分餉。儉腹君之惠也。弟之幸也。吾輩相交。契台以心。不以形迹。交以形者。雖親面握手。終覺情少。辭多。交以心者。雖萬水千山。亦可魂來夢去。人非鹿豕。豈能長聚何必。效兒女子多洒江邊一掬傷離之淚哉。所難堪者。君去而弟不能追隨。驥尾看人。勃發恨我蹉跎。今日片帆飛去。我獨送君於青草頭。他年衣錦歸來。君仍索我於綠衣行裏耳。遠矣。君山出非小。草離情看骨味等酸梅聚首之前。只爭似刻弟也不能與感一時意。到八絕吟成半。以自傷半。以相贈君。如不棄。可藏諸篋中。留爲後日之紀念。夢霞言至此。遂直酒不飲。起就案頭抽毫作草石癡少停休而起散步庭中。時夜將半月華滿地。萬籟無聲。四顧空寥。凄然賦下行立良久。覺夜寒砭骨。衣薄難支。乃復入室。時夢霞稿已書就。取付石癡。石癡受而誦之。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齊花榆莢哭。春風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嗟吟未厭。狂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髮無雙。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學不成。人道。斬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不城重。總奉娘。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擺鴻無力。恨何如。柳絮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江南。雖好莫思歸。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懷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河橋酒幔去難忘。海濶大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開。石癡讀畢。謝夢霞曰。辱君厚貺。既感且慙。弟意欲勉賦數首。以答雅意。而此時別緒離累。縈繞心舍。方寸已亂。一字難成。姑俟。既到京。有暇和附書郵。幸何如。夢霞曰。亂吟八章。魂不能直書弟之胸臆。壯君行色。若取其意而畧其詞。可也。何勞辱和古人云。小坐強於去後書。此時一刻千金。不容再以空談孤負矣。因復取酒相與痛飲。直至魚更向盡。漸

乾荒村。鴨唱殘月。半天。僕夫荷裝箱。催舟子解維。以待石痴。乃歸家。別其父母。復來與夢霞作別。時則晨光熹微。行人尚稀。鳥聲送客。草色牽裙。一人立岸上。一人立船頭。相與拱手。致詞一辭。珍重行矣。哥哥烟水茫茫去。帆何處。夢霞獨行江干。良久乃答然而返。

第七章 獨醉

殘梅。寒燭。情話如昨。石痴既去。夢霞益復無聊。雖無懲別之愆。未免索居之感。而況飛鴻遇順。看人得意。揚帆。僵燕待蘇。誰念孤身失路。人皆集苑。我獨同隅。十年場翼。斷斷翻骨。相之屯。一夕傷心。變滂岳髮。華之色。知非吾土。安能鬱鬱久居。走遍天涯。終覺寥寥無偶。石痴之行。夢霞送之。而以不與之同行爲恨。讀其贈別文。詩其所以自傷者深矣。故別時情景未覺淒涼。去後思量。不勝抑鬱。石痴行矣。迢迢千里。夢霞之心。石痴不知也。知之者。惟梨娘耳。知之而能慰之者。亦惟梨娘耳。

夢霞與石痴話別一夜未歸。梨娘不審何事。次日轉詢館僮。而知其故。梨娘深處閨中。亦素聞石痴之名。知其人品學問。與夢霞實堪伯仲。至氣概之激昂。性情之醇厚。夢霞似又過之。而命之艱。畜境之順逆。不同若此。彼則翱翔爲鸞鳳侶。此則潦倒作獼猴王。相形之下。能不大爲夢霞叫屈。是夕梨娘作一書。致夢霞。書中勸其棄此生。涯力圖進取。以君之才。長此蹉跎。埋沒殊爲可恨。何不乘此時機。出洋游歷。費數年之功。爲將來吐氣揚眉之地。且有長途資斧。旅居薪水。如虞不給。願盡力相助。等語。夢霞得書。心大感動。自念頻年顛沛。父死兄離。斷無餘資。可供個人求學之費。一片雄心。久爲逆境消磨。淨盡。今送石痴之行。空作撲簣下車之想。殊有望。屢莫及之。嗟相知如石痴。亦從未以一言相慰。而閨中一弱女子。乃辨獨具憐才之眼。慕通財之義。慧心俠骨。可感可欽。夢霞讀畢。梨娘書不覺感樣。而泣腸迴。心轉刺激。爲端良久。忽拍案而起。曰。天乎。薄命之夢霞。真我梨娘矣。梨娘愛我。書不可不答也。心迷意亂。不暇擇詞。遂疾書四絕於梨娘之牘尾。以授鵬郎。

梨娘得書訝其爲已原函也大驚不解夢霞何意默念臂中得無有失檢之處乎取而閱之至終幅乃見連真帶草狂書一百二十字曰

名場失手早沈淪。寶盡痴。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鮑誰憐。窮海有枯鱗。感卿爲我惜青春。動我東行一問津。我正窮途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慙。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世事悠悠心漸灰。風波險處每驚猜。斯人不出何轅重。自有愛時命世才。

蘭江歸。聲連漏。遲遲錦字消魂玉容沈。黛梨娘此時讀夢霞之詩不能不爲夢霞惜矣。不能不爲夢霞悲矣。爲夢霞惜又不能不爲夢霞悲。又不能不自悲如線懸腸。輾轉萬丈如針刺骨。痛苦十分。其命之窮耶。其才之誤耶。夫是之謂同病夫是之謂同心。輾轉思量情難自制。而梨娘於是乎泣矣。一吟一哭一字一淚。啼珠連綿著紙與墨痕混合爲一悲傷之至。真有難之言喻者。嗚呼。因此一念而兩入之情。遂愈覺纏綿固結不能解脫。若有緣若無緣。顛之倒之。彼蒼蒼者果何心耶。故兩人者又何苦耶。此書此詩而兩人第二次之通詞。案娘之書足繫夢霞之情。夢霞之詩更足傷梨娘之心。一聲長歎無可奈何。其感同而其痴一也。前此偶然邂逅尙在若離若合之間。今則漸入沉迷。竟有難解難分之象。蓋經石癡東渡之波折。遂引起兩情之動。機爲此一番交感。乃真成爲生死知己。是石癡實不啻間接爲兩情之主動也。

草長花飛日。長人倦。殘鶯意盡新葉陰多。此何時耶。非所謂奈何天氣耶。極目四野。蒼黑麥黃。採桑之婦聯袂於田間。荷簍之人操踪於岸畔。古人詩云。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非身歷其境者固不能知其景之實而情之真也。此時距夢霞離家蓋已四十餘日矣。客裏光陰疾於飛矢。窮愁萬種叢集一身。念老母之獨居晨昏寂寂。傷阿兄之遠別涕淚遙遙。盼斷白雲來鴻絕。影遊子天涯。蓋理難乎爲懷者。而況春光易老。恨事重逢。一生夢空留零落之痕。一卷新詩更種離奇之果。回憶葬花時節。拋土心情。原屬羈緒無聊閒情。偶寄孰知卽爲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人世悲歡亦復

何定斷腸消息。尙可問乎。曾幾何時。春衫換去。統扇歸來。日月不居。心情太惡。我生不辰。傷心事多。長逝者年華而長留。考深恨。嗚呼。夢霞。夢亂如烟。日長如歲。將何以自遣哉。

夢霞答詩之次。日爲星期。休課平日。每遇假期。夢霞輒與石痴。携手出門。隨一小奚奴。登高舒嘯。臨流賦詩。命春酌。聆詩鳥尋幽。探勝。竟日爲樂。今則室邇人遙。舊遊難續。獨行無偶。尙不及索居有咏。故是日夢霞既不赴校。遂懶於出門。焚香掃地。取次回。疑雨集。境就讀之情。詞綺麗。列露深永一縷情絲。又爲牽動。掩卷長歎。起步庭前。則一坯荒土。草色青青。碑石兀然。突觸眼際。嗚呼。此斷腸地也。

夢霞自葬花之後。風晨月夕。每至其處。輒盡情一哭。新舊淚痕。重重可認。花魂雖死。得夢霞之淚。朝夕滋養。培溉已有一絲生意。而同視昔時。燦爛之辛夷。則已虹銷香褪。血盡顏枯。零片無蹤。空枝有影。相連。暮然甚可憐歎。息容華何能久。待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既屬萬般紅紫。皆當隨例飄零。夢霞之用情本無所謂厚薄也。特其情不用於繁華熱鬧之場。而用於寥寂淒涼之境。塚中之梨花。埋夢霞之恨。眼前之辛夷。亦足傷夢霞之情。固知前日之辛夷。方具得意之態度。尙未至可憐之地位。故夢霞對之漠然。不爲所勸。實非故以冷眼相看也。

空庭無人。淚花不春。一經回首。爭不傷神。夢霞臨風雪涕。徙倚徘徊。歎榮悴之非常。感韶華之難再。及時行樂。自苦何爲。砌下梨花一堆雪。人生能得幾清時。今則砌下之花。變爲地下之花。清明時節。變爲清和時節。芳時長負。絕福未修。無蘇學士曠達之胸襟。而有杜司勳惆悵之心情。罩眼愁雲。焚心恨火。自尋煩惱。解脫無方。人非木石。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幸也有糟邱伯在。能爲夢霞解厄。時已薄暮。微雨催暝。夢霞返身入室。案上有玻璃瓶。取而注之。猶有餘醇。倚窗而坐。盡情傾倒。而獨酌無侶。飲興不暢。欲舉杯邀會。效青蓮故事。而此時之嫦娥且匿居廣寒宮中。呼之不出。酒入愁腸。酒未醉而愁先醉。不三杯而玉山頽矣。既爲掃愁帚。且作釣詩鉤。醉意方醺。詩情遂動。夢霞乃擊棹而歌曰。

夢霞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錘。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開花期。憶爾幼

時舌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儉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煞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平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踏踏霜蹄。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度。正紛紛。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饑。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離人生及時早。爲樂爾何工。愁善病。兩秋暮。惜而長。噫。饑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旋塞餓。孤燈一束。詩拋盡。心力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紙勞墨瘁。爲此酸聲。與苦雨。生二十有一載。世間百憂。憤何一不備。羅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今不如。此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痴。痴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今獨遲。遲落虹狼藉。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盡剩殘滴。灑遍桃葉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二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親。此時一苦。苦何似。游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今繼以血淚。血皆盡。今天地無情。終不知擲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一歌而悶。懷開再歌。而酒情湧。三歌而哭。聲縱擲筆而起。身搖搖若無所主。遂和衣倒榻而眠。一霎便甜然入夢。已是上燈時刻。寒館僅以夜膳。寒室中不見夢霞。遍燭之亦無有。正詫異間。忽覺酒氣襲人。熟於帳中。揭帳視之。則見夢霞酒紅上頰。睡意正濃。館僮知其醉也。不復驚之。悄然自去。未幾。秋兒送鵬郎入館。連呼先生不應。鵬郎年幼。好弄。潛向床前將夢霞竭力推之。秋兒在旁吃笑。夢霞睡夢中受搖撼之力。若有所覺。醉眼朦朧。睡意惺忪。口中嚙語綿綿。不爲鵬郎推不已。夢霞忽醒。轉其軀向外。問曰。汝何人大不解事。擾我清睡。鵬郎曰。先生鵬郎來矣。先生今夜睡何早。其有所苦乎。夢霞曰。是汝乎。吾無苦。偶困於酒耳。夢霞言時。語尚含糊。眉目間有倦態。蓋宿醒猶未盡解也。鵬郎復問曰。先生今夜尚上課乎。夢霞曰。夜如何。左鵬郎同視壁上鐘。答曰。九句一刻。左夢霞曰。我儘矣。不能起。汝自去。溫習舊課。勿溺我。鵬郎唯唯爲之下帳。就案頭撫書而讀。時秋兒已去。室無他人。此冷清清之境。地靜悄悄之時。間內惟有燈下之書。榻上之麝。聲與壁上之鐘聲。高下疾徐。和爲問答而已。

秋兒入告梨娘。梨娘知夢。驚醉臥。恐鵬郎擾之。不安。亟遣秋兒喚鵬郎。鵬郎聞喚。方收拾書本。欲行。夢霞好夢。方回。微哈一聲。鵬郎知其已醒。商榻低聲曰。先生請安。鵬郎去矣。夢霞曰。汝去乎。案上鎮紙下壓一箋。可携將去。裁此時腹中微餓。呼僮爲我煮粥半甌。我自起。飲之。鵬郎應諾。呼館僮來。妥爲料理。而自携榻與秋兒徑去。

玉簫闌珊。銀缸黯淡。一陣急雨。垂簷爆瓦。作戰鬥聲。意護薄紗。雨點亂灑。其上玲瓏剔透。若暗若明。幾疑爲晨光之熹微也。此時意內有何人。則梨娘也。夜深矣。梨娘胡不睡。待鵬郎也。梨娘獨守空幃。與鵬郎相依爲命。鵬郎未歸。梨娘從未先自就枕。而梨娘於此時。則更粉臉半沈。黛眉雙蹙。以手支頤。悄然若有所思。蓋秋兒方告以夢霞醉且睡。睡正酣。而卽遣之招鵬郎來也。秋兒方去之頃。鵬郎未來之先。梨娘之心。一念念鵬郎。一念又欲念夢霞。念夢霞平日雖知其嗜飲。然未見其醉。今夜何以獨酌而醉。且主於不能。也是必忽受劇烈之感。觸無可告訴。不得已遁入醉鄉。爲借酒澆然之計。是亦大可憐。大可悲矣。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梨娘之魂。不啻隨秋兒俱去。至夢霞榻前。爲夢霞之看護婦也。梨娘凝思之。忽聞一聲呼曰。阿母。則鵬郎已與秋兒俱來矣。

第八章 贈蘭

闌風長雨。入夜紛紛。寒氣淒淒。似與愁人對語者。梨娘坐待鵬郎。鵬郎冒雨而至。乃詳詰夢霞醉後情狀。鵬郎一爲具言。袖中出一紙授梨娘曰。此先生教兒持付阿母者。梨娘受之以直。匿右而先遣鵬郎。睡時已夜半。窗外風雨聲更厲。夜寒驟加。絲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生慄。此時梨娘尙不卸裝。就睡。斜倚床側。披敘重衾。殘缸展夢霞稿。從頭細閱一幅。大類蘭草。若龍蛇飛舞。字字帶欹斜之勢。知爲醉後所書。故筆情放佚。自如不能整齊。一致也。繼誦其句。則閒愁十斛。憤火一腔。胸中鬱勃之氣。盡宣洩之於毫端。自怨自艾。語語憤激。殊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其才如此。其遇如彼。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今來名媛淑女。爲憐才一念所悞者。何可勝數。梨娘目賦離鸞。心如止水。不知何以遇一素不相識之夢霞。忽動憐才之念。無端邂逅。有意纏綿。既無前因。復無後果。如蠶縛絲。如蛾撲火。同沈苦海。竟不同頭。已到懸

豈能離撒乎此非所謂孽冤。人有不可不由解脫。不耶。夜窗風雨。淒淒寂寂。無聊夢醒。已由醉鄉而入睡鄉。梨娘則心如懸旌。擊念夢。不覺忍寒。久坐對影。一雙淚珠。潑上。藍隱隱作殷紅色。梨娘尚不忍釋手。反覆展視。爾至人才東渡。正紛紛不隨驥尾。廿守雌之句。嗔悔前日之書。實大傷夢。之心。此書之語。本出於一片熱誠。乃知與相待之實情。固不料夢。竟見之觸其心事。而增其悲痛也。梨娘獨坐念夢。竟不知書舍中之夢。竟且迷離。倘恍夢境。隨心若與梨娘暗對一室。其訴無窮之心事也。

寒鄉孤鬼。愁苦萬狀。村深絕。資客。寢晦。無侶。忘憂。焉得。黃草。解悶。惟有。杜康。清樽。湛。獨酌。誰。勸。熱。不能。解。飲。之。以。酒。不能。消。掃。之。以。詩。故。夢。霞。近日。既。中。酒。病。更。爲。瘦。詩。古人。云。客。子。門。身。強。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而。夢。霞。因。昨。夜。爲。酒。所。困。不。晨。竟。病。不能。興。繼。念。校。課。未。容。荒。曠。不。得。不。扶。病。而。起。披。衣。下。榻。足。未。着。地。身。若。騰。空。頭。浮。浮。然。如。壓。千。鈞。之。石。煩。悶。填。於。胸。悲。痛。壓。於。腦。眼。底。昏。花。心。頭。作。黑。夢。霞。之。身。體。蓋。已。失。其。健。全。之。作。用。矣。晨。曦。上。窗。人。影。在。戶。則。館。僮。已。取。臉。水。至。夢。霞。正。盥。洗。間。沐。則。心。撥。一。陣。昏。眩。胸。膈。作。奇。異。喉。間。有。物。躍。躍。欲。出。哇。然。一。聲。遺。吐。在。地。館。僮。驚。呼。曰。先生。驚。余。哉。此。赫。然。者。何。物。耶。先生。何。爲。而。吐。此。夢。霞。一。吐。之後。覺。胸。前。若。空。洞。無。物。身。飄。飄。如。在。雲。霧。間。幸。其。倚。桌。而。立。未。致。傾。跌。聞。僮。驚。詫。乃。向。地。下。注。視。則。見。腕。涎。幾。點。色。勝。紅。冰。亦。白。愕。然。此。時。欲。強。自。鎮。攝。而。體。益。不。支。脫。不。有。館。僮。爲。之。攙。扶。已。離。桌。而。倒。矣。

館。僮。扶。夢。霞。至。榻。上。時。夢。霞。面。色。轉。白。慘。無。人。狀。氣。息。微。微。一。絲。僅。屬。徐。謂。僮。曰。速。往。校。中。爲。余。向。李。先。生。請。假。恐。上。課。時。間。已。遲。學。生。久。待。矣。李。先。生。者。亦。蓉。湖。人。卽。該。校。之。副。教。也。館。僮。諾。而。出。室。中。惟。一。方。病。之。夢。霞。繞。床。轉。側。伏。枕。呻。吟。支。心。攢。腹。痛。苦。萬。狀。而。地。下。纔。吐。之。新。紅。其。色。且。由。赤。而。殷。而。刺。病。者。之。自。深。院。寂。寂。長。日。遲。遲。杏。無。一。人。過。門。半。晌。夢。霞。支。床。而。起。取。鏡。目。照。歎。曰。我。心。傷。矣。我。病。深。矣。我。恨。長。矣。我。命。短。矣。傷。哉。夢。霞。黃。塵。客。夢。已。將。辭。枕。而。曉。白。髮。親。心。猶。自。倚。門。面。望。傷。哉。夢。霞。故。竟。至。此。耶。夢。霞。一。陣。悲。愴。心。冷。於。冰。復。擲。鏡。而。翫。然。僵。臥。

淡日籠窗。淒風入戶。夢魂飛超。病骨支離。嗚呼。少年作客。人生不幸。事也。客中而病。尤作客者之大不幸事也。此不幸事。此大不幸事。夢霞竟重疊遇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客苦矣。客而病。其苦更加十倍。苦哉。夢霞病裏思家。床前三尺。便是天涯。危哉。夢霞恨壓愁埋。慄然撫枕。能不悲耶。

亭院降涼。蜂靜。脾香。此閑寂無人之善舍。中惟聞夢霞呻吟之聲。如病猿啼。月老馬嘶。風令人聞而生怖。日已亭午。有二人入室。視夢霞則崔父與館僮也。館僮出後。卽以夢霞病狀奔告其主人。崔父亦大驚。別遣一僕赴校。爲夢霞請假。而自與僮來視夢霞。見崔父來以手支枕作欲起狀。崔父急止之。注視其面而問曰。三日不見。吾姪竟清減如許矣。夢霞帶喘答曰。蒲柳之質。朝不坐暮偶沾寒疾。已億不能起。廼蒙長者關懷。移玉垂視。愧不克當。崔父曰。吾姪春秋鼎盛。丰采麗都。後此無窮之希望。全恃此有用之身軀。小有不適。本無足介意。但客中殊多苦況。起居飲食。容有不慎。老夫爲東道主。不能盡調護之責。負罪良深。吾姪之病得毋沉憂所致。略紅症非尋常癍疥。尙望掃除煩惱。放開懷抱。排愁自遣。破涕爲歡。心得所養。則病魔自祛。天下多不如意之事。憤憤焉何爲世間有不祥之病。鬱鬱焉太古牢騷煩憂。足以銷磨壯志。隱稱病根。朱顏未老。來日方長。自伐自戕。殊爲可惜。此則老夫竊有規於吾姪者也。夢霞聞言。心感之。答曰。金玉之言。當鐫心版。姪敢不自愛而負長者之惓惓乎。崔父又曰。北郭外有貧醫生者。盧扁之流亞也。當代相延一爲診治。夢霞雅不欲服藥。而不能拂崔父意。則亦聽之。崔父卽遣僮出郭招醫。未幾。貴至診視。畢曰。此心疾也。恐藥石不能爲功。無已。姑試一劑。然終疾須者。能自養其靈。台勿妄想紛馳。勿牢愁固結。則服之方有效力耳。費醫生談有頃。開方徑去。時已夕陽。辭樹。眼色上窗。崔父恐以久誅勞病者之神。囑夢霞善自調養。囑館僮好爲看護。若有所需。速來告我。叮嚀至再。乃扶杖出門去。

暮靄蒼蒼。關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單床冷席。孤寂如驚。此如何地位耶。藥鑊茶籠相依爲命。此如何生活耶。而夢霞以一身嘗之。不其殆哉。夢霞之病也。初不知其病之所由來。且不知其病之何以速。幾拋酒盞。遞結藥絲。憔悴病容。胸膈瘦。

骨夢。霞又不禁自危。自懼。恐一病之沈。酣。竟生機之斷絕。終日心煩慮亂。勞神焦思。而病且日加大。凡病者之心。情宜於散。而不宜於悶。其生命全托之於侍疾之人。醫藥其末也。偃息在床。無事靜臥。氣促力綿。唇乾口燥。無聊之極。往往萬念叢生。病而在於家。則侍疾者爲其家人。骨肉必能爲之殷殷調護。飲食寒暄。時加注意。或借閒談以解甘悶。或作慰語以安其心。周詳審慎。體貼入微。務使病者忘其病之苦。至病在客中。則有難言者矣。一燈一榻。舉目無親。藥餌而外。別無恙疾之物。卽有侍者。爲之登被鋪床。調湯進藥。而人不關情。意終隔膜。夢霞沉悶之中。時時念及其老母。且謂我平安無療。斯夕盼望。而劍書則遠客天涯。音書隔絕。不知我已纏綿床褥。命弱如絲。設不幸而奄然就斃。戴逵竟應災星。則終身不逢烏鳥之私。阿兄且抱鴈行之痛。夢霞竟日昏昏。思量萬種。氣色日見灰敗。病勢日形沉重。殺之以藥。如石沈水。英姿颯爽之少年。竟爲墟墓間之遊魂矣。

夫以夢霞之病。之病之。時病之境。病之情。極人世之至苦。不病尙難以支持。旣病決無倖生之望。而孰知事竟有不然者。三日之前。病見其增。三日之後。病見其減。未幾而夢霞已離床而起。二豎退舍。占勿藥之喜矣。奇哉。此病其來也。無蹤其去也。無影隨者。諸君閱至夢霞病中。亦曾念及梨娘乎。多情之老父。猶聞病而時加存問。豈知心如梨娘。平日暗中爲夢霞之看護者。今知其病。乃視同秦越。處之漠然。不有以分其苦。而慰其心耶。梨娘聞信之後。腸爲之斷。心爲之製。以格於嫌疑。不能出而看視。不知於無人處。拋却多少眼淚。夢霞之病。瘳而梨娘之心血亦盡矣。

病耗飛來。秋腸百結。梨娘知夢霞之病。非藥石所能療。凡病者所需之物。一湯一水。必親自檢視。然後付僮僕出。且時遣鵬郎出。詢病狀。鵬郎來。輒戀戀不去。徘徊床前。作種種小兒戲。熊至活潑。夢霞病中。亦爲之破顏。病之第三日。鵬郎忽與秋兒俱來。欣然有喜色。秋兒捧蕙蘭兩盆。供之案上。鵬郎曰。此我家後院中物。吾母最愛。此花今以先生臥病。深苦寂寞。故向母索之。來爲先生病中一好伴侶也。夢霞謝之。鵬郎視秋兒已去。探懷出一緘。擲諸夢霞枕畔。遽返身疾馳去。夢霞隨後喚之曰。鵬郎。勿奔仔細。戶檻絆汝倒也。

芥內綿逸清氣吹噓靜沈。一室暗襲重衾夢。悶極無聊。聞此奇香。神志爲之一清。胸襟爲之一爽。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感念梨娘以此花相貽。是真能知我病者。是真能治我病者。其用情之深。不知幾許。我亦不虛此病矣。雖然。或病若此。梨娘必聞而驚懼。此數日中。其善蹙之眉。頭正不知爲我添幾重心事也。乃取枕畔函。折而閱之。斯時夢醒。爲蘭香所薰。心城豁然。病已去其大半。非復煩悶之狀。轉身向外。攤書於枕上而讀之曰。

醉臥方終。病魔旋擾。深聞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効微勞。心中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一肩甚重。莫使灰頹。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時以行樂。眼前須多煩惱。彼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即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目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奏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臺不昧。何須藥石爲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氣。以祛病魔。言盡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爲養心之一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惟珍重。書尾更賸以二詩。誦其詞。乃支詠一花也。詩曰。

一品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

小荷

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疾。牛涯。

深情若擾好。語欲仙披覽之餘。神魂俱醉。夢霞之疾。本係傷心所致。但夢霞自知之而不能自藥之。梨娘之言。不特深悉。

其病源且切中於事理不啻孔明之以十六字醫扁鵲也。一卦書具有妙用二枝化聊寄相思夢。虞患真病故製娘以真情勸之而夢爲之霍然矣。奇疾奇醫奇人奇事情之弄人其蟲移之提感化之速竟乃爾耶。彼崔父勸慰之辭雖屬殷勤懇至殆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藥城烟裏蘭幕香中臥病之夢霞已躍然而起精神復舊言笑如常時正伏案作草所草何詞蓋以梨娘者也。

晴窗名花復頰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謹答二章聊誌感謝之意。

霞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瘦來只恐合成淚淡梅應惟我稱卿今日索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係夢思。佩起無緣終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群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一掬靈均香草淚蘭閨同此斷腸詩。

附詠花名小詞兩闕。

思佳客 (一品)

報春春暉播紫茅盈筐合獸帝王家。頭銜品目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辱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泊洗鉛華。予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憶羅月 (小荷)

花嬌欲語搏霞如擊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心內如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第九章 題影

日長如歲人瘦於花夢霞戰退病魔脫離鬼趣然辭臥斃日玉骨一把矣病愈之後對鏡自照減盡舊日風神手脚輕旋。

坐立渾難自主。蓋病之起伏。雖爲情之作用。而身軀實大受其影響。此日之夢霞。已非復昔日腸肥腦滿時之夢霞矣。娘知其痊後尙需調養。勸其將息數日。暫緩赴校。恐一經勞碌。病或乘之復發。且仍爲之延費醫服一二滋補之劑。以消除積疾。彌補本分之虧。至於飲食一切。凡關於衛生者。尤非常注意焉。夢霞安之而一種感激之私。具有印腦。覺流涕被面。欲圖報而不得者。

藥裏層層爐烟裊裊。病中之樂。如石投水。病後之藥。如風掃葉。効力之有無。非藥爲之。乃心爲之也。夢霞服藥。開眠手一卷。自遣時或階前試脚。覺筋骨之舒暢。步履之輕健。已逐漸恢復。其常態惟畏風。甚不敢時出室門。衣齋無侶。則與管城子相周旋。或吟短句以寄遙情。或揮長幅以傾積慕。而鵬郎則爲之奔走於兩間。候去候來。如梁燕之碌碌如是者十餘日。梨娘之待夢霞益試夢霞之感。梨娘益切兩情之熱度。至此竟驟增至滿點以上。

夢霞因病。喉喊已。兩旬屈指。石癡行程計時。當已達目的地。海天縹渺。尙無片羽飛來。慰敵鄉之舊雨。夢霞病中石癡之父。亦曾徵遣人慰問。今病已大瘳。靜處一室。亦覺異常幽悶。明日決意投校補課。且擬先往石癡家。見其父。一則謝病中慰問之意。一則詢石癡去後之情。預計已定是夜。將寢。亦較早蓋蓆力養神。以備明日之早行也。

黎明即起。盥洗畢。見爲時尙早。恐爲曉寒所中。不遽行。蹀行室中。慕念老母。據案作書。備述客中近況。獨不及臥病事。蓋恐老年人聞之。深抱不安也。函封既固。呼僮携去。投諸郵筒。

鵲亂繞簷。歡騰萬聲。有何喜事。報告主人。時壁上時鐘已叮當十下。夢霞正鍵戶欲行。忽郵使遞二函。至接而視。其一封面有（石癡自長崎發）字。大喜。急拆閱之。書中畧謂。弟此次東渡。海波不驚。眠食無恙。以告慰。惟今晨抵長崎。其中途遇雨。行裝淋濕。受旅行之苦。今擬在此盤桓數日。暫息征塵。計抵東之期。當在菰葉搏舟。蒲牙縣綠時矣。讀竟。暫置身旁。再視其一。則函面字迹。有突觸夢霞之眼。簾而足。令其喜生。望外者。蓋書乃自聞中來。劍青所發者也。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迄今已十閱月。夢霞行時。劍青固未知也。夢霞來錫後。曾次第發二緘。迄未得覆。今忽於意外飛來一紙。喜

可知也。窺其內容，乃知劍青現於某署司文牘，近況尚佳，且言定於五月下旬束裝歸里，屆時正值吾弟暑假之期，可得一月晤對。俟秋涼時，再定行止。夢霞一讀，一喜，預計與劍青握手之期不遠。久別兄弟，一旦聚首，其愉快為何如？欣慰之餘，神爲之往，不啻已與劍青靚面交言，共訴別後情事，嗚呼！哀樂無常，隨時而變，外感之來，又往往不出以單獨而與之重疊相遇。夢霞病時，未嘗不思兄憶友，而消息沉沉杳無一字，今病方痊，好音雙至，此其中若有人焉，爲之播弄而故使快意事叢集於一時者，送來歡喜十分，卸却離愁一擔，唐質休有句云：（綿綿遠念近來多喜，鵲隨函到綠羅）夢霞該時之情，景其殆似之。

朝陽皎皎，含笑出門一路和風拂袖，嬌鳥喚晴，兩旁麥浪翻黃，秧針刺綠，曉山迎面，爽氣撲人，遠水連天，寒光映樹，曉行風景別具一種深新之氣，煙消日出，不見人非處，身江鄉亦不能領畧。此天然佳趣，夢霞半月以來，蟄伏斗室中，久不吸野外新鮮空氣，悶苦莫可名狀。今日破曉獨行，野情野蕩，旁堤行去一路鮮明喜事，尙在心頭，好景盡來眼底，殊覺心胸皆爽，耳目一新，同一景也。失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憐，快意時遇之，則覺其可樂。心理因時變易，而外物之感，情遂因之大異。夢霞此行，若非適當欣洽之餘，則草草勞人茫茫前路，重衾幸貧行色，忽忽正不知其道左，徬徨當如何懊喪耳！既入校，校中人咸來問訊，學生均趨前致歡，歡呼面有喜色，此可見與夢霞平日感情之厚矣。是校共有教員二人，一即李某也。石癡未行時，每日亦授課一二小時，去後所遺鐘點均歸夢霞獨認。夢霞病假全斑課程，由李一人代庖。李爲新學界人物，頗染時習，與夢霞不甚相合，且喜自炫已長，諂人之矩，夢霞亦不與之較。特心鄙其人而已。李聞夢霞至，欣然就見，夢霞謝之曰：「小病數日，遂致曠職，勞君獨任我心，何安？李遜謙畢，且曰：「幸君病愈，近日天氣和燠，風日晴朗，大好旅行之時，聞鵝湖各校成績甚佳，弟意擬於明日星期率學生赴該處旅行，調查其成績之優劣，藉收觀摩之效，且時值初夏，萬綠叢生，隨地觀察對景留連，亦可增進實物上之知識，特恐君新病之後，不禁跋涉，如許同行，實所深願。夢霞諾之，散課後通知學生約期於明日晨刻齊集。

鵝湖錫屬一重鎮也。其地雖一村落而戶居之櫛比。商賈之輻輳不啻具一都會之縮影。十著多華姓族。中人才輩多出。有名於時。蓋所謂山名人秀之區。人傑地靈之域也。是鄉風氣開通較早已辦。各校有果育學校。有鵝湖女學。有私塾。改良之小學。蕞爾一鄉而各校林立。學務至爲發達。且辦理無不合法成績無不優美。求之全錫各屬固不可再得。即求之全國各地亦烏容數觀其地與夢霞所任之校相距約二十餘里。舟行半日始達。夢霞來錫後久欲一覽鵝湖之勝而苦無閒日可鼓遊。與今假旅行之便得以一償其宿願。故平日與李某意見不甚相合。今日提調旅行頗贊成其說也。

次晨夢霞早起到校。學生五十餘人已各新其衣冠。麇集以待。李某方飭校役預備旅行所需之物。時已八時許。舟子亦來相催。夢霞曰。往返四十餘里。需時間甚多。到後又須延擱。若不及早就道。恐誤歸期也。乃與李先率學生至操場列隊。報數。將平日所授旅行之種種規則及儀制重加申述。令各堅憶。訓練畢。即整隊出舟。泊半里外。計其二艘既至。兩人各挈學生二十餘人乘其一。旋解纜行。幸好風相助。帆飽。舟輕。速率驟加。約十一時許。舟已雙泊於鵝湖之濱。時岸上人家正炊烟四起也。乃各率學生拾舟登岸。擬先赴果育參觀。問道以往時。正日高風小路不揚塵。履聲橐橐。旗影翻翻。進退有序。步代有章。道旁觀者咸嘖嘖歎曰。此蓉湖某校學生也。其精神之活潑。行列之整齊。非受良教師之教。肯曷克人臻果肯爲鵝湖最初之校。開辦有年。成效夙著。其中任事者多學界名流。富於學識經驗之人。夢霞此行得與彼都人士握手心竊爲之愉快。既至該校。學生整隊出迎。行禮畢。一面唱歌。迎歌一面唱。參觀歌以表敬愛之誠。旋散隊入室。叢觀日已亭午。由該堂留膳。飲饌甚精。學生群飲。飽膳畢。憩片時。即由該校學生列隊前導。赴各校參觀。一路軍樂悠揚。歌聲宛轉。蜿蜒如常。山蛇隨路。幾折不絕。隨而觀者途爲之塞。嗚呼。盛矣。叢觀既訖。時已薄暮。果肯校長請同赴曠野作拋珠之戲。夢霞辭以時晏。遽起與辭。學生亦各興盡思返。各校學生復聯隊至江干歡送。如儀。落日歸舟中。流容與一帆風送雙槳。如然飛到校時。亦已萬家燈火。闌黃昏矣。

學生各散歸其家。夢霞亦疲甚。及別李歸寓方入門。燈光中鵬郎迎面問曰。今日星期。先生却往何處尋樂。教人盼煞。夢

霞語以故。鵬郎不待言畢。即狂奔以去。夢霞入室。亦不遑檢點。各物即向榻上和衣而倒。寢終日。勞頓極。資休養矣。乃甫就枕。覺衣中有物。突觸胸際。冷如潑水。大驚。急以手撫之。黑暗中不辨爲何物。移燈注視。乃鏡架一具。中貯影片。其觸膚生冷者。乃鏡面之玻璃也。再寓視鏡中。人不覺心花怒放。肺葉大張。蓋鏡中非他人。卽梨娘之影也。夢霞喜生望外。私念梨娘今日必獨自來館。留小影於衾中。以慰我相思之苦。何其用情之深。而寄意之遠也。繼又念梨娘死來。以此相遺。此外必更有遺跡。可尋。此時夢霞已盡忘困倦。遽起。携燈就案。表細檢視。匣則墨潘猶存。拈管則毫尖尙濕。而過案窮搜。未遺隻子。乃燭之地上。則見紙灰岑亂。遍地皆是。撥之。得未燼之紙角一取。而閱之。得七字曰「悠悠入亦去如潮」。異哉。梨娘既就案作書。胡爲而又焚之耶。既焚之矣。復於亂灰中溜此七字。又何意耶。此悶葫蘆。一時殊難以打破也。

倩影不留餘蹤。可玩夢霞對此一角燼餘之紙。塵沙者良久。思索者又良備。終不得梨娘命意之所在。一天歡喜化成一塊砒。圍積梗胸。臆不能放下。睨膳雖具。粒食不能下咽矣。冥搜刀索。又久之。忽若豁然有悟曰。今日休調梨娘。知我決不赴校。故特有心過訪。或別有所商。而不虞我自旅行之舉也。其所留之句。殊有室邇人遙之感。意若怨我不先告以行蹤者。而我亦深悔從李生之言。隨同人之與臨行。又默不一聲。悠悠而逝。致梨娘虛此一行。思至此不禁拍案狂呼曰。大誤。大誤。不先不後。一去一來。大好良緣。輕錯過矣。閱者諸君。梨娘係田大家。今爲孀婦。非蕩檢踰閑者。可比。雖與夢霞。誼屬姻親。不妨相見。以禮然。親疎有別。內外有嫌。況於青天白日之中。效蜜約幽期之舉。縱不差自獻。寧不畏人言乎。梨娘雖戀愛夢霞。亦斷不致輕率至此。其來也固先探知夢霞之不在也。然夢霞此時方如癡如醉。決知梨娘有就見之心。而恨爲旅行所誤。短歎長吁。若不勝其懊惱者。因賦詩二首。以寄意。詩曰。

鵬湖泛棹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剩字意難明。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侮聲。我正來時。卿已去。何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芳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古。應懸青衫尾。

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拚開

夢霞吟畢復取梨娘贈影端詳審視畫作西洋女子化裝冠長裙手西籍一冊風致嫣然把弄之餘目不旁瞬畫中愛寶呼之欲出心忽忽若有所失旋拓開鏡背取出影片又題二詩於其後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平添一段春未敢題詩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真真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腮過深情遞遞抵瑤贈密意重重覆錦窩除是焚香湖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第十章 情耗

眼前無恙心上難拋一着思量曷勝惆悵梨娘待詩後卽作書復夢霞有曰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蓋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梨影引爲同調然自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球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悞君浮萍梗梗聚散何常此日重牆間隘幾同萬里迢迢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道妾處深閨果何得再接霞光重圓詩夢睹君此物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流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記念夢霞讀此書如受當頭之棒如聞警夢之鐘其情正在熱度最高之時不覺漸漸由熱度溫而涼而冷且死黯然魂鏡掩面而泣淚珠流下如貫珠良久歎曰相見不相觀何如不相見說是無緣何以無端邂逅說是有緣何以倒顛若斯情之誤耶命之厄耶孽之深耶造化弄人抑何其虐耶茫茫人海中似此知音何可再得亦何惜此淪落之餘生不爲瑣瑣之情死耶因立揮二絕答梨娘詩中有（來生願果盛如蟻我誓孤棲度此生）之句梨娘讀之心大不家復書以勸慰委曲陳詞情至義盡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書成芳心寸斷矣此數日中密絳在遙倍形忘碌而碧紗窗外埋香塚前淚雨淒迷愁雲籠罩觸耳皆斷腸之聲舉目盡傷心之景此黑暗之愁城之幾

不復有一絲天日之光矣。

大凡愛情之作用其發也至迅速其中也至劇烈其吸引力至強其膨脹力至大然其發也中也吸引也膨脹也亦心經無數階級由淺而深由薄而厚非一蹴而可至纏綿固結不可解脫之地位也即如夢霞與梨娘其始不過游絲牽惹之情能力至爲薄弱其後交涉愈多而愛戀愈切至於今肺腑之言不覺盡情吐露使梨娘顧敘文君夢霞竟爲司馬則玉容無主金徽有情前輩風流不妨繼武夜館無人何難了此一重公案無如梨娘固非蕩子夢霞亦非輕薄兒發乎情不能不止乎禮義深情如醉而好夢難圓遂致雙生紅豆願託再世春風十幅烏絲痛寫一腔憤血其才雖可敏而其遇亦可哀矣夢霞之誓出自真誠梨娘多一言勸慰即夢霞增一分痛苦夢霞得梨娘之書更不能已於言乃披肝瀝膽瀟灑和血作最後之誓書其辭曰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惜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卿孤腸寸寸斷也僕非到風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之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爲乎僕之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爾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爾僕連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踴躍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時事懸遷學界新張旗幟僕安能隨波逐流與鬻輩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並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番已言之矣狂花俗艸素不關心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所緣業徒傷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漁郎之路（運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即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二既不得卿寧終鰥耳生既無緣寧速死耳與卿造因是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去歲結褵行將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存之罪應亦可以畧減也僕亦聞之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之所以愛僕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
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我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之安乎或者長生一誓能感雙星宛
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鴛鴦雙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受凄凉之
況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卿對坐談詩共訴聽零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
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至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
素怯弱既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患吐衄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小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纔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
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余矣

書後更附以四律曰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滄海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回頭多
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大

願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剪卿心隨燕影無殘春夢減鶯聲客中歲
月飛星疾桑刺空條繭盡成

萬里溟濤滄海片鱗午生肅瑟歎吾身文章增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眞浮生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
板龍銷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兼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幗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渴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玲瓏留舊雨綠窻深寥落形
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鑾心作字嚼血成詩萬千心事盡在個中一字一吟腸一斷裂娘閱此書誦此詩悲傷之情眞不可言喻矣淚似珠聯心
如錐刺初不料夢霞之癡竟至於此也其言如此其心可知脫異日果踐其言則彼將終身綠居無復生人樂趣雖孽由

自作面情實可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祇緣兩字憐才，竟演一場慘劇。我將何以對人？且何以自解？耶！天乎！天乎！沈沈浩浩，已陷成於孤苦淒涼之境，而冤孽牽連，後有此自投情網之夢，竟抵死相纏，絲毫不容退讓，迷惘惘，終日顛倒於情愛之旋渦中，不能解決。此果何從說起？薄命孤花，竟是不祥之物，自誤不足，而誤人一誤不足，而再誤，苦念及此，轉不若早歸泉下一眼不視黃土青山，紅顏白骨，同歸於盡，亦免在人世間怨苦顛連，有情難遂，有恨難平，苦挨此奈何！天中之歲月，時而攢眉時而酸眼，時而刺心時而斷腸，劍樹刀山，生受地獄之苦，夫又何書來耶？癡哉夢霞，爾何不愛乃爾，爾何不相諒乃爾？挖心啞血，掏誠相示，惓惓深情，我非不爾感也。事已無可奈何，雖癡何益？不若大家撒手，各了今生之願，喃喃設誓又奚爲者？今爾言若此，我豈能安癡哉？夢霞何逼人太甚耶？我不知我前下孽債，竟欠下幾許，將於何日清償也？嗟乎嗟乎，梨娘固無如夢霞何矣。如怨如慕，亦感亦哀，蓋梨娘此時對於夢霞，祇有勉爲勸慰之責任，實無代爲解決之能力。夢然霞之言，既出夢霞之志，已決必非虛言，勸慰所能有效者，梨娘明知之，而無術以挽回之，感之深怨之亦深。梨娘怨夢霞固不能棄夢霞也，既不能棄矣，則梨娘固終不忍使夢霞竟踐其誓言也。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勞塵滾滾，只博青娥一矣之思。長夜迢迢，更下白傅千行之淚。一言激烈，生死以之。記者固不待謂夢霞過也。然而（餅師鏡已荒荒，破霍女釵難兩全）秋娘已老，杜牧休狂，人生不幸，而遇此惟有運慧劍以斬斷情絲，持毅力以抑制癡念。既未亂之何妨？棄之兩相棄則兩得保全，兩相戀則兩增煩惱。此中得失，亦自分明。而當局者迷，每欲倒行逆施，強售其情，不知情與情戰，必有一傷。或且兩敗而俱傷。吾輩用情，祇能用之於可用之地，不能用之於不可用之地。於不可用情之地，而必欲用其情，實實焉挺身入情關，爲背城借一之計，其始也則如佛經所云恐怖顛倒，夢想究竟受盡葢碎淒涼，管遍一切苦惱而終不得美滿之效果，徒剩此離奇徬恍之事迹，長留缺陷於天地間。博後人無窮之涕淚而已。豈不可憐？豈不可笑？記者泚筆至此，未嘗不感夢霞之多情，又未嘗不深怪夢霞之無情。摧其心殆必欲可將憐可愛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後已。此情而入於癡，癡而流於毒者也。

閱者諸君亦知梨娘得書之後欲拋拋不得欲戀戀無從血共魂飛心和淚兼俱壓眉峰不知爲夢霞添上幾許纏愁擔香肩不知爲夢霞增加幾分重量在彼決不肯使夢霞爲我失盡人生之幸福必欲籌一兩全之法使不能取消其誓而又欲孤負其情機轉思量不得一當魂夢爲之不安飲食爲之漸減以多愁多病之身怎禁受如許折磨磨不三日而梨容憔悴病中三分矣

第十一章 心潮

夏氣初和春寒猶戀這般天氣大是困人窗外雲愁如夢日瘦無光陰慘之氣籠罩於閒寂之空庭芭蕉一叢隨風簫翠葉大如旗當窗卓立又如捧心西子懷抱難開異哉蕉有何愁而其心刃卷而不舒也受淡日之微烘掩映於窗紗之上若隱若現易慘綠作水墨色此時窗外悄無一人惟有此映日之蕉窓悵作窺探狀若訝窓內之人每晨必當窓對鏡理粧今何以已向午窓猶深鎖其夜睡過遍沈沈不醒耶抑春困已極慙慙難起耶而此時窓內繡床之上正臥一魂弱喘絲之梨娘眉尖宿雨鬢角翻雲不勝其憔悴零落之狀非失睡也非春困也嗚呼病矣梨娘獨臥深閨別無良伴爲之看護與慰問者惟鵬郎秋兒斯時又皆不在鴛帳半垂鵬爐全熄籠檣暗悄悄無人聲絕好春閨竟同幽宅梨娘正在伏枕無聊之際星眸低欠突見窓上現一黑影疑爲人作微呻亦不動細認之知爲蕉影嗚呼病骨支離足音閑寂呻吟之苦孤零之况極人世之慘悽惟有此多情之綠天翁當窓搖曳頻作問信此情此景其感傷爲何如此日幸有晴光設易晴而雨一陣步纖敲葉作響斷斷續續送入病者之耳窓外芭蕉窓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爾時情景更覺難堪也梨娘因感夢薄而成病夢霞之誓書實爲梨娘之病證而梨娘之病固又別有一原因在古人云愛能傷人勞能致疾愛也勞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病人梨娘爲夢霞所顛倒其傷心也至矣然梨娘近日愛思固深積勞亦甚始之以勞足以介紹病魔繼之以愛足以增進病候蓋是鄉蠶桑之業頗甚發達每當春夏之交麥黃如酒桑碧於油南阡北陌間採桑之婦絡繹不絕崔氏莊彼亦有桑田十餘畝家中育蠶甚多由梨娘司其職梨娘非長腰健婦提筐摘葉之勞雖僱傭工作

而祀靈神理。室日移。塲夜餽。葉審寒。捲辦燥。濕鞠育之苦。看護之力。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三眠之後。上薄之前。梨娘恒徹夜不眠。盡心作鴛母。此三日開。薄萬繭成團。已不知費却幾許心力矣。鴛老人先老。蠶眠人亦眠。而夢霞之書適乘其隙。積憂與積勞交。瘦弱之軀。墨受大創。雖欲不病。烏可得耶。

怯愁無術。招病有媒。獨枕難支。百端交集。病中之梨娘。其苦有倍於病中之夢霞者。自來女子善懷情人。多怨。蘭閨靜。質足不出深閨。一步蘆簾紙閣。落莫不堪。秋月春風等閒輕度。身軀之運動失其自由。胸筋之作用甚形發達。然平居無恙。或刺繡以消永晝。或觀書以遣良宵。猶得將一捲閒愁。暫時放下。設一旦病魔忽集。與枕席爲緣。淚眼。眼角。空餘未斷之魂。苦澀以頭中有難忘之事。舊恨新愁一時勾起。無窮心事。不盡思量。如驚濤如怒浪。一剎那間。澎湃而起。此即所謂心潮也。嗚呼。梨娘腸迴九曲。欲斷未斷。此時之苦。莫可名言。則回憶夫深閨待字之年。與諸姊妹。鬪草輪。簪管花對鏡。爾時之快樂。今日已同隔世。又回憶夫畫眉時節。却扇年華。有肩皆並。無夢不雙。方期白首同盟。詎料紅顏薄命。今生休矣。夫復奚言。舊情未了。觀念再生。如蠶抽絲。如蟻旋磨。凡家常瑣事。閨閣閒情。平日所毫。不記憶者。此時一一從心窩中翻騰而出。唇唇若前日事。最後則念及與夢霞之交。涉花前。灑淚燈下。傳書兩月以來。種下幾許情苗。恨葉而歸。結於此。大夢霞之一書。梨娘雖病。思易昏。猶不忘夢霞。思對付之法。一寸心潮。忽起忽落。伏枕喘息者良久。時則有雙燕穿簾入。繞室飛鳴。其聲淒絕。與梨娘呻吟之聲相應。應非復昔日呢喃中之含樂意矣。燕乎。燕乎。何多情。乃爾耶。而此多情之梨娘。乃與此多情之燕結。病中之良伴耶。是則大可憐矣。

情生病耶。病生情耶。梨娘之病爲夢霞也。爲夢霞之書也。則夢霞之情不能自解。梨娘之疾終不能就痊。此可斷言者。藥梗喉床支瘦。骨心懸白。疾到十分。梨娘非不自愛也。夢霞不自愛。梨娘烏得自愛。人以爲疾深而梨娘且曰疾深不敵情深也。人以爲疾重而梨娘且曰疾重不如情重也。諺云。心疾還雖。心藥醫。藥者夢霞。不醫疾乎。梨娘以兩種名花。一封箋。半醫其心。而疾若失。此次梨娘之疾。亦豈藥石所能療。夢霞苟不忘前日之惠。當代謀救治之方。蓋梨娘之疾實

視夢霞之心爲轉移。夢霞欲使梨娘病愈其事亦非大難祇須書傳一紙以前言之戲絕後日之情豁然開心地勘破情天。梨娘有不爲之霍然乎。使夢霞果以此復對付梨娘恐梨娘之病愈而夢霞之病將復來病且至於死夢霞病且死梨娘又將如何娶之此生此世兩人終不能斷絕關係揆情度勢兩人俱有必病之理由且俱有必死之理由死者不惜病何足言情之誤人乃至於此吁亦慘酷矣哉。

月船鏡匣風約簾鉤淒涼難訴窗前鸚鵡無聲孤另誰憐枕上鶯鶯不夢此幽寂之病室中半日無人過問良久忽聞有人與病者同答之聲則鵬郎已入內來視其母童子無知知愛其親因母病不起頓改其平日游嬉之態度此時方偎倚床頭手撫梨娘之胸而呼曰阿母阿母病矣阿母欲服藥乎兒當告祖父遣人去延醫生來也梨娘低言曰兒勿多事兒知母之苦乎心中之苦已是難受若再飲苦口之藥不將苦死耶鵬郎聞言哇然泣曰母何苦死兒願代母苦梨娘執其手而笑曰癡兒此何事而可相代兒勿憂母固無病也鵬郎乃止泣而喜旋從懷中出一絨衾之枕上曰今日先生未赴校中去早以母病告彼彼即書此付兒梨娘微慍曰誰教汝又向渠饒舌繼復長歎一聲徐啓函倚枕閱之鵬郎在旁不語室中又寂無聲息。

梨娘讀夢霞問病之書曰。

閉窗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去匆遽咫尺如隔蓬島萬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羅幃一觀玉人之面以慰我苦憶之情閱聊齋孫子楚化鸚鵡入阿寶閣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終少二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即得相見亦將淚眼同看那有懽顏相對觀卿病裏之愁容適以搔我心頭之憤火固不如不見之爲愈矣嗟乎梨娘夢斷魂離曩時僕狀今到卿耶卿死爲誰夫何待言愁緒縈心引死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無前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卓大之字宙可愛之歲月乃著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

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不病我又安能保我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惜情日減今又聞卿病信亂我愁懷恐不久將與卿俱病耳尙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書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是多情我怨狂癡本有所怨卿之終寡命也僕之終寡命也知其生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少爲我惜嗟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癡心未死還望愁眉盡勉留此日微生休教袖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是書筆情瑟縮墨色慘淡瘦勁之中時露凄苦之態初視之儼不辯爲夢霞所書想見其下筆時百感奔赴於腕下手隨心轉故字跡逸失其常態也書後另附一箋上書八絕句字裏行間珠淚四濺作梅花點點斑斑滿紙未讀其辭已覺觸目不堪矣

麥浪晴翻柳占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庾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一日偷閒六日忘忽聞卿死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繼還較舊絲一倍長佳期組叩總參差夢裏相逢醒不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半幅蠻箋著少名相思兩字配分明遙知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總不清怯試香衫引病長鷓鴣特爲衆淒涼紛牆一寸相思坤淚漬秋來發海棠晚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陽人不見山遠幾處記蒼煙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攔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綠窻長合伴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衾單寒似戰爭教清淚不成冰

梨影閒未竟顏色慘變一陣劇痛猛刺心頭不覺眼前昏黑忽若迷囈絲縷縷若斷若續波淚盈盈忽開忽閉身不動而手微顫如是者良久登經牀呼喚梨娘乃痛定而醒睜目視鵬郎欲哭又止恐驚之也斯時書紙數幅尙在手中徐

徐納之函內擲諸枕旁微吁一聲若已無力作長歎者既而謂鵬郎曰我倦欲眠汝且去勿攙我也言已合眼作入睡狀鵬郎乃出嗚呼梨娘非真睡也蓋欲背鵬郎而偷溫其一掬傷心之淚耳

第十一章 情敵

藕絲不斷藥性難投梨娘病臥兼旬迄未能愈饑日昏昏如被鬼祟不語亦不食不睡亦不醒曾幾何時而花羞月閉之梨娘已花焦月暗瘦不成人繡床一尺地變作愁城萬疊枕邊被角繡逼淚花斑斑點點梨娘一人見之耳喘弱於絲肉銷見腐骨朽王嬌狐狸鑽入相窺其期當不遠矣誰爲之而令若此

嗚呼吾書至此吾爲梨娘危吾不能爲夢霞恕矣忍哉夢霞既以一封書逼其病更以一封書加其病是真立意欲制梨娘之死命豈復尙有人心者嗚呼路旁枯骨仁者動心門內哭聲行人變色夢霞與梨娘其感情果屬何等而忍以無聊之語作催命之符萬世不乏有情人能不爲梨娘吁屈

雖然夢霞非不知梨娘之病之何因且非不知梨娘之病之當用何藥也誓言既出萬難追悔欲對症發藥雖足愈一時之病而盡拋往日之情夢霞之所不肯出也其意若曰梨娘病我與之俱病梨娘死或亦與之俱死死生事小惟此嘔心嘔血之誓言當保存於天長地久而不可銷滅其作書慰問也明知梨娘閱之其病有加無減以傷心語作了世事亦心有所不能安情有所不容已耳嗚呼梨娘固在病中夢霞雖不病亦無日不在奈何天中以眼淚洗面一日十二時心懸神傷一夜五更更魂飛夢杳自聞病耗以來不知爲梨娘絞出多少淚汗瘦減幾許風神人遙兩地實已四目全枯使兩人此時一面當必有相對失聲者易地以其若適相等耳

榴火飛紅荷錢漾碧斯何時耶非已屆各校之暑假期耶夢霞離家數月歸思如雲固急盼夫假期之至得以離此愁城還我樂土慰老母倚闥之望且得與久別之劍青握手言歡重叙天倫之樂事今假期已屆而梨娘之病尙無起色歸心雖急不得不爲之滯留數日夢霞不能捨梨娘又烏能捨病中之梨娘而掉頭竟去耶然梨娘之病非急切所能愈者梨

娘一日不愈。即夢霞一日不能歸。日來憶念梨影之心。與思母思兄之心。交戰於胸。轉輾萬狀。一重愁化作兩重愁。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嗚呼。夢霞亦殆將病矣。

相持不決。兩敗俱傷。爲梨娘危。又爲夢霞危。矣。孰知梨娘之病。與前此夢霞之病。同其病情。且同其病態。不數日間。梨娘已不病。夢霞且得歸。如此驚波。如此危象。頃刻間。烟消雲散了。無痕跡。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古人不我欺也。蓋屈此各校放假之時。梨娘忽於鵬郎秋兒外。多一侍疾之人。梨娘得此人。因思得一對付夢霞之法。心事已了。病亦旋愈。此侍疾者何人。梨娘病中之救星。而實夢霞眼中之勁敵也。

記者暫擱筆。先有一言報告於閱者。諸君已知夢霞與梨娘爲玉梨魂之主人。翁不知此外固有更有一賓中之主。主中之賓在也。此人未出現。以前玉梨魂爲一種情書。此人既出現。以後玉梨魂爲千秋恨史。有離奇之情。節無良好之結果矣。其何人。凌名。筠倩。崔氏少女也。

閱者諸君尙憶及玉梨魂第一章葬花一節乎。夢霞所葬者。爲已落之梨花。庭中不更有方開之辛夷乎。梨花爲梨娘之影。而此弄姿鬪艷。工妍善媚之辛夷。又爲何人寫照。知閱者著此疑問也。久矣。詎哉。辛夷有美一人。遙遙相對。但此人來而夢霞與梨娘之情。將愈淪於悲苦之境。記者所以遲遲不忍下筆也。

記者於此更有一疑問。欲爲諸君解決。夢霞寓居崔氏。已近三月。知否。崔氏之眷屬。舍梨娘鵬郎等以外。尙有筠倩其人。諸君試檢閱第二章夢霞之詩。其咏辛夷一首。末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風前咏此花）之句。此時固非借花寄興。漫無所指者也。特筠倩肄業此鵝湖女校。每月一歸省。其親夢霞。僅於初至時一識。春風一面耳。今請先畧述筠倩之曆史。崔父生子女二人。長爲鵬郎之父。次卽筠倩也。筠倩十歲喪母。筠獨無依。視梨娘若姊。梨娘亦視之若妹。時梨娘亦年僅十八耳。梨娘出自大家。素嫻文字。筠倩質美而秀。慧根種自前生。於是又以梨娘爲師。閨房之內。衣履易著。几案同親。其蕭蕭洩洩之象。卽求之同胞之姊妹。恐亦無此親離也。乃未幾。而梨娘遽喪。所天銜哀終古。筠倩僅此一兄中途分手。

悲慟與梨娘相等。淒涼身世。孤苦零丁。兩人同嗟。命薄從此親愛有加。相依若命。大有一日難離之勢。平日間雖不無外家姊妹。鄰舍嬌娃。慕兩人之慧美。時來閨中。伴寂寞。媚媚作狂。態態兩人殊淡漠。遇之不甚與之款洽。而若輩猶相黷不休。或招赴踏青之遊。或約共鬥草之戲。兩人中是益厭之。竟謝絕焉。嘗笑相謂曰。此皆俗物也。胸無點墨。貌豐而肥。塗脂抹粉。醜態畢露。見之令人作十日惡。那有閒心。情與若輩周旋哉。噫。諺有之。癡人多福。若輩俗則俗矣。而命乃獨隆。一生飽享家庭之幸福。彼不俗者。才清貌秀。矯矯不群。不爲惡物摧殘。定遭天公妬忌。負才畢世。飲泣終年。千古紅顏。竟成積例。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嗚呼。小青之言驗矣。彼梨娘與筠蓓。非皆小青之流哉。

筠蓓年漸長。益秀麗。柔媚態。傾絕人環。而一種兀傲之氣。時露於眉宇間。有不可親近之色。所謂態如桃李。而凜若冰霜者。非耶。戊申之秋。肄業於鵝湖女學。得與四方賢女士。交眼界。爲之大擴學術。因之驟進一洩。從前禁錮深閨中。無限不平之氣。每歸語其家人曰。黑暗女界。今日始放光明。而環顧同胞。猶沈埋地獄。不知覺悟。吾他無所惜。所惜者梨娘耳。以瘦之天資。穎敏心竅。玲瓏使得研究新學。與幾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必能橫掃千人。獨樹一幟。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惜命。青春負負。問論還乾淨之身。墨獻沈沈。早失盡自由之福。來者縱尙可追。往者已不可諫。梨娘瘦梨娘瘦。胡兄之死也。早而瘦之生亦早耶。

自筠蓓就學鵝湖後。梨娘失一良伴。益復無聊。雖遇良辰佳節。恆鬱鬱不歡。視他人之勃發。嗟嘆實命之不猶。中心感憤。莫可名言。幸筠蓓月必一歸。歸必三四日。始去。積匝月之離思。傾連宵之情話。尙可藉以抵償。筠蓓尤善談諧。能解梨娘頤。兩人恆徹夜不眠。擁衾待旦。別後則被此以書代語。洵旬之間必有數函。往復魚箋疊疊。忙煞寄書郵。梨娘孤棲半世。於世已等畸零。彼親筠蓓而外。更無第二親愛之人。孰知孽緣未了。冤債正多。筠蓓去而夢霞來。恨海翻騰。情擣發幻。梨娘心腦中。遂多增一相親愛之影。然梨娘雖移其愛於夢霞。而於筠蓓一方面。別時惆悵。去後思量。郵函往還。仍未嘗稍減冷落也。

方夢霞之初至也。筠蓓適告假歸。夢霞於窗幃間望見之。雖驚其艷而覺其嫵媚中含有一種英爽氣。令人不敢平視。既見之後。如浮雲之過太空。腦海中不復留來影象。至筠蓓之於夢霞。則更形淡淡。在家時少在校日多。平日但知家中有夢霞其人。而於夢霞之年貌品性。固屬茫然。卽夢霞之里居姓氏。亦未能一一詳悉。彼性本落落素不作小兒女之喋喋。此時方專肄志於學問。校課以外。不問他事。非過事忽畧。實未暇旁鶩也。卽歸家後。除與梨娘談話。時間外。輒終日兀伏案如老儒。或溫習或舊課或翻閱。無藉家中事。置不理。故梨娘與夢霞交涉。史便竟絲毫未悉。而梨娘亦深自隱密。心中事不敢輕遺小姑知也。

入門帶笑。見面含愁。雀報檐前了。無喜意。鸚迎窗下。亦少慍聲。筠蓓久別梨娘。懷思頗切。兩星期來。及爲預備試驗。未暇作書問訊。考試事竣。卽鼓棹還鄉。自念得與久別之梨娘。携手碧窗。談衷深夜。紅燈雙影。笑語喁喁。此後遲遲夏日。家庭之樂事。正多。可以追昔時聯榻之歡。而恨數月分襟之苦。帆影如飛。家門在望。風花片片。烟草離離。昔日見之以爲索然。惹恨之媒。者此時樂意。有心接觸。於目者無不足以加增其愉快。彼梨娘之相念。當與余同。今日見我歸來。更不知當若何歡慰也。

炊烟四起。柔櫓數聲。一般傍岸。歇一女郎。登岸淡裝草履。手携書簪數冊。翩跹若迎風之舞。一舟子負衾囊。隨其後望而知爲由校還家之女學生也。此女學生卽筠蓓。登岸後望家門而疾趨。履聲囊囊容色怱怱。頓失其平日嫺靜之態度。蓋其別緒如雲。歸心似火。倉皇急遽。有流露於不自覺者。也無何而入門矣。入其門不聞人聲。無何而入庭矣。入其庭不見其影。唯離家僅三月矣。而門庭之冷落。至於此。而我其夢耶。門以外之所見。無物不動。歡情門以內之所見。到處皆呈慘狀。十分歡喜化成一種淒涼感。觸之來轉移極捷。斯時筠蓓如癡如醉。木立不動。漫巡廊下。不遽入室。須臾門內有一人出見筠蓓。卽呼曰女公子歸矣。我報老主人去也。筠蓓識爲秋兒。乃入室。則鵬郎戶迎面至。牽筠蓓之衣而呼曰阿姑歸來矣。市得何物以餉余也。筠蓓笑應之。有曰有語時拘鵬郎於膝。撫摩其頂。復問之曰汝母安在。鵬郎忽慘然曰阿母

臥病已多日矣。姑歸大好。阿母得姑爲伴。其病當即有起色也。筠情聞言大驚。遽捨鵬郎入內。往朝其父。訖急趨步入梨娘病室。

第十二章 心藥

病到旬餘。人歸天未。未話離衷。未看病態。瘦減丰姿。非復別時面目。驚殘春夢。尙餘枕上生涯。梨娘自臥病以來。日與藥竈爲隣。夜共蘭缸結伴。愁張一幕。被冷半床。室中惟鵬郎秋兒二人爲之進湯藥。報晨昏。而來去無常。亦非終日相伴不去者。冷清清。地寂測測。時光一枕幽棲。大有夜臺風味。深深庭院。黯黯簾櫳。久不聞笑語之聲矣。筠情歸來。鵬郎已奔入報告。梨娘須臾。筠情直入室中。揭帳視梨娘。見其狀不覺失驚。幾欲泣下。呼曰。嫂妹歸矣。梨娘喘息言曰。我病甚不能起。妹其恕我。筠情泣然曰。梨嫂。梨嫂。一月不見。病至於此耶。親嫂容顏。令妹肝腸寸斷矣。梨娘歎曰。薄命之身。朝不保暮。威弱質至易摧殘。自憐孤影。未嘗傾城傾國。剩此殘軀。真個多愁多病。撫床心死。對鏡容灰。天公安在我。命如何。筠姑均姑。汝所愛之梨嫂。將不久於人世也。矣。薄命如儂。生何足戀。與其悶悶沉沉。生埋愁坑。不若乾乾淨淨。死返恨天。轉念及斯。萬恨皆空。一身何有。日惟僵臥待死而已。我他無所戀。所不能忘者。姑耳。深恐不及姑歸。遽然奄忽。數年來親愛如同胞之好姊妹。臨死不得一面。則雖死猶多遺恨。今幸矣。我病已深。汝歸正好。六尺孤兒。敬以相託。春秋佳日。如不忘往日之情。以冷飯一盂。鮮花一朶。相餉於白楊芳草之間。嫂身受之矣。筠情聞言涕不可仰。拭淚言曰。嫂勿作此不祥語。上帝上帝。我爲嫂祈禱。上帝勿使嫂痛苦。勿使嫂煩惱。爲嫂驅病魔。爲嫂求幸福。言畢。跪坐床沿。俯其首。合其眼。喃喃作默禱狀。良久忽張目視梨娘。而言曰。嫂病愈矣。梨娘觀狀不覺爲之破顏一笑。謂之曰。姑其癡耶。胡作此態。姑入校讀書。乃舉得師婆子術。歸耶。筠情與梨娘相居甚久。素諳梨娘之心。情知此次之病。必係積鬱所致。而不知其實爲惜傷也。筠情既歸。遂爲梨娘之看護。婦晨夕不相離。捧湯進藥。曲盡殷勤。加被易衣。倍加愛護。日長無事。則與病者談天。說地。滔滔不竭。舉在外之所見所聞。或屬游觀之樂。或屬兒女之情。或屬親身目覩。或屬佚事遺聞。色色種種。凡腦海中所能記憶者。

一一傾筐倒篋。盡情供獻於梨娘之前。而又加以穿插雜以諧笑。如海客之談瀛仙風飄忽如名伶之扮裝花雨繽紛。情熱而能詳。梨娘樂而忘倦。不知其身之在病中矣。此外更以學校之情。形他鄉之景物。以及遊戲之快樂。學問之進益。凡足以娛梨娘之心者。無不採諸懷中。翻諸舌底。時更引吭高歌。珠喉宛轉。好花之歌。春遊之曲。歇辭之最麗。音調之最佳者。也。梨娘聽之心曠神怡。積愁郁化。均倩日共梨娘談話。夜則與鵬郎同睡於梨娘病榻之旁。蓋筠倩善撫鵬郎。鵬郎亦相依若母。樂就阿姑眠也。此黑暗之病室。自均荷歸後。頓大放其光明。愁幕揭開。生機充足。不啻爲世界第一等最優病院。雖病中十分群醫束手。得此看護者。知心着意。曲體病情。亦足令病魔退避。三舍生路頓開。一綫况梨娘原非真病。不過心多惡感。胸積煩憂。萬種情懷。難拋孽種。一團愁塊。化作疑團。遂致兀兀不安。慫慂難起。均荷以有趣味之談話。逗動其歡心。抑遏其愁火。會無幾時。梨娘之病。十已去其八九。飲食亦能漸進。憔悴之中。已現活潑之神情。不久當就痊復。是均倩之歸。實大有造於梨娘也。然均倩之所以能樂梨娘之病者。猶不在此。

筠倩侍梨娘。疾無時不與梨娘談話。以解其病悶。然梨娘之心事。彼究無從而知。雖極意慰藉。如隔靴搔癢。實未嘗搔着癢處也。一口謂梨娘曰。嫂處深閨。亦知世界文明。結婚。亦尙自由乎。梨娘曰。蓋有之矣。我未見之也。筠倩曰。舊式之結婚。待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兩方面均不能自主。又有所謂六禮三書。問名納采。種種之手續。往往有客散華堂。春歸錦帳。我不知彼之才貌。彼不知我之性情。配合偶乖。終身貽誤。糊塗月老。誤却古今。來才子佳人。不小矣。今者歐風鼓盪。遍亞東新學界中。今無不以結婚自由爲人生第一吃緊事。此求彼允。出于兩方面之單獨行爲。而父母不得挈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既婚之後。雖生離死別。彼此均無所怨。則終風之賦。回文之織。庶幾可以免矣。均荷言至此。截然而止。自覺失言。念梨娘雖非不得於其夫。實歷遍生離死別之慘者。我不應再以化種語撥動其舊感也。孰知梨娘聞其言。別有所感。其所感有出於筠倩意料之外者。此時梨娘腦海中若驟得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來。欣快莫可名狀。又如驟失一物者。不知其何自而去。懊喪又不可言喻。片刻之間。哀樂紛乘。藉善交併而失意。一方面終不敵其快意。一方面實覺眉梢

之發展胸廊之舒暢達於極點從此心頭一塊石可以放下。篤情一席話竟爲梨娘之續命湯返魂丹天下事之奇幻實無有過於此者。嗟梨娘何幸而遇此救星。篤情又何不幸而與梨娘同墮情劫哉。

惡感在心好言入耳。柔腸欲斷異想忽開。梨娘聞篤情言忽思得一接木移花之計。僵桃代李之謀。計爲借助篤情力足以對付夢霞以篤情之年之貌之學問之志氣與夢霞洵屬天然佳偶。我之愛篤情無異於愛夢霞就中爲兩人撮合事亦大佳。夢霞得篤情可以相償。篤情得夢霞亦可以無怨。我處其間得以脫然無累。薦賢自代計無有善於此者。此時梨娘心地大開病容若失一種愉快之顏色粹然見於面旁。坐之篤情方恐以前言傷梨娘心注目視梨娘覘其喜怒。既見其梨容含笑心中若甚預者正不解其作何思想有何感觸而遽改病態爲懽容也。梨娘思忖半晌心雖快而口難宣。篤情亦默不一聲。四目互射相對無言。梨娘視篤情良久忽覺其笑容漸斂其意又若大失望者。蓋念及篤情平日頗自矜貴性情落落難合與夢霞又無一面之交一言一契彼亦醉心自由在外就學者一年相識必多其心中安知不已有如意郎君我若強爲作合干涉其自由彼必不允豈非徒費心機空勞唇舌至夢霞一方面亦屬難行讀其誓書苦心孤憤矢志終身已有騎虎難下之勢百計諷勸總歸無效恨重如山心堅如石其情專其志決矣今我忽欲強其求婚於篤情彼必曰我言既出萬悔莫追爾既爲我知已不當再以此言相聒若是我復將以何辭繼一循是以思則此事於兩方面均有阻碍不待發表而可知其事之決裂也。梨娘轉念至此頃刻重又眉峰壓恨眼角牽愁一場好夢丟入華胥國中去了。繼而又自念曰山窮水盡僅有此一絲生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力而爲之可耳幸而成則二人皆得其所不幸而不成則篤情自有佳婿夢霞終歸亦當無怨而吾心亦可以釋然矣。

深閨病質寓館吟身藥鑪茶竈拋來病裏工夫冷席單床嘗遍個中滋味夢霞自校中放假歸思綦切爲梨娘之病淹留者又旬餘矣獨宿空齋百端悵觸夢裏還家雲山疊疊愁邊問訊消息沉沉終日徘徊庭草有傷心之色連宵蹀躞燈花無報喜之時心懸一線腸結千層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者也。蓋梨娘自偃病以來病軀久未臨窗癡腕不

堪握管。黃花之句。輟含青鳥之使。已絕夢。霞於初病時。作書慰問。後無日不就。鵬郎探詢梨娘病狀。而童子無知。語多恍惚。病之深淺。殊游移不能確定。欲以目覩爲真。而重門深鎖。有翼難飛。翻閱錦箋紙上。猶餘淚迹。塵沙玉影。鏡中如換。病容粒粒。長銷食難下咽。沉沉清漏。睡不來魔。滯郎鬢影。愁損千絲。沈約腰支。瘦餘一握。數日來。夢霞之心。蓋爲梨娘寸寸碎矣。夢霞知梨娘之病。決不能一時就愈。或一病而竟至香銷玉碎。亦意中事。而無術以救治之。則亦空喚奈何而已。後聞筠荷歸來。梨娘一得親愛之看護。人不覺爲之一喜。私心默祝。以爲梨娘之病。原係積愛積勞所釀成。有人焉爲之調護。爲之勸解。破其愁悶。開其懷抱。或從此脫離病趣。改變歡容。梨娘之幸。亦我之幸也。夢霞對於筠荷。雖並無情感之可言。而此時則不能不深有望於筠荷。推其心。苟使梨娘病愈。則筠荷於梨娘。實不啻有再生之恩。於己亦間接受無窮之惠也。幸也。天公見憐。果如人意。筠荷歸不數日。梨娘已離死域。夢霞亦出愁城。筠荷與夢霞暗中又結一重愛感奇情幻事。蓋亦今古情場中所絕無僅有者矣。

第十四章 孽媒

草閣寒深。蕉窻病起。光陰草草。心事茫茫。梨娘一病。纏綿幾淪鬼趣。幸得一妙人兒。察其生花之妙舌。施其回春之妙手。遂啓發梨娘心中之巧計。而成就夢霞意外之奇緣。以奄奄難愈之疾。晨夕之間。霍然而蘇。如陰雲累日。忽現晴光。梨娘之心。若何其快。夢霞之心。亦若何其快。即筠荷之心。亦一樣與兩人俱快。然病之來也。梨娘自知之。夢霞亦知之。而筠荷不知也。愈之速也。則惟梨娘自知之。筠荷固不知。即夢霞亦不能知也。梨娘明知此意。發表後。成否尚未可知。而此時欲解決心中之疑。則有不能不急於發展者。夢霞聞病。羈留欲歸。不得。今知其愈。便可束裝作歸計。而夢霞猶若有所戀。而不忍遽行者。蓋欲得梨娘病後之通訊。藉慰其渴想之情也。一日晨興。見案頭有一緘函。封密密視之。固爲梨娘所遺。病後腕力不堅。故其字跡殊瘦。而不勁也。夢霞逆知其中必有好音。未開緘而喜已孜孜孰孰。知一簪內容有足令夢霞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搔首。忽而蹙眉。執書而躊躇莫決者。書中所言非他。即發表其心中所計畫。而欲夢霞求婚於筠荷也。書

評如左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在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之前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癡。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宣之以過甚之辭。情深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者累君。尤不願以自誤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况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遂之。君子甘爲絕世之獨夫。試問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歡者。何人。米鹽瑣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旣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癡如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之言爲怨讎。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顏。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風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爲一薄命之梨影。願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泉亦有未安者。而今顧曰。君心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而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一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離數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旣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締。亦何憊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卽設誓。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樂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回。效殷浩之書空。願伯道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爲一癡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君善撫孤。以盡未亡人之天職。君速

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爲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之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願求之急而得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者。則當念梨影爲君籌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計爲不得已之舉。諒其衷曲。俯而從之。此則梨影請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所以爲君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髮初齊。額間年纔。豈蔻梢頭。氣足凌人。奮志拔裙釵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風蕭蕭。僅此一女。愛逾拱璧。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以娛晚景。繼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攔起。君歸去。速倩冰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願君求婚於我。爲我爲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隨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已愈。君能從梨影言。梨影實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爲不可追。以勸言爲不足信。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以一死報君耳。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猶欲於睡夢中冀晤。叙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爲君再病。且爲君而死也。率書數紙。墨淚交縈。無任急切待命之至。梨影謹白。

夢霞讀畢。沈吟良久。如醉如癡。一時之從違。竟難以自主。繼思梨影之言。情至義盡。以過情責我。我亦自覺過情。然我實處於萬難之局。欲拋則無此毅力。欲合則已誤前緣。顛倒情懷。不遑他顧。故我當下筆之時。直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對知己。而於後來之種種。實未遑一一慮及也。此言既出。我已甘心犧牲。一切抱恨終身。雖明知其太過。終不願中途翻悔。爲負情之人也。今彼宛曲陳情。反覆勸諭。辭嚴義正。殊令人難忍。難受。况更以死相要。有逼我以不得不從之勢。我若固持前說。不肯回頭。或更致意外之變。然我竟食言而肥。舊恨深情。付之流水。於我心終不能無慊焉。失墮得蜀計。誠妙矣。然

趙氏連城之璧。何似中郎焦尾之琴。以曾經滄海之身。肯作再上別枝之想。彼病初愈。我若不允。則無情之病魔。固日夜環伺其旁。不待招之始返也。我不能使之不病。顧安忍使之再病。此時蓋不能不用緩兵之計矣。夢霞立作覆書。畧謂我歸心甚急。方寸已亂。代謀之事。此時不能取決。與我以一月之商酌。俟秋涼來校。後再行射屏之舉。諸否雖未可知。然終不敢重違卿意矣。書後更系以四絕。

勸優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辦自真。蜀道崎嶇行不得。傷心怕探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一枝木筆難消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賒。那有心情戀物華。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最是客窗風雨夕。癡魂頻夢合歡鞋。

孤燭獨宿孽債雙。一段奇情百年幻。夢蓋梨娘。此日之書已定。筠情終身之局。小姑居處。本自無郎。嫂氏多情。偏欲玉汝。惡信誤爲鴿信。良媒實是鳩媒。記者不暇爲兩人嗟。不遇而先爲筠情嘆。奈何矣。情有獨鍾。心無他望。除是雲英願他。

上緣若非神女。那是生涯。夢霞之情。已自誓生死。永不移易。雖蘇秦張儀復生。不能惑其耳。西子南威無恙。不足動其心。則其決不能以愛梨娘之心。移以愛筠情也。夢霞固堪自信。梨娘亦能深知之。而復勸之。梨娘之不得已也。却之而復允之。夢霞之沒奈何也。兩人不必言所苦者。筠情耳。彼方深幸梨娘之病愈。不知梨娘已驅而納之陷阱之中矣。冤孽牽連。誤人誤己。情場變幻。一至於斯。多情者。每爲情悞。咎由自取。不足怨也。而彼筠情者。則少小尙不知愁嬌癡未嘗作態。

顧亦爲天公所忌。愛嫂所累。終身淪於悲境。果又何說以處此哉。

梨娘得夢霞覆書。知夢霞過歸在。卽未免惻動離思。頓增惆悵。繼知代作蹇修。夢霞已有允意。私心竊慰此事。果諧兩人。

此後或尙多見面之緣。暫時相別。固無足介意也。翌晨復中鵬郎携來一函。則夢霞已破曉揚帆。歸去函中乃留別詩六章也。

寓館樓邊。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落後。遇卿卿。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畧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卿今日始收淚。相逢留待對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情。一事夜寒。莫凭小欄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日月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如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後重尋鴻爪。未模糊。

第十五章 渴暑

南國言旋北堂。無恙夢霞於五日上浣。買舟歸吳。其次曰劍青。亦自閩中歸久。別兄弟一朝聚。首入門。帶笑互看。往日容顏。聯榻道歡。共說異鄉風味。人生之樂。無樂於久別而相逢者。更無有樂於骨肉分別天涯。地角而一日之間。游子雙歸者。劍青自去秋客閩。別其釣游之地者。忽焉已裘而葛矣。對故鄉之風景。久已生疏。假長夏之光陰。好資遊曠。爰與夢霞或命巾軍。或棹孤舟。同行同止。以適以遊。徘徊於響屨廊邊。猶認夕陽殘石。借宿於寒山寺裏。共聽清夜簫鐘。訪墓到虎阜之麓。憑黯跡以流連。觀濤來胥江之濱。弔忠魂而嗚咽。或掃石留題。記遊蹤之所至。或登樓買醉。猶餘興之未闌。兩人出則肩隨。隨則足抵。既倦遊而歸。來復長談。今竟夕盡家庭之樂事。得山水之閒情。葛巾芒屨。意致飄然。見之者幾疑其爲地行仙矣。孰知樂事不常。歡情易極。十日之遊。未竟二豎之禍。忽侵善病之夢霞。客中多感。起居失調。謔之常歸。後恣游往返。歷奔波之苦。况傷心人別有懷抱。其胸中難言之隱。恨有不能與劍青共。且有不能爲劍青知者。病根深重。有觸卽發。不數日間。夢霞復理藥爐。生活不能追隨。劍青之枕屢矣。

竹影梳簾。藥烟滯室。劍青以夢霞病游興頓衰。終日相伴不去。夢霞此次之病。來勢頗劇。寒熱交作。頭汗涔涔。有時意昏。不知人。神魂顛倒。囁語綿綿。母甚憂之。劍青亦爲之眉皺。急延良醫。進猛劑。劍青固素明醫理者。按方用藥。參酌其間。出

以懷重調治旬餘病力漸減轉而成瘡斯時夢霞神志雖清而瘡勢時作疲乏之極昏昏思睡怕與人家攀話蓋其元神已於無形中大受虧損欲脫離床席尙須調養非一朝一夕所能起也

劍青天性友愛自夢霞病後日日杜門不出踰闔床頭藥鑪茶盞親自料理慈母愛子爲夢霞病終日沈憂難解劍青必好言以慰母謂弟病且愈矣其實劍青之心亦兀然不寧也終日伴病藥裏之暇時就案頭觀書自遣偶翻夢霞行篋得數箋閱之乃大驚蓋夢霞與梨娘唱和之詩詞往返之函頗皆留底稿彙成一束梨娘見遺之作尤什襲而藏倍加珍護半年來之蹤跡胥在一篋中置之几案之旁固自謂深藏不露無人能偵破固中之秘密也劍青於無意中得此離奇之消息頗深詫愕讀其詞則話不離情言皆有物知夢霞必有奇遇繼又檢得長幅短簡共數紙一腔心事和盤托出矣再窮搜之則梨娘之詩若詞若手札若小影均連續發現五光十色撩亂眼花次第讀之驚喜交集乃知微美以多才之道驅爲薄命之文君與夢霞通好者兩月餘矣情皆軋於正語不涉於邪如此佳人實難多得可飽亦可敬也夢霞無長卿之緣有樊川之恨一肚閒愁無可告訴此所以鬱而成病歟念至此又不禁爲夢霞危後讀兩人最後之通訊梨娘欲以篤情代之語殊纏綿而哀婉不覺色飛眉舞私付曰償他萬種癡情還汝一生幸福此大佳事吾當爲弟玉成之決不使其靈情孤往遺恨無窮以隸終其身也時夢霞病已少瘥特未能起輾轉床席間悶苦殊甚頗樂與劍青團談劍青因詢吾弟在錫有無奇遇不然何憂思之深也夢霞曰無之語甚支吾狀尤扭怩旋問亂以他語劍青笑曰弟毋我諱我已盡悉彼畫中人胡爲乎來哉夢霞聞言知秘密已爲兄窺破大恚既念阿兄非他人不妨以實情相告因將與梨娘交涉之歷史一一爲劍青述之語時憤中帶悲聲情其慘後乃至於泣下

床頭嚙嚙枕角斑斑劍青見夢霞聲淚俱下亦爲之黯然徐慰之曰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天下多無情奈何之事人生有萬不得已之情古今來情之一字不知消磨幾許英雄豪傑公子王孫此愛力界中原非可以貿然挺身而入吾弟以多病之身而與至強之愛力戰其不勝也必矣况乎梨花薄命早嫁東風豆子多情偏生南國彼既已獨除

塵夢時心不比琴心弟何必浪用愛情好事翻成恨事白日勞形欲報恩而無自塞宵對臂更非分之貽譏是可痛矣甚無謂也兄非故作此煞風景語自等於無情之物但歷觀世之癡於情溺於情者到頭來惡果已成無不後悔三生癡夢空留笑柄於人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得失分明烏可不慎之又慎阿兄生平自問他種學問皆不如弟惟於愛情關頭尙能把握得定數年來所遇之佳麗不爲不多而接於目者不印於心現於前者便忘於後弟生本多情心尤易感孽緣巧合便爾情心一往恨結同心須知撒手懸崖當具非常毅力回頭苦海是爲絕大聰明吾所愛之弟乎名花老去拍半徒嗟好夢醒來塵躋何及此時擺脫猶或可追望弟速速悟也況彼美之所以爲弟計者亦可謂情至義盡恨還珠且研同心之樹其緣種玉別裁如意之花此意良佳此計殊妙弟勿迷而不悟甘以身殉竊懼弟年已及冠矣吾家門衰祚薄血裔無多父死亦應求嗣老母尤望抱孫此事若諸則一可以慰慈母二可以慰知己三亦可以慰情一舉而三善其亦何樂而不爲哉劍青語時注視夢霞之面急待其答夢霞則頻點其首默不一語

驕陽眩眼薄暑炙心夢霞之病由濕溫轉成瘧疾雖似較輕而瘧勢時作時止留戀不肯去際此炎蒸之氣候解衣揮扇終日昏昏猶覺非常困頓矧呻吟床席擁被深眠有風而不可乘有水而不可飲其沉悶之苦爲何如耶幸瘧勢間日一作病不作時尙可偶然坐起伏枕無聊輒深遇想賦詩八律以寄梨娘俾知近日狀況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亦癡橫榻窺前眞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夢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眞個若出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縱使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烟情火熱離家竹院午陰涼塔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崑崙。因果茫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失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烟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谿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唐曙日簾繡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處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懊惱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艱福修非易。銷益吟雲不相魔。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行雲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窗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恨。已負荷花生日期。莫訝文園因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韓既書就以燈箋護以錦封珍重付劍青洸其代交郵使病情大惡消磨長日如年刑緒時繁容易秋風又起夢霞因頓月餘終未能驅瘡鬼使之遠去未幾而梨娘之覆書與校中勸駕之函俱至蓋時值金風送爽玉露滴秋距秋季開校之期不遠矣夢霞得書後心念意中人即欲如期而往而病意纏綿若與夢霞深表愛戀之情而不忍捨之遽去者家中人咸尼其行其母謂之曰兒病若此豈可再歷風塵之苦調養幾時痊後赴校未爲晚也不然竟作書辭去教職或薦賢以自代亦無傷也夢霞不得已函知該校謂病莫能興請緩期數日一俟病魔漸祛即當鼓棹而來行開校禮也然此時之夢霞身雖病臥家中蓋已雲馳遠道夢繞深閨矣一日有戚來問疾爲言有藥名金雞那粉者治瘡之妙品也效如神惟性甚烈味甚苦病者多不敢服也夢霞喜曰我欲求速愈耳他何慮焉如言購服果驗僅兩服而病若失寒熱不復作飲食已如常惟病後精神未能遽復夢霞固自謂已愈矣家中人亦咸謂其藥苦口利於病此言洵不虛也乃擇日爲夢霞

治裝劍青以夢霞病愈放下愁懷亦擬同時負書攜囊作遠行計時已酉秋七月初旬也天涯骨肉能有幾人而聚散忽忽至無憑準傷離經歲迹等參商良晤一朝情諧懽懽又爲病魔所苦未盡其歡夢霞之不幸耶劍青之不幸耶無何而一聲長笛兩片秋帆流水無情又分道載征人而去

第十六章 燈市

一帆飽雨雙漿划風方夢霞登舟時朝旭初升照水面樓台映波成五色奇彩甫出港陽鳥漸隱風雨驟至一望長天忽作黯慘色昏黑模糊渾不辨山光樹影蓋初秋天氣晴雨不常江南苦濕初夏則有梅子雨初秋則有豆蔻雨暑太盡新簾乍生時有斜風細雨陣陣送寒以淨炎氣以迎爽氣謂之釀秋夢霞此行會逢其適不情風雨咽咽連人回首家山不知何處煙波渺渺雲水茫茫極目杳冥如墮重霧嗚呼旅行遇雨易斷人魂矧在舟中矧舟行於茫無涯涘之大湖耶此時狂風亂雨撲舟而行船身搖搖顛播萬狀風勢逆且急橫拖倒曳而行不知其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舟人相顧失色三尺布帆舊且破矣風乘其破處極力拚打一片呼呼聲若龍吟若虎嘶而斯時之雨師且含禰正平之怨氣以帆當鼓亂敲狂擊作漁陽三調與風聲相和錯雜入耳恍然如八音之並奏中流風勢更顛舟不能進而蕩益甚俄聞砰然一聲卽有一舟子呼曰桅折矣又聞一舟子呼曰速下帆速下帆毋緩緩且覆帆既下舟仍不定雨花與浪花相激戰撲船首尾幾遍夢霞危坐舟中不敢少動蓋一探首艙外而彼無情之雨點正待人迎面而擊也移時舟子入艙言曰風雨甚厲波浪大惡前無去路後無來舟行不得也哥哥夢霞不應但命其鼓勇前進當倍其酬金舟子歎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設爾途有變我等皆葬於江魚腹中矣乃復冒險行風頭漸低兩腳尙健欸乃一聲秋山無色篷窗聽雨點點滴滴好不悶殺人也

帶病遠征中途又爲風浪所困倒臥艙中心旌搖搖不知身在何處矣船憲緊閉雨珠時從窗隙中跳入行裝微被沾濕風勢概逆水流更急舟子二人雙楫齊舉衝波而鳴聲殊不柔蓋舟行甚遲離用力撥動猶有倒挽九牛之勢也夢霞

體已不支。心益焦。急既臨。流而惆悵。乃扣舷而成吟。

藥緣不斷。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門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窗。開不得。亂愁攢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無秋槎。獨泛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飄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亂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由蘇臺赴錫。不越百里。今爲風雨所阻。舟行竟日。計程尙未及半。行行重行行。時口薄黃昏矣。長天色。死去渡人稀。悵望前途。混茫一片。須臾進一港。斷橋孤倚。老樹交橫。岸上漁舍。櫛比炊烟。四起微聞人聲。漁舟三四泊於水濱。兩三星火。直

射水面。作燐光點點。舟子曰。此正好繫舟處矣。舟既傍岸。歇舟子。煮火作炊。時雨歇。孤蓬月生。遠水碧波。如練。夜色絕佳。

舟子飽後。卽眠。不脫蓑衣。酣然入夢矣。夢霞不能遽睡。推篷而出。危坐船頭。領畧秋江夜景。時則一輪明月。然微江干。雨

後新霽。色倍澄鮮。隔溪漁笛。參差斷續。其聲幽咽入耳。而生愁流螢幾點。掩映於荷蕖之旁。若與漁父爭光者。夢霞對此

可憐之夜。其不覺觸動離思。潸然淚下。大有赤壁舟中客所歌。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慨。雖境地不同。寄情各

轉。所以興懷。其致一也。俯仰之餘。口占一律。以抒悲感。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尙飛。寒覺露垂背。蓬重靜看月上。樹梢微茫。茫蒼

路真如夢。萬里澄波。願盡違。

月光之下。冷氣襲人。微風起於蘋末。砭膚欲慄。夜深矣。人靜矣。夢霞以病後之軀。忍寒露坐至此。不可復耐。旋入艙。睡時

渡頭行析。正連敲三下也。就枕後。覺衾寒似鐵。瑟縮不能成寐。離鄉之感。懷舊之意。均於此時。奔起腦際。無目不繲。有身

非蝶。所謂求之不得。轉反側者。此夜之睡。况庶幾近之。至村鷄亂唱。一綫曙光。自蓬隙透入。始覺得睡魔遽然化去。而

舟子已於此時解纜起行。時風勢已轉大。好揚帆。櫓音伊啞。載夢而去。舟行良久。夢霞殊未覺。時未及午。已達目鵲。地泊

既定舟子呼夢霞醒曰至矣推枕而起盥洗畢攝衣登岸命舟子荷裝相隨徑造崔嵬時嘉賓賓主相見款款談話舊雨新知其中舟子得金解維自去崔父畧詢夢霞別後情狀有頃出盛肴款客午餐既竟夢霞即獨行赴校

人來前度秋闈今宵夢霞一路來行舊地重經覺此冷落之街市忽地十分熱鬧迥異從前十里彩棚懸燈錯落紅男綠女點綴其間笙歌隱隱響遏雲表咄此何爲者詢之野老云每歲節屆初秋豐收可望鄉人之必聯結秋社懸燈敬神幸五穀之豐登竭三日之誠敬奉祈秋報慣例使然今日乃第一日也夢霞聞言雖笑鄉人之迷信然其不忘報本猶存醇厚之風含哺而嬉如見太平之象不先不後適於我來校之初逢茲佳節眼福不淺哉無何行至校門則見門前滿懸紅燈三四蕩漾前鄉人媚神與學校何與乃亦從而附和之不其真乎然是鄉風氣未開迷信不能破除教育難於普及不如是不足以取信於鄉人該校前途將大受影響夢霞任職半載洞悉此種情弊亦不爲怪既入校先與李謀繼見秦翁亦在坐談良久已知於前日行開校禮今日起放燈節假三日秦翁邀夢霞至家中晚膳有石齋書相促李謀約夢霞晚膳後同遊燈市夢霞兩諾之

紅燈甫息繼事偶逢夢霞與李某攜手出門同赴燈市時則璧月初升金風不起行人雜沓雅樂悠揚頃刻間盡燈滿城燦若明星照耀通衢如白晝鄉人雖樸陋亦知出奇鬥勝競巧爭研燈之形式種種不同足炫遊人之眼時非元夜地非錦城而燈火之紛繁人聲之騰沸亦居然有萬丈光明十分喜氣拋却無數金錢付之一炬鄉人視之亦不甚惜輿迷信之過也兩人環行一周全市勝處探索殆遍偶至一處露臺之上游女如雲鴻影翩翩鶯聲婉婉必意大家眷屬也夢霞偶一注目衣香鬢影之間彷彿有若梨娘者掩映於燈光之下惟以李某在旁不便駐足注視過眼曇花一現便無蹤影夢霞固神馳於臺上之人而無心徵逐於游人際裏賞此秋燈矣李某與猶未闌夢霞辭以倦乃分道而歸

霞夢臺上所見者果其爲梨娘乎日是也梨娘前得夢霞病訊心電交馳今開其來知其病已愈而急欲一見以爲慰明知夢霞赴校後晚間必爲同人等邀往遊觀故藉觀燈爲名倩粧偕鵬郎出其實意不在於燈而專盼夫意中人之來得

售其傾城之一顧也。方夢霞瞥見之時，正梨娘盼望之際，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與目光互射。昔人詩云：「燈籠猶燈人若兩人。」此時之情，則不僅兼看之謂矣。夢霞回寓後，梨娘亦即乘興歸。蓋既見君子，中心已慰，其宵美景，可謂與一般行樂客作長夜遊矣。夜闌人倦，夢霞猶不遽睡，撥燈粘管賦詩數章，以記觀燈情事。

尋藥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携朋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忘，今日偏來熱鬧場，不爲意中人候望，客廬我慣耐凄凉。

萬燈一例放光明，逐隊遊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誰知都作斷腸聲。

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兩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韶華到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景在秋宵本無一刻千金之價值，人爲病客尤少及時行樂之精神，轉瞬而舊日之

斯已悠然而逝，放捨繁華之境，依然寂寞之鄉，從此夢霞朝朝暮暮，理不清，數有生涯，冷冷清清，嘗不了相思，夢霞家

臥病時，愁亂於絲心，急如火，眼盼征雲不知去路，魂隨夜月直到深閨，惘惘出門，皇皇對道，視家庭若傳舍，夢霞家

居一若得爲前度之劉郎，便可償問津之夙願者，泊乎舊遊重歷，回首一驚，苦碧葉丹又易一番，慘象森風，秋月滿庭，兩

歲消魂望美人，今何處咫尺天涯，問相見以同時，等閒千秋夢霞冒險，猛藥病處雖暫退，避病根實未剷除，加以報頭

看月又爲風露所欺，到校後晨夕奔波，曾未稍事休養，未幾而病態依然，藥緣再結，幸瘥勢尙輕，兩日中有一日可以強

起，不欲曠課，以貽誤學，童日日扶疾登壇，不堪其苦而病且益深，梨娘不時遣鵬郎探詢病狀，欲爲之醫，夢霞却之，但囑

覓金雞納粉，無如此藥，來自西土，鄉中人鮮有知者，無以報命，則亦已耳。鵬梨娘夙聞人言久瘥不愈，將成癆瘵，以是深

爲憂，憂憂遣鵬郎謂之曰：「先生病若此，不醫不藥，將坐以待斃耶？」此間無良醫不能治，先生病且乏人侍奉，重苦先生，吾

母欲於明日買舟送先生歸去，先生之意若何？夢霞連搖其首曰：「我不歸，我不願歸，我當病死此間耳。」鵬郎聞言大，悲，囑

鵬而泣，夢霞悔以重言驚擾子，乃慰之曰：「鵬郎毋哭，我雖病，那便遽死，去語阿母，勿爲我慮，我病行且愈矣，不必去，去來

來多費一番跋涉也。言已更起書一紙交鵬郎。所書乃病中吟四首也。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悔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潰淚痕生。世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鰥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虫訴不清。便使虫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第十七章 魔劫

夢不成。奸謀忽中彼蒼者天。顛倒之播弄之離以苦之病以困之種種摧殘。猶以爲未足。特再加一惡魔爲之誘誘。其間俾常處於千荆萬棘中。不得一日寧貼。命宮磨竭而此悲痛之慘劇且連續演出。靡有窮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以知兩人之結果蓋有難言者矣。夢霞養疴寓舍。猶間日一起校梨娘。止之不可。乃代爲之請假。李某時於餘之暇。衆觀夢霞狀至殷勤。夢霞平日與之冰炭。顧未嘗形諸詞色。一堂問答。虛作周旋。雖非深交。並無惡感。今者繁重之校。驟使人服其勞。復偷得餘閒。時來存問。先生之無恙。夢霞於此固當易其厭惡之心。爲感激之私。謂此人亦多情者。前誤以輕薄少年視之矣。然而奸人之交接。蓄其陰險狠之心。必飾以謙恭。肺摯之行。虛示其誠。潛行其詐。發於人之所不覺。李某來而夢霞納之。直不啻引狼入室。揖盜開門。一來再來不數日而禍事起矣。一日薄暮。李復來夢霞方臥移坐床邊。瑣瑣作無謂談。夢霞殊厭其勞叨。閉目不答耳聒矣。而彼終無去意。鵬郎忽入手持一物狀若絨札大呼曰。先生阿母……夢霞大驚。急作咳嗽以止之。鵬郎急回首見李。乃不詰夢霞莊容。謂鵬郎曰。汝年長矣。猶頑憨如許。此李先生予之好友長者。在前作此狂呼跳躑之態。不令人笑汝爲失教之兒耶。鵬郎受責默然。雙睛炯炯。目李不少瞬。夢霞復顧謂李曰。是兒名棚。舍親之幼孫也。椿庭早萎。遺此孤雛。乃祖賜予。普督教之。今半稔矣。輕若此。適足以見予訓導之無方耳。李笑曰。君言過矣。吾觀鵬郎貌聰慧而態活潑。佳兒也。言時鵬郎已將手中函

乘間擲於枕旁。欲行不行之際。李某故作不見。欠伸而起。曰。晨矣。吾其去。夢霞君珍重。明晚當再來。視君也。又呼鵬郎。鵬郎同我至門外遊。剪去勿在此。擾先生清睡也。言畢。牽其手與之俱出。

李鵬郎至門外。時斜陽一角。掩映林梢。倦還之歸。鳥方載飛。載止。撲速投其故巢。長隄十里。暮色猶未深也。可憐之鵬郎。不知此時與彼同行之人。實爲神奸巨慝。將以至劇烈之慘痛。加之於其母。願與之携手出門。作嬉游之伴。侶此真危。也。兩人且行且語。李先以不急之語詢鵬郎曰。汝讀何書。先生待汝好否。鵬郎一一具答。有頃。李忽止不行。陡謂鵬郎曰。余思得一事。問汝。汝勿誑余。鵬郎請其說。李曰。汝適間手中所持之書。函非汝母遣汝交與先生者乎。鵬郎聽聞。是語目瞠口呆。面色驟變。爲白嫩弱之神。經若受非常之激刺者。良久乃答曰。非也。是書乃自先生家中寄來者。母遣余繼交先生耳。李笑而不信。又問汝家幾人。汝母何名。年幾何矣。鵬郎不悅曰。先生預問余家中事。意欲何爲。余殊不願聞也。黃昏已近。恐阿母盼望余歸矣。言已。遽回首望家門而奔。李追呼之去已遠矣。李乃沿隄歸。喃喃自語曰。是兒狡哉。乃敢以僞言欺余。若其母與夢霞而果無關係者。則彼方携書而入。狂呼阿母之時。書可以爲人所共見。夢霞爲何作噉示意。後鵬郎突被余之詰問。忽疑驚惶之狀。嘆不能答久之乃以家書對是中之曖昧。不問可知。而是書之爲其母所發。亦可斷言。今既爲余於無意中撞見。余必欲偵破其秘密。俾情婦奸夫知余之手。段然偵探之手。續不能不以交。鵬郎爲入手辦法。今日不得則繼以明日。明日不得則繼以後日。威脅之而無效。則以計誘之。不懼彼狡滑之孺子。不墮余之術中也。

自今伊始。崔氏之廢。無日不有李之蹤跡。戶限幾爲之穿。以視疾爲名。作秘密之間談。來時或袖食物。或懷玩具。以餌鵬郎。以市愛於鵬郎。鵬郎雖狡。然饜飮之齡。知識尙淺。薄彼不知李所以不惜金錢。購種種之食物。玩具。以相餉。者實挾有別的欲望。但以李爲真愛我。樂與之相處。頗切依依之態。李聞以甘言誘之。鵬郎忘其所以時。竟以真消息相告。此實由於李之毒計。不得不爲鵬郎實然兩入之密事。實破壞於小兒之口。愛河滾滾。情海茫茫。雲時間陡起。絕大之風波。李

既偵得其實。欲望已滿。乃去而不復來。

夢霞靜養若干時。困頓之精神。已稍稍復。其常態而彼多情之瘡。鬼與夢霞朝夕不離者。至此乃知夢霞不可久與相處。乃日與夢霞。就不久將舍之。而他適矣。夢霞與校課久曠。病體已蘇。原擬趨赴講壇。以補從前之缺。一日晨起。方披衣下床。忽歸僮奔入曰。有一舟子在外言。先生家中遣渠來載先生回去者。請先生速登舟。酬奉老夫人。命今日必須得到也。夢霞心竊駭。意家中必有意外事矣。急呼舟子入。舟子所述與僮言同。夢霞乃問之曰。汝來時。老夫人無恙乎。曰。無恙。家人中人均無恙乎。曰。均無恙。然則因何事而急待余歸乎。曰。不知。老夫於昨晚遣人來。囑余連夜數程來此。但言日早能載得先生歸者。常倍償汝之舟金。未嘗言及何事也。夢霞大疑。然終莫測其所自。正籌思間。舟子已登岸。無情之催促勢難免。此一行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書二紙付僮一以留別。其主人一則校中告假書也。時尙早。崔家人猶未起。館僮送之出門。忽忽登舟去。江神助風。舟行如矢。午鷄唱罷。便抵家門。夢霞急趨入見其母。母見之亦訝曰。兒病已愈耶。胡昨晚接得汝函。謂重病欲歸也。夢霞茫然曰。奇哉。兒並無此書。必臆鼎也是何奸人作此狡獪。使老母飽受虛驚耶。索書閱之。字體殊難澀。強摹夢霞筆跡。而時露其本態。則李生所爲也。夢霞默念吾中奸賊之計矣。顧彼之作此。又欲何爲。噫。吾知之矣。方余病時。彼日來視余。後忽絕跡。余初疑之。今發現此僞函。其心誠不可測也。或余之秘密已爲彼所偵悉。故設計遣余歸。欲不利於梨娘耶。果爾則彼必更施詭計。以賺梨娘。吾可憐之。梨娘將爲奸人所蹂躪矣。夢霞慙此幾欲失聲呼奈何。然終不能以心中所懸揣者。舉以告母。則爲謾以語之曰。是書乃同事李君僞託兒能。謾其字跡。果與兒甚相得。難見余病軀未復。勸兒歸校課爲兒代。兒未允。彼故爲兒作書。俾以母命召兒。則兒不得不歸耳。母曰。此亦良友之好意。不得謂之惡作劇兒既歸。姑暫事休息。吾視兒之容顏固猶帶數分病態也。夢霞唯唯。

夢霞自此復家食矣。獨居深念頗難爲懷。時取僞函反覆審視之。探其用意所在。覺李之爲人實爲小人之尤。與之相處。年載難意見相左。尙未知其設心竟若是其險惡也。脫余之秘密耳。果爲彼知者。彼能偵余。余不能偵彼。彼能陷余。余不

能陷校養虎貽患余斷不容此惡魔常擾余左右而破余之好事也石痴行時曾以全校主持責余一人余對此於核實
有完全責任余固自進退教員之權李之人格卽此一書可以斷定小學中有此無道德之教師亦非鄰閭之福去之
之余快去之爲公乎爲私乎兩固得其所也彼在余之掌握中顧乃欲設計陷余以自絕於余恐余去之不速耶但彼既
離余歸數日中難保無意外之變以李詐誦多端欲欺一葦弱之女子固甚易易梨娘危矣彼非有心欲加毒於梨娘何
用此狡獪之伎倆余不免爲彼所愚梨娘之墮其誦計亦事之所必至念至此而夢醒之心遂不能片刻寧而怒而懼而
切齒而驚心李果出此忍心害理之舉者余誓不與之兩立思潮泛濫之際恨不脅生雙翼飛飛直到憲前一謁玉人
之安否而一念回旋猶望事實或不如余之所料李或尙未知余秘密或知之而實未嘗設心破壞或梨娘靈心慧眼能
識破其奸計而不爲所窘爲此萬一之希望實與事理不合作如是想聊以自慰則可以爲必中恐未也方寸靈臺頃刻
間翻雲覆雨極變幻之態思緒愈紊愈覺低徊欲絕如坐針氈如被芒刺靜處一室中若有鬼魅現於前虎狼踰其後覺
一起一坐一舉一動皆有非常之危險忘餐廢寢終夜以思長此以往者不將成癩癩之疾耶
次晨夢覺方晨餐郵使遞一函至接而視之顏色倏變手持書而顫此奇異之函何自而來蓋梨娘之逼辭也雖未開緘
已知其中消息必惡無疑乃急拆閱之書辭錄下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忍妾將爲臧倉之
沮耶顧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卽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懸臆抑君卽欲遁
函何不直接交於妾而間接交之李某倩彼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於人
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己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
計乎妾素諗君才大而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既輕率荒謬至此豈驟患神經病耶漆室遺簪心如古井與君爲文字
之交並無絲毫涉於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卽

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盡掃地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與顏人世爲竊有所見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夢霞讀既竟。不禁大訝。歸來三四日。未嘗一握管。何得有書交郵。是又必李所假託矣。彼竟出此毒計。以陷梨娘。是烏可恕。梨娘爲彼所欺。憤懣可洩。憔悴孤花。又經此一番狂風暴雨。此時正不知作若何情狀矣。彼書趣余行。則家中尙可片刻留耶。急袖書往見其母。謂兒病驅已大好。欲回校供職矣。母許之。遂行。

第十八章 對泣

茫茫然歸。皇皇而去。名花多難。禍根自留。生秋雁無情。驚信飛來一紙。何物公魔捉弄人。至此席不暇暖。跌旬兩度。奔波帆又高懸。多事這回。破浪斯時。夢霞在又舟中矣。兩岸青山。列隊送征人。遠去夢霞殊無戀別之情。但望仙風。借便雲時。吹到蓬萊。秋水長天。碧雲紅樹。一路烟波。正好大尋詩料。而夢霞對之。覺盡是惱人之景。心事忽忽。正似雲山萬疊。復難縈繞於其間。紛亂不可名狀。更不容着一點閒情。復何心作船頭之憑眺耶。可恨江神作惡。偏勸此一帆風。雙雙翻波。大有遲遲吾行之意。夢霞焦急欲死。不時探首窺外。覘舟行之速。牽連聲迫促。舟子意今日若誤我行程。恐彼惡魔。或更有狡計發生。梨娘能禁其幾許蹂躪耶。

落日酣波。繫船大好。夢霞已登岸矣。神情昏惘。如懷鬼胎。不知此來將演出何種慘劇。既至門前。反逡巡而不敢遽進。徘徊良久。眼色慟然矣。天寒日暮。烏能久作門外漢耶。乃放胆直入。鵬郎方在庭中。疊石爲戲。見夢霞迎問曰。先生來矣。歸去何事。臨行胡再不謀好教人盼煞也。霞夢不答。挽之入室。卒然問曰。汝母安否。鵬郎曰。先生去後。之第三日。校中不知何人送一書至。秋兒接後。以交吾母。吾母閱之。宿色卽大變。繼而大哭。問之不答。與之食。不食。狀如驚悸失魂者。我不知此一紙條兒。其中所言何事。而令吾母若此。今已二日夜。未進勺水。此時尙在伏枕。啜泣也。霞夢曰。汝速去告知汝母。說

我已來勿多言也。鵬郎諾而去。未幾復來授夢霞以寸簡。受而展閱之。書語殊簡畧。僅今夜人靜後當遣鵬兒導君一行。二語而已。

寒更三逗。明月一方。庭中有人獨步。徬徨旋繞迴廊。而西而敲門而入室。此時若有人從旁覘之。得毋曰彼其之子必東。增宋玉夜行多聲赴幽會於陽台者也。夢夢何人。乃亦貿然出此。曖昧之行徑。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人之多言寧爾。不畏蓋彼心合有病。窮冤憤急待中雪蓄有結大疑難急待解決。受有無量驚怖急待鎮壓。覺此行關係之重大有千百倍於一己之名譽者。毅然決然冒險以行。更不遑作遲徊瞻顧之態矣。半載相思一朝對面。燈前携手。簾底談心。在理兩人愉快之情。當必有十分滿足者。然兩人此次之會晤。以婦人爲之介紹。雙方皆具有萬種悲憤鬱勃。直無一點歡情。樂意。夢霞悄然入室。梨娘方斜背銀缸。低沈翠黛。以羅巾搵其淚痕。其神情之慘淡。顏色之憔悴。較前見時又增加幾分可憐之態。夢霞對之幾欲失聲而泣。

燈心吐黑。人淚飛紅。兩人願見之誠。若是其迫切者。至此乃相對不發一語。鵬郎偕夢霞來。卽就寢。故作一種極細弱之鼾聲。此外則有壁上時計搖擺。叮鏘時時。蛩蟲人之耳鼓。而夢霞重疊之心事。此時亦正一往一復。聲聲回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三更四更天氣深邃幽寂。境地惟有兩個愁顏。寫照時不明不滅。一粟燈光之下。有若死灰不作黑獄觀。亦當作夜臺觀矣。含淚互看者良久。梨娘時作微歎。終無一言其意若深恨夢霞者。夢霞乃先以李之奸謀爲梨娘告。以明己之無罪。梨娘驚曰。如君言。君未嘗有書寄予。且君之歸亦爲彼所賣。予與君皆墮入奸人之計中。余復何怨於君。然彼果何從而知我等之陰事。而播弄兩人如嬰兒耶。夢霞答曰。不知梨娘當作沈吟急猛省曰。否否。君言殊未然。彼固以君之一紙交余紙上之字跡實出。自君手。余一見而能確認者也。

言頃解所佩紫囊出一紙授夢霞曰。閱之此非君所書乎。紙上之詩非君所作者乎。李離奸猾恐亦未必能仿君之字。學君之詩。竟盡竊君之真相也。夢霞接而視之。乃大愕曰。奇哉。有他紙乎。梨娘曰。僅此耳。彼以此一紙來。言此外尚有函紙。

數頁余遺秋兒向彼索取故斬不與謂此函關係重大必親交於受信人之手否則寧存我處以交還於寄信者夫向生人而索其情人之書此雖至卑賤之淫姪蕩婦亦知有所羞愧予獨何人而能出此予知彼之終不與予也即亦不索蓋函中內容已爲奸人洞悉此秘密函件即棄喪其珍貴之價值予不恨彼之無情而惟恐君之不慎致彼此名譽決裂破壞於一朝想後思前惟有一死顧懷疑而死不能甘一塊肉又復相累故野召君來證明其事之虛實予心碎矣君復何言梨娘語時含悲帶憤淚隨聲出頃刻間懷滿瑤若梨花之戰雨夢霞泣然答曰冤哉卿以此事爲果異耶此紙實爲吾手所書但詩非吾作且非詩以寄卿者耳吾閒居無但輒喜弄筆衾袖間常污墨漬此紙乃吾在校中謾餘時戲作所錄乃吾友某君無題詩四律也書後卽已棄諸敗簾彼乃拾而藏之卽假此以欺我知己當作此時漫不經意詎料此無聊之輩與卽深稱夫禍根奸人設計之險毒真有爲人意想不到若一筆鑄成大錯此亦吾疏忽之咎致卿遭此奇辱予實無以對卿矣梨娘乃如夢醒拭淚言曰吾固疑君決不致躁率若此孰知其中竟有如許變幻今已水落石出則君復何罪予復何怨但終有所不解者彼必先知兩人之秘密而後設計相欺是果誰爲之隙又誰爲之謀耶夢霞曰然春吾思之

俯首沈思者良久忽醒然悟曰吾憶之方吾病臥彼日來時必與鵬郎戲或携果餌以餽鵬郎因是樂就之每晚必同至門外遊散吾亦未之禁後李忽一去絕跡吾固甚疑之意者此數日中鵬郎年幼無知爲彼以計誘餌其言或竟將秘密洩露其一二彼既探得其情於小兒之口遂思設計以相欺故去而不來吾家中之偽書卽發現於三日之後此中情節固已灼然吾不意此無情之病魔竟爲引進奸人之導線此好愛之鵬郎竟爲破壞好事之罪魁要之皆由於吾無知人之明日與虎狼相處而夷然坦然一再不慎釀此大禍彼鵬郎固何知者望卿恕此可憐之孤兒梨娘長歎曰吾安忍責兒吾惟自疚未亡人不能割情斷愛守節撫孤雖未作琵琶之別抱而已多瓜李之嫌疑貽玷女界辱沒家聲亡者有知烏能恕吾若更以不可告人之事實及彼所愛之兒不益以重吾之罪更何以見吾夫於地下乎夢霞聞言

心忤然驚念梨娘既自怨則已烏能不自愧一念難安知芒刺背恍忽間如見梨娘之夫之魂現形於燈光之下怒目而相視而鵬郎之射聲與梨娘之泣聲聲刺耳益覺心忤神傷舉動改其常度天下最難安之事生平最難處之境實無有逾於此時者既而曰吾誤卿吾誤卿願卿恕吾並願卿絕吾勿再戀戀於吾一重公案乘此可以了結還卿冰清玉潔之身安卿懸死撫生之素而吾亦從此逝矣梨娘止泣言曰霞郎霞郎若意殆怨吾乎吾言非怨君幸君恕吾梨娘泣夢霞亦泣曰非也吾亦自怨耳然兩情至於如此欲決撒也難矣天平無情既合之矣復多乎以爲之障礙俾惡魔得遂其謀後此之磨折正未有窮期也繼又作恨聲曰吾與此賊誓不兩立吾必去此眼中釘以免後來之再陷梨娘色變曰是奚可者是奚可者君欲彼一人知之耶抑欲使盡人皆知耶彼既百計偵知吾等之秘密固決無能代吾等守此秘密之德義則此事之宣布在彼一啓唇一掉舌之間矣君若不與之較交以道接以禮一如平日若不知此事也者彼尙有人心必受君之感化力而生其愧悔之心知偵人秘密之不當因之終身箝口以終前愆若必欲去之以洩憤則彼之讐君將益深謀君且益甚是速禍也君能遠彼之身豈能掩彼之口恐教職甫脫而醜聲已洋溢乎全邑矣既少事前之防範亦當爲後事之彌縫逞一朝之忿其如後患何夢霞曰善哉卿言可謂能審事而慮禍者矣然自茲以往吾亦不敢再作屬津之想簫弓孤鳥怯王孫挾彈而來漏網僵魚凜漁者執竿而伺自問此心不作本非同汝汝之可污無如百口難防雖不恤悠悠之可畏好事多磨孽緣終挫若再迷惑不捨更不相將再歷何種慘酷之魔劫吾縱不惜犧牲名譽捐棄幸福以易卿一點憐才之心而實不忍再陷卿於苦惱之境挽卿以不潔之名嗟乎梨姊夫復何言從茲一別難會無期然言猶在耳誓豈忘心卿固飲泣終身吾亦孤棲畢世今生緣了來世期長吾當先驅狐狸於地下而俟卿於黃泉碧落間耳言已哽咽氣促珠淚疾瀉復忍痛口占四絕吟聲雜以哭聲巫峽哀猿亦無此凄楚也

金釵已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生愁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時呈六十有餘篇。速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烟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並頭花。

夢霞吟畢。涕不可仰。梨娘亦掩面悲啼。數聲嗚咽。如子野之聞歌。四目模糊。作楚囚之相對。斯時一粟之燈。暈兩面爲淚。花所障。光明漸滅。室中之景象。呈極端之愁慘。幾有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之概。相思。味苦。不道相逢。更苦。受盡萬種淒涼。只博一場痛哭。冤哉。冤哉。若合若離。不生不死。一角情天。竟有若是之迷離。變幻者。此情。此景。旁觀者爲之酸鼻。當局者能不椎心。有頃夢霞悄然起。剔已殘之缸。燄索紙筆。更賦四律。心中苦痛。難以言宣。聊以詩洩。這回相見。舍此更別。無可述者也。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既稱奇。禍更奇。十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鐫。九洲錯舊事。巖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最恨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鴈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止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

卿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鴈無情竊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除去太匆。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豈是浮雲能蔽月。那知止水忽生波。乾坤對臂盟終在本許。焚香懺爾魔。

浪浪清淚。紙不知。測測殘宵。爲時已促。夢霞擲筆長歎。梨娘徐取閱之。嗜珠又狼藉於紙上。嗚咽而言曰。君何哀思之深也。吾何人斯。能聞斯語。君所以致此者。皆薄命之人相累。然君亦未死。用情失當。吾不願君之沈迷不悟。更安忍君之。獨無依倚。姑烟事若何矣。此吾所以報君者也。即君不願。吾亦必強爲撮合。以了吾之心事。鵬兒年穉。此後得君提挈。

冤。堅。算。囊。則。又。君。所。以。報。予。者。君。知。余。今。所。以。銜。冤。飲。恨。忍。辱。偷。生。者。祇。爲。此。一。塊。肉。耳。夢。霞。曰。容。緩。圖。之。俟。石。癘。歸。當。情。之。作。冰。然。此。殊。爲。多。事。雖。勉。從。卿。命。實。大。違。余。心。余。已。自。誤。而。誤。卿。矣。何。爲。而。再。誤。他。人。耶。梨。娘。曰。君。以。此。爲。多。事。則。君。與。余。之。交。際。不。更。多。事。耶。事。已。至。此。君。復。奚。辭。余。深。祝。君。之。禪。惡。因。而。收。其。果。也。今。日。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天。將。明。矣。君。宜。速。去。此。間。不。可。以。久。留。也。乃。低。唱。泰。西。羅。米。亞。名。劇。中。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數。語。促。夢。霞。行。夢。霞。不。能。復。戀。珍。重。一。聲。慘。然。遽。別。

第十九章 秋心

黃。葉。聲。多。蒼。苔。色。死。海。棠。開。後。鴻。鴈。來。時。雨。雨。風。風。催。逼。幾。番。秋。信。悽。悽。切。切。送。來。一。片。秋。聲。秋。館。空。空。秋。燕。已。爲。秋。客。秋。窻。寂。寂。秋。虫。偏。惱。秋。魂。秋。色。荒。涼。秋。容。慘。淡。秋。情。綿。邈。秋。興。闌。珊。此。日。秋。闌。獨。尋。秋。夢。何。時。秋。月。雙。照。秋。人。秋。愁。疊。疊。併。爲。秋。恨。綿。綿。秋。景。忽。惱。秋。期。負。負。儘。無。恨。風。光。到。眼。阿。儂。總。覺。魂。銷。最。難。堪。節。序。催。人。客。子。能。無。感。集。蓋。此。時。去。中。秋。已。有。十。日。矣。夢。霞。自。經。此。番。風。浪。心。緒。大。受。震。盪。念。兩。人。歷。盡。苦。辛。適。爲。奸。人。播。弄。之。名。憤。激。莫。可。名。狀。繼。復。念。我。與。梨。娘。愛。情。之。熱。度。雖。稱。達。於。極。點。然。惟。於。紙。上。傳。情。愁。邊。問。訊。時。藉。管。城。子。墨。間。接。通。其。款。曲。已。耳。半。稔。光。陰。種。得。相。思。幾。許。蓄。之。既。久。望。之。愈。遠。久。欲。叩。香。閣。拜。粧。台。將。我。纏。綿。復。雜。之。情。思。對。我。心。愛。之。玉。人。一。一。傾。倒。而。出。之。雖。死。亦。無。所。恨。而。格。於。內。外。之。嫌。疑。束。於。禮。法。之。防。範。彼。固。不。肯。踰。閑。我。亦。難。於。啓。齒。徒。有。憐。聲。愛。影。之。私。終。無。携。手。並。肩。之。分。幾。世。幾。生。纔。得。修。到。一。絮。一。笑。迄。未。曾。親。獨。自。追。想。只。剩。千。行。錦。字。無。多。殘。淚。難。銷。半。幅。羅。巾。今。者。宵。小。從。身。旁。竊。發。禍。星。自。天。外。飛。來。恐。怖。顛。連。一。時。同。陷。於。至。難。堪。之。境。然。得。藉。爲。介。紹。與。素。心。人。談。衷。竟。夕。前。之。不。能。希。望。於。萬。一。者。今。竟。居。然。如。願。奸。人。之。毒。計。適。足。玉。成。好。事。雖。云。不。幸。亦。差。堪。自。慰。矣。夢。霞。此。時。對。於。李。之。惡。感。已。盡。消。釋。於。無。形。梨。娘。曾。以。後。患。之。宜。防。諄。諄。以。勿。與。李。較。爲。囑。夢。霞。固。深。佩。其。慮。事。之。周。密。而。自。悔。其。一。時。之。鹵。莽。也。次。日。赴。校。與。李。相。見。周。旋。晉。接。言。不。稍。異。於。曩。昔。李。笑。見。夢。霞。來。容。色。甚。張。皇。失。措。繼。見。夢。霞。無。異。言。更。覺。面。紅。耳。赤。口。噤。目。瞪。此。蓋。良。心。之。發。現。新。機。

之萌動。人雖至狡。惡傾陷他人。無所不至。而受其害。者睡而自乾。一切不與之較。未有不息其惡念。生其悔心者。誠至可格。豚魚李雖冥頑。究非豚魚可比。以夢霞相待之誠。益露踴躍不安之態。嗣後梟獍之心。已爲夢霞所感化盡。心教職不問他事。反覺溫文爾雅。一改從前躁率多言之故態。從此不敢再瀾其公事矣。

大凡人於愛情熱結之時。橫遇惡魔之阻撓。此惡魔之來。僅能破壞愛情之外。部不能破壞愛情之內。部其最後之效力。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以所得者償其所失。而有餘。夢霞與梨娘相見之後。證明雙方之誤會。益歎人情。蜀道深險。難測以最親之同事者。而今竟太行起於面前矣。又何怪知己之難得。情感之難言也。側身天地。獨立蒼茫。覺世之最愛我者。惟彼九泉之死父。與五旬之老母。千里之阿兄。舍此而外。則惟彼可敬愛之梨娘與我有生死難忘之關。係驚怖之餘。萬疊情絲益紊亂。而不可收拾。不恨李某之無情。惟恨天公之善妬。念後來之魔劫重重。不可窮詰。則覺心灰意冷。萬千之愁意。都消固不知大家撒手。斬斷葛藤。悟徹情天。撥開情障。力於苦海中猛翻一筋斗。能如是乎。豈不甚善然一念及來生之會合難期。今生之希望不絕一場幻夢。終未分明。便爾決裂一朝關係斷絕。心實有所難甘。情實有所難解。碧翁何心專以弄人爲能事。不使之不遇。却使之早遇。不使之常離。復不使之遠合。俾兩情同附於夢。想顛倒迷離。倘恍之域。永遠不可解決。天乎。搔首問天。而無語。虔心禱天。而無靈。憤念至此。殊欲拔劍而起。與酷虐之天公一戰。明知戰必不勝。則惟有以死繼之。天心雖至渺茫。人情雖至變幻。極之以死。又何事不可以了耶。自此以後。夢霞更深種一層病根。厚縛一重情網。不得生爲鸞鳳。終當死作鴛鴦。一念之堅。奮全力以持之矣。

四時之佳景。難窮一生之行樂。有限人之境。遇各不相謀。故所感亦不能一致。上之則關於天下國家。天下之則極於飲食男女之懣感之淺深。至不齊也。而莫不因時以爲之稍長。夫四時之景各有佳處。大塊文章。時或極其絢爛。時或趨於平淡。形式無不並臻其妙。皆足以娛悅吾人之耳目。愉快吾人之性情。此天然行樂之資。乃造物之獨厚於吾人者也。然吾人之對之者。悲觀哀樂之表示。或因人而參差。或隨時而變易。大抵歡樂者少。而悲哀者多。歡樂之時少。而悲

哀之時多。四時景物。其絢爛平淡。兩相對照者。爲春。爲秋。吾人於其間。表示其悲歡哀樂之情。以時序上之反映。爲心理上之反映。然在無愁者視之。則秋色荒涼。誰人抵春光。明媚而青山紅樹。淡白疏黃。矚於眼簾者。又別有一種可愛之處。未必人人對西風而隕涕。望衰草而傷神也。傷心者視之。則良辰美景。亦具悲觀。旅館寒宵更多苦趣。人以客而情孤。時值秋而腸斷。以別有懷抱之夢。霞際此傷心時節。更覺悶愁。銷魂不招。自來如醉如癡。無以自遣。而天公狹狹。更於此時大布其肅殺之令條。撻其陰晴之態。有時晴光淡麗。秋色宜人。有時陰翳蔽日。冷氣襲人。庭樹因風蕭疏。作響牆花。俱露憔悴。泥人一日之間。榮悴不常。炎涼互易。若爲浮世人情。作絕妙之寫照者。興頭一望半天。慘淡同眸。四囑萬態。蕭森夢霞。何人傷心。易極。課罷之後。時往舍後散步。則見夫煙消山瘦。日落草枯。曠野無人。寒風砭骨。一片零落蕭條之景象。觸於目而不可感於愛。而欲絕有溪邊殘柳數株。風情稍歇。剩有黃瘦之枯條。搖曳於斜陽影裏。上有歸鴉幾個。啞啞以送行人。地不必白。門人不必張緒。因時興感。觀物傷懷。身世之悲。古今一例。多情如夢。霞能不振樹低徊。而興樹猶如此之歎哉。

天寒日暮。獨步徘徊。樵叟牧童亦俱絕跡。於原野時有飢鷹欲下者。盤旋兔纔見人而驚竄。聽溪水潺潺。淅淅似爲傷心之人細訴不平之恨。仰視山容暗淡。若死愁雲。疊疊籠罩其巔。歷此第也。幾如身入黃沙大漠。間凜烈之氣。着膚欲慄。危慘之象。到眼欲眩。搏搏大地寥闊無限。渺渺一身蒼茫獨立。徙倚無聊。天涯目斷一點秋心。書無着處。輒臨風而灑淚。更悲吟以寄懷。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鴈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鵝鴈誰教南北飛。杜鵑枉說不如歸。只今剩有傷心淚。依舊浪滿客衣。兩三宿。鶯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眞妬絕芙蓉。原是斷腸花。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蕭蕭落葉掩重門。送斷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鏡裡浮花夢裡身。煙霞不似昔年春。錦城不少閒花柳。後此風光屬別人。

吟聲凄越。山鬼和泣。際過中天。遲徊而不敢遽度。倦飛之歸鳥。亦正相與。撲不作新枝之投黃昏。將迫景象益慘。凜乎其不可留也。旋掩雙扉不遽入室。躑躅於庭階之畔。時一鉤新月已上簷梢。庭中木筆梨花各剩枯枝敗葉。對月婆娑若互相弔者。而注目假山石畔。則見其荒塚草黃斷碑。蕪紫地下花魂何時纔醒。夢霞至此不禁悲從中來。清淚奪眶而出。逕趨塚前。盡情一哭。蓋夢霞自葬花之後。不啻開闢一斷腸之境。每至最傷心之時。輒赴其地。撫墳一慟。以爲常。彼日以萬斛如泉之情。淚着力培植。此已死之花。且曰花魂有知。則精誠所聚。將來此塚上心挺生一至奇異之花。以發洩此鬱久難消之氣。嗚呼。此可以喻其襟矣。

吾嘗今湏述梨娘矣。女子之神經。每較男子爲薄弱。不能多受猛烈之激刺。梨娘以蘭心蕙質之慧。殊爲柏操霜節之姿。嬌開東閣門。坐西閣床。艷情綺思。早節沉影。曇花消亡殆盡。自憐賦命之窮。敢作白頭之歎。而翁雖老邁。向多矍鑠之精神。子未成人。應盡撫育之責任。凡百家政。惟彼一人是賴。以纖纖之手。支撐此衰落之門庭。其困苦艱難之狀況。况梨娘獨喻之親友知之者。亦其諒之平居無恙時。固已戚戚然無日不在奈何天中。消磨歲月矣。乃天遣孽緣湊合。更教魔鬼摧殘一絲柔情。復作死灰之再燃。而千百種之煩惱。無量數之驚怖。均於以連續發生。今更於意外受此絕大之刺激。狂風暴雨陣陣逼人。其腦筋之震動。心旌之盪漾。真有爲生平所未曾經過者。既悲身世之顛連。復痛名節之喪失。悔恨交加。死生莫擇。欲生則幾重孽障。阨我何堪。欲死則六尺遺孤。累人已甚。將前塵後事。往復思量。一寸芳心。能不凄然欲絕。方其以簡招夢霞往也。本有與夢霞決絕之心。及夢霞辯明此事之誤。會覺彼之待我。皆出真情。憐恨之心。旋付諸九霄雲外。嗣後獨處深閨。神情益惘一念欲拋撇之一念。又復縈繞之思緒。愈紛而愈岐。情絲愈撩而愈亂。當夢霞臨風興歎之時。正梨娘獨坐長吁之際。對此滿庭秋色。無一不足爲斷腸之資料。珠簾不捲。翠袖生寒。一絲殘淚。時瀾頤邊。若到黃

昏更無聊賴對燈花而不語。僧湘管以貢愁詩曰。

西風吹冷簾。團扇尚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鈎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紅花笑。相思寸寸灰。

第二十章 噩夢

荻穗如綿。蕉心漸裂。風物江南。殘秋盡矣。古人云。客子。鬪身心。言客子之所恃者。惟強健耳。夢霞第三次來。接後。雖斷藥。緣尙餘病意。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固不能如黃花。傍秋而有精神也。流光如矢。羈緒如麻。獨客他鄉。况味至苦。瞭望雲征。來鴻絕影。夢霞於是念及夫老母未稔。秋來眠食。何如更念及大夫妻。中與劍青一番聯袂。而病魔纏擾。未竟歡情。嗣後南轅北轍。各不相顧。地角天涯。寄書不達。忽焉而豆棚月冷。中秋屆矣。忽焉而菊籬霜綻。重陽近矣。一回首。問遠有今昔之感。不必謂志士之光陰短。而勞人之歲月長也。更念石癡浮雲一別。滯雨三秋。酒分詩情。一齊擱起。遙望故人。海天縹緲。於秋初由其父轉達一書。畧知蹤跡。我亦裂素寫意。屢寄殷勤。迄今荷淨菊殘。橙黃橘綠。亦復鱗沉羽斷。消息如瓶。每當半窻殘月。一粟寒燈。聽征鴈一聲。則夢魂飛越萬水千山。形離神接。醉吟之暇。寤寐之間。言論丰采。猶可想見。誦渭北春天樹江戰日暮雲之句。每爲之愀然不樂。誦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之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蓋夢霞自謂捨梨娘外。惟石癡可爲第二知已。故岑寂之中。思之綦切。然其相思之主點。固別有在此。不過連類及之耳。飄搖客土。煞甚凄怆。更爲情人幾回腸斷。况日來風伯雨師大行。其政浙浙滴滴之聲。時於酒後燈前。喧擾於愁人耳畔。鵬郎於此時又沾微恙。已數日不能上學。挑燈獨坐。益復無聊。風高雁急。長夜漫漫。一枕清愁。十分滿足。擁衾不寐。時復苦吟。賸復雜之情思。纏綿之哀怨。一一寫之於詩。兩句之間。積稿已不止盈寸。茲擇錄其感賦八章於左。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欺籬菊猶餘艷。露冷江蘋有所思。暗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白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惱怨公。鶯鶯分飛情自合。蛾眉謠詠恨難窮。晚芳零

落無人惜。欲叫天。關路不通。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後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尚燃。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拚愈纏綿。好句飛來似碎瑣。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尙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棲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彈。對鏡終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伍夜杜鵑支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愧無智慧除煩惱。開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歡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風雨撼窻鷄鳴不已。夢霞方披衣而起。覺有一絲冷氣自窻隙中送入。使人肌膚起慄。乃起而環行室中。數周據案兀坐。愀然若有所思。維所思何思。夫夢霞之離奇也。嗜音之夜。風雨瀟瀟。夢霞獨對孤燈。兀自愁悶。閱長生殿傳奇一卷。時雨聲陣陣敲窗。成韻夜寒驟加。不耐久坐。乃廢書就枕。蒙衾中以待睡。魔而窻外風雨更厲。點點滴滴。一幣聲沁入愁心。益覺鄉思彌懷。白端棖觸魚目常開。蝶魂難覓。正轉側無聊之際。忽聞枕畔有人呼曰。起喜汝起。見意中人乎。夢霞曰。甚願隨所往。至一處流水一灣。幽花乍開。粉牆圍日。簾影垂地。問顧則同來人已失。陰念此不知誰家秀。聞頗涉疑懼。徘徊

間見簾幃忽露半面則一似曾相識之美人也見夢霞含笑問曰君來耶君意中人尙未至盍入室少待夢霞乃掀簾而進美人款接殊殷勤室無他人既而絮絮不休頓厭其煩奮門而遁既出已非來路平原曠野方向莫辨覺背後有人追逐甚急欲奔而兩足癱軟不能進窘其忽望見半里外有一女郎先行步履蹇緩狀類梨娘忽大呼梨姊救我卽覺健步如飛剎那間已追及細視之眞梨娘也時夢霞氣咻咻而汗涔涔矣因同據道旁大石上小憩大喜賀曰好了好了可脫離虎口矣言頃旋覺身搖搖若無所主同坐之大石已不見茫茫大海一望無際兩人同在一葉舟中橋傾桅推波浪大作梨娘已驚懼無人色夢霞見有斷篙半截其手立船頭慢慢撐之一失足墮入海中大驚而號則身在簾床殘燈熒然映入帳裏寒冷於冰爲驚汗層層濕透窗外風聲雨聲鬧成一片猶恍惚如在驚濤駭浪中也

夢去影留歷歷在目驚魂乍定暗淚旋流此夜夢霞不能成寐無情風雨伴此愁眠惟有伏枕聳寒擁衾待旦而已夫夢者心理造成之幻境也心理上先虛構一幻象睡夢中乃實現此幻境其心清淨者其夢不驚故曰至人無夢以夢霞近者心理正如有千百團亂絲迴環縈繞於其際紊亂複雜至難名狀忽而喜忽而憂忽而悟忽而迷剎那之間心理上日之心理正如有千百團亂絲迴環縈繞於其際紊亂複雜至難名狀忽而喜忽而憂忽而悟忽而迷剎那之間心理上疊呈無窮之幻象宜其夜睡不安有此妖夢也是夢也至奇至幻夢霞既以心理造成之可以假亦可以眞試以夢境徵諸實事而預推兩人後來之結局苦海同沉不必有是事固已不能逃此劫矣然則此幻境之實現於夢霞之夢中可以爲目前怨緣暗紅銷愁埋恨之證卽可以爲異日鳥啼花謝月落人亡之券心能造境果必隨因夢霞寂寂追思茫茫後顧而決此夢之必非佳兆能不魂銷殘雨淚咽寒宵正不必謂夢霞亦殉愚夫之迷信而謂曰妖夢是踐也

終風苦雨不解開晴客館愁孤影相吊斷夢留痕亦如風片雨絲零零落落黏着心頭不能遽就消滅以多情之公子爲說夢之癡人乘休業之星期寄訴愁之花片夢霞乃以夢中所歷一一宣諸毫端爲梨娘告更書兩絕句以記其事

分明噩夢是同沉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同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遣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梨娘得書亦竊歎夢境之奇其夢耶其真耶以爲夢則真亦何嘗非夢以爲真則夢亦何必非真情緣草草孽債重重無輪天公之見憐與否烟事之能成與否兩人總屬情多緣少神合形離生惟填恨冤沉碧海之禽死不甘心魂化青陵之蝶嗟嗟斂斷今生琴瑟此夕熱淚猶多癡心未絕此夢也幻夢也實驚夢也可以驚夢霞亦可以驚梨娘且可以驚情天恨海中恒河沙數之癡男怨女惜乎其沉迷不悟生死輕拚雖有千百之驚夢曾不足以驚醒其萬一明知希望已絕不肯回頭縱教會合甚難還思見面是可痛矣豈不惜哉此時梨娘心旌搖曳恍如身入夢境與夢霞同飄蕩於大海之中長歎一聲珠淚萬顆支頤不語半晌而和作成矣

淒風苦雨夜沉沉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沉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低頭吟就和淚畫成喚秋兒密交於夢霞蓋鵬郎方病不能殷勤作青鳥使也秋兒去良久此同則又携得夢霞詩至

積復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歡場不

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心如梅子潑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聞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教由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

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娘復依韻和之曰

頻添緘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

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圓中尋

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尙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真覺江河淺情窄那知宇宙寬我更近

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第廿一章 證婚

意外奇緣夢中幻劇印兩番之鴻爪證百歲之鴛盟夢霞與梨娘既不能斷絕關係則夢霞與筠倩自必生連帶關係而兩人之婚事梨娘既極力主張夢霞應守服從主義在夢霞心中雖抱極端之反對亦不能不勉爲承順藉慰知己者之心梨娘之所以對夢霞者僅此夢霞之所以對梨娘者亦僅此然兩人皆各自爲計皆互爲其相知者計而於筠倩一生之悲歡哀樂實未暇稍一念及記者觀於筠倩終身之局有足爲之深悲而慨嘆者故今述至證婚一章不能不於兩人無微詞也

夢霞與筠倩絕無關係者也無端而有婚證之舉主動者梨娘也被動者夢霞也陷於坑穽之中爲他人作嫁者筠倩也而介於三者之間以局外人爲間接之介紹玉汝於成者其人非他則秦石癡是也當梨娘籌得此李代桃僵之計固以解脫一生之牽累保全夢霞之幸福然爲筠倩計得婿如此亦可無恨故雖夢霞容有不願亦必用強制手段以成就此大好姻緣孰知夢霞已抱定宗旨至死不變乎「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大凡人之富於愛情者其情既專屬於一人斷不能再分屬於他人梨娘已得夢霞矣夢霞烏能再得筠倩梨娘之意以爲事成則三人皆得其事此事不成則兩人爲併命之冤禽筠倩爲自由之雛鳳事若成則離恨天中又須爲筠倩添一席之地矣夢霞固深冀其事之決裂得以保全筠倩而恐傷梨娘一時難以拒絕會賦詩以見復其句曰「雖誠良姻是惡姻好花不放別枝春薄情夫始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梨娘自受奸人播弄以後心灰情死而謀所以對付夢霞者益覺寸腸輾轉日夜熱結於中幾有不容少待之勢以函催夢霞者不知若干次夢霞無如何惟以石癡未歸斧柯莫假二語爲暫緩之計無何而嶺上梅開報到一枝春信石癡有書致夢霞謂陰歷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致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窓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遑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噫石癡返矣夢霞之難關至矣石癡早返一日則婚事早成一

滄海客返東甯事發石癡者夢霞之第二知己也。傾蓋三月，便賦河梁之句。梅花嶺樹遙隔，浩然朗月清風，輒思元度相知如兩人相違已半稔。秋水伊人之歎，屋梁落月之恩，與時俱集，亦易地皆然矣。今若歸期已定，覓覓非遙，片紙綫飛，吟賴便起夕陽。袁章忽返南浦之帆，夜雨巴山再剪西窗之燭，在石癡固不勝快慰。在夢霞當若何歡迎乎？然而理想竟有與事實對相反者。夢霞聞石癡歸，固並不表歡迎之意，而轉望其三宿出盡，嫵嫵來遲也。非夢霞對待知己之誠較前遑形淡薄，至不願與之相見，蓋石癡歸來與薄命之筠倩有絕大之關係，行將以海外客作冰上人，虛懸待決之姻事，從此成爲不磨之鐵案矣。

余嘗至此知閱者必有所惑，何惑乎？則曰：夢霞關於姻事，究持若何之態度？願乎其願也，則兩意相同撮合至易。幸冰人之自至，便玉鏡以飛來，朝詠好逑之什，夕占歸妹之爻，暫斷私情之糾葛，卽與筠倩正式結婚，事亦大佳。何必假惺惺作態如其不願，則結婚自由父母，且不能禁制梨娘，何人能以強迫手段施之？夢霞承諾與否，主權在我，拒絕之可矣。何爲而積稜兩可，優柔寡斷，既不能拋却梨娘，復不能放過筠倩，聚九洲鐵鑄一大錯，昏瞶哉！夢霞其存一箭雙雕之想而竟忍欺人孤兒寡婦以謀一己之幸福乎？則其人格亦太低矣。斯言也，以之質問夢霞，當嚙口不能答。一辭然人有恆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矧事涉愛情之作用，尤具絕大之魔力，足以失人自主之權。夢霞戀戀於梨娘，未嘗不自知其逾分而情之所鍾不能自制，卽易地以觀梨娘，亦何獨不然？梨娘不能絕夢霞，故必欲主張姻事，夢霞亦不能忘梨娘，故不能拒絕姻事，而一念及筠倩之無辜被陷，心中亦有難安者明矣。事成之後，惟一無二之愛情，決不能移注於筠倩，故當此將成未成之際，情與心訟，憂與喜并，顯示依違遲疑之態度，夢霞之誤在斯。前此之妄用其情，既一再妄用，百折不回，事竟牽連不解之現象，則與筠倩締婚卽爲必經之手續，莫逃之公案。而此時石癡既歸，更有一會逢其適之事，尤足促婚事之速成者，則同時筠倩亦從核中請假一棹，自鵝湖歸也。

驚悉部上錯注姪名燕子樓中久虛位置以人生第一吃緊事將次發衰之際而主人翁與介紹者尙處於悶葫蘆中，情

無一點知覺。此時之懷疑莫釋。身處萬難之局者。惟夢霞一人。梨娘得石癡歸。耗喜此事之得以早日成就。了却一樁心事。諄諄囑夢霞待石癡來。卽與之道及踵門求婚。事無有不遂者。梨娘固未知夢霞此時憂疑交迫之狀態。更作此病情之書以督促之。夢霞閱之。惟有默言無語。愁鎖雙眉。廢寢忘餐。一籌莫展而已。而遠隔千里之劍青。北鴈南鴻消息。久如瓶井。忽地亦有魚緘。領到其內容。則問候起居。外終幅皆談烟事情。詞密切。問訊殷勤。其結尾則曰。事成速以好音見示。慰我懸懸。嘆異哉。石癡歸而筠倩亦歸。梨娘之書方至。劍青之函又來。同時湊趣。各方面若均經預約者。四面楚歌之夢霞。受多數之壓迫。幾於無地自容。茫茫四顧。恨天地之窄矣。

石癡既歸之次日。卽來校與夢霞叙舊。知己久違。相見時自有一番情話。石癡先詢夢霞以別後狀況。夢霞一一置答。有間。拊掌談瀛島事。口吻翕翕。若決江河。滔滔不竭。青年氣概。大是不凡。而夢霞有事在心。入耳恍如夢寐。此慷慨淋漓之一席話。乃竟等於東風之吹馬耳。曩者地角天涯。睽違兩地。懷思之苦。彼此同之一日。握手周旋。共傾積素。促膝斗室。絮絮談別後事。其情味之濃厚。可知而顧冷淡若是歟。

兩人閉戶長談。石癡興甚。蒙對東游始末。從頭細述。語刺刺不可驟止。自晨以至於午。不覺花影之頻移也。夢霞意殊落。落如泥人。如木偶。聞言不置。可否亦不加詰問。惟連聲諾諾而已。石癡當高談雄辯之時。不暇留神細察。旣而亦覺有異。念平日夢霞爲人豪放。可喜。曩者朝夕相從。談諧調笑。無所不至。形迹之間。脫畧已盡。今者久別重逢。晤言一室之內。兩人固當各表十分美滿之懽情。以補半載荒疎之密誼。乃觀夢霞竟驟改其故度。此則口講指畫。逸興過飛。彼則疾首蹙額。神情蕭索。周旋應接之間。若盡出於強致。絕無一毫活潑之態度者。其心中必有一大疑難之事。神經失其效用。現此憂愁憂思之象乎。石癡此時注視夢霞之容色。默揣夢霞之心理。反覺一塊疑團。不能打破。思以言探之。夢霞見石癡語忽中斷。雙目矍矍。注視不少。若已知石癡之意。乃強作歡笑。以自掩飾。石癡愈疑。不能復耐。起言夢霞曰。察君神情。蹙蹙然若不勝其憂者。有何煩惱。惟惻若此。夢霞聞言。益露踟躕。踟躕態。惟假詞以支吾而已。石癡笑曰。君何中心藏之諱。莫如深

也。我雖無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君縱不肯語我，而君顏色之慘淡，意興之索莫，已不啻爲君心理之代表。吾輩相知，憂樂要期相共。請君明白宣示何事，懷疑不決，倘能助君一臂者，余必力任之。夢霞歎曰：「感君詩意，弟心滋愧。此事終難秘。若因事涉曖昧，碍難啓齒，是以少費躊躇。孰知箇裡神情，已爲明眼人參透，不敢再以一言欺我知已矣。但此事不足爲外人道。今願與君約，言出我口，入於君耳，我不秘，君不可不爲我秘。不然，我寧有苦自咽，不願與他人寶貴之名。與易我一人獨享之幸福也。」石痴憤然曰：「君以余爲投井下石者流耶？余決爲君守此秘密之義，落如不見信誓之可耳。」夢霞謝曰：「此事牽涉頗多，不能不出以鄭重。非有疑於君也。幸君恕我石痴。」曰：「若是，即請速語。」余夢霞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乃以一篇斷腸曲，纏綿曲折，一聲聲唱入石痴之耳，繼乃至聲淚俱下。石痴亦爲之黯然連呼恨事不絕。

既而歎曰：「梨夫人情才余久耳，食其名，君作客一年，乃以文字締得如許奇緣，殊令人羨極。而妬惜乎落花有意，流水無心。司馬文君各非所願，而一段癡情，竟至纏綿不解。墨花淚點，亂灑狂風，蓉湖風月，幾爲才子佳人盡行占去。雖云恨事，亦艷事也。君嘗終鰥，本屬過情之舉，欲慰知己之心，必出聯姻之計。篤情既非尋常巾幗，君亦何必固執二美？既具萬恨全消，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固余之素願也。襄修之役，余頗極成其乏，請卽爲君一行可耳。繼復含笑曰：「此去爲君撮合我任其勞，君得其樂，事成之後，將何以酬謝冰人耶？此切已事，不可不預爲吾約者。」夢霞微笑，不語。石癡作色曰：「此時便往謁崔父代君求婚，請君於黃昏時佇聽好音也。余之情乃急於子，是豈非可笑事耶？」言已狂笑出門。夢霞呼之使返，曰：「姑緩，石癡不應揚長而去。」

石痴逕造崔氏廬，以姪禮見。崔父寒暄畢，崔父畧詢來意。石痴致敬曰：「特來爲女公子作伐。」崔父曰：「余姪所指者爲何人？」石癡語之，且曰：「敢問余丈此人，尙合東床之選否？」崔父喜曰：「夢霞耶？固老丈之遠戚，而今下榻於吾廬者也。此人青年飽學，久爲余所深契，得婿如此，光我門楣矣。既余於盛意作合，老夫安有異言？但小女殊驕，蹇好門戶，輒拗却，方命至數矣。」

導自入學以來醉心於結婚自由之說老夫亦不欲以一人之主張誤彼終身之大局幸機緣甚巧彼適於前日假歸容往商之明日當有決議也石癡不能多贅違與辭而出逆知此事已有七分成熟篤情既爲女學生具新知識必有識人慧眼如夢霞者尙不合意更從何處求如意郎君耶

石癡之來也館僅導之入秋兒於意外窺見之急入告梨娘曰有客有客一髮種種而履囊囊者求見主人升堂矣入室矣梨何人繫何人胡爲乎來哉秋兒此言蓋以石癡已去辦改裝服飾離奇故不識其爲何人而驚異之也梨娘叱之曰癡妮子何預汝事張皇若此去視庭畔早梅花開也未勿在此喋喋爲也秋兒應聲去

門外久無車轍今朝嘉客何來默揣其人梨娘固決其是石癡矣且更決知石癡此來必無他事爲夢霞執柯耳其遣去秋兒者乃欲效蔡夫人故智潛往屏風後竊聽箇中消息也兩人問答之詞其聲浪乃直達於梨娘之耳一字不漏比客去已久梨娘隨步入聞崔父入內喚之出謂之曰有事須與兒商酌余老矣鄧攸一命終窮向平之願未了篤兒長成如許尙爲待闕之雛鳳渠屢違父意豈將以丫角老耶今爲渠覓得佳婿冰人纔來余已許之矣汝爲余往告篤兒勿再撓執以傷老父之心也梨娘伴誦曰翁前言必如夢霞其人乃足稱篤姑之婿今胡爲又捨之而別寃東床耶崔父曰余所言者卽夢霞也者眼雖花尙具識人之鑒夢霞者真難得之佳子弟也相處半載屬意甚深今彼自倩冰人來提婚事余何爲而不允錯過此大好良緣耶梨娘曰篤姑得配夢霞詢稱佳偶况有阿翁作主兒亦深望此事之成就得此佳婿篤姑亦烏有不願意者兒當卽以好消息報告且將爲篤姑賀喜也語畢整衣含笑而入

第廿一章 琴心

珠簾半捲微風動鈎篤倩午睡未起梨娘翩然忽入見篤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手書一卷夢倦未拋書葉已爲風翻遍片片作掌上舞窺其睡容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若不勝其困懶者一種柔媚之睡態令人可愛又令人可憐卽西子風前楊妃醉後未必是過也縱有丹青妙手恐亦難描寫入神也若使霞郎見之更不知魂消幾許矣梨娘恐其中

寒乃微撼之醒曰阿姑倦乎胡不掩窓而睡寒風無情侵入肌膚足爲病處介紹姑欲試藥爐滋味耶語次鴛情醒矣睡意惺忪支枕而起謂梨娘曰晴意無事溫習舊課偶爾困倦不覺入夢未知嫂來慢客甚矣梨娘戲之曰阿姑情思正復不淺夢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啓腮窩耶鴛情面微赧徐曰嫂勿相戲妹正欲詢嫂來意也梨娘笑曰姑慧人也試一猜之鴛情凝思者再問曰論文耶梨娘曰非也談詩耶讀畫耶梨娘曰皆非也然則將與妹戲一局楸枰矣梨娘莞爾曰無興彈棋有心報喜姑聰明一世亦有懵懂時耶今明以告子阿翁已爲姑覓得有情郎來與姑賀喜耳鴛情聞言潮紅暈頰暗翠眉似羞似慍而言曰嫂胡作此惡劇令人不耐妹愚甚實不解於嫂所云也

紅憲雙影綺語如絲鴛情以梨娘無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戲心滋不懌梨娘笑謝曰余不善辭惱余妹矣雖然事有佐證非架詞以戲姑也阿翁適詔余謂鴛兒今已有婿溫郎不日將下玉鏡臺矣冰人來直允之不由兒不願意也余聞言甚駭乃婉語翁曰此事翁勿孟浪一時選擇不慎畢生之哀樂係之容兒商諸姑然後再定去取余竊爲姑不平而姑尙欲怒予耶鴛情見事似非庸違易羞態爲愁容問曰眞耶抑仍戲余耶梨娘亦憤曰誰戲汝者不信可問若翁當知余言之不謬也鴛情作恨聲曰阿父盲耶彼非不知兒之性情者曩以此與之衝突者非一次父固有言此後聽兒自主不再加以干涉父固愛兒而不忍拂兒意者今胡又懵懂若是必欲奪兒之自由權置兒於黑暗中乎嫂乎妹非染新學界習氣失却女兒本分喜談自由故違父命實以此事關係甚大家庭專制之黑獄中不知埋歿幾多巾幗妹自入學以來即發宏願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專制以救此黑獄中無數可憐之女同胞原非僅僅爲一身計也方欲以身作則爲改良社會之先導而身反陷之可痛之事孰有甚於此者妹固無以自解更何詞以塞同學之口乎語時秋波滢滢熱淚一眶幾欲由腮而下

梨娘爲夢霞作說客聞鴛情一席話頓觸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結婚自由今日或不必有此惡果十年舊恨蕩上心來顏色忽然慘變兩人相對默然良久梨娘歎曰聞妹言予心滋感余與妹相處久相知亦深今日之事幸妹曲從余言

翁所愛者。惟姑世鳥有。僅一掌珠。而肯草草結姻。遺有女。以遇人不淑之歎者。妹知翁所屬意者。非他人夢霞也。此人文章道術卓絕。人羣彩鳳。文慧天然。佳偶擇婿如斯不辱沒阿姑身分矣。姑仍謬執翁心。必傷翁老矣。歷年顛沛妻喪子亡。極人世不堪之境。今玉女已得金夫。此心差堪少慰。况鵬兒。署齡提挈。無人事成之後。孤兒寡婦。倚賴於汝。夫婦者正多姑念垂老之父。更一念已死之兄。當不惜犧牲一己之自由。而顧全此將危之大局矣。梨娘語至此。不覺一陣傷心。淚隨聲下。篤情心大慟。亦掩面而泣。

篤情與夢霞。固曾有半面之識者。夢霞之詩。若文固又嘗爲梨娘所稱道者。雖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篤情二八年華。方如迎風。柳楊。解風情一點芳心。尙無着處。雖與夢霞了無關係。然其腦海中。亦早有夢霞二字之影象。深伏於其際。此時聞梨娘言。心乃怦然。念事已至此。正好被誣入獄。周納已深。勢難解脫。但未知此事爲夢霞之主動。歟。老父之主動。歟。抑更有他人暗中爲之作合。歟。彼執柯者。又屬何人。歟。此中疑竇頗多。要惟梨娘能知其詳。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不亦可羞之甚耶。此悶葫蘆。一時暫難打破。今其急須籌畫者。對付梨娘之數語耳。梨娘視篤情支頤無語。心中若有所付度者。乃亦止泣而靜待其答辭。篤情意殊落落。長歎謂梨娘曰。嫂乎。妹零丁一身。愛我者惟父與嫂耳。妹不忍不從。嫂言復何忍。故逆父意。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不復有自主之能力。此後妹之幸福。或不因之而減缺。而妹之心。懽則已盡付東流。求學之心。亦從此死矣。

梨娘出語。其翁曰。適與姑言。彼已肯首事諸矣。崔父亦喜曰。篤兒有主。余事畢矣。余深喜彼之不余忤也。今亦不必先告石痴。夢霞固非外人。俟其歸與之訂定婚約。然後轉語石痴。俾執吳剛之斧。如此辦法。豈不直捷。可以省卻一番手續也。崔父平日深愛夢霞。但昔爲其疎遠之姪。今爲其親密之婿。其愛之也。自必增加數倍。時已薄暮。意夢霞將歸。踴躍望之心甚切。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待到黃昏。門外仍無剝啄之聲。可笑哉。夢霞殆學作新婿。羞見丈人耶。不然何事。竊留而勞家人久盼也。

是夢。夢竟未返。寓蓋爲石癡。逸往其家。開樽話舊。飲興雙酣。比酒闌燈灺。更漏已深。夢霞連酌十餘巨觥。酒入歡腸。與寐不淺。玉山已頽。金樽倚滿。醉眼模糊。步履欹仄。夜深途黑。更烏能扶得醉人返耶。石癡乃遣人往告崔家人。言夢霞醉不能返。請閉關高臥。不必挑燈痴望矣。兩人均然狂態畢露。笑諧雜作。酒兵已罷。繼以茗戰。旋掃榻而抵足焉。

次晨昏起。石癡卽欲挾夢霞同謁崔父。詢昨日事。夢霞以事或不諧。同去反致奚落。且世安有雙方議親而新郎隨其媒妁求婚於丈人之前者。縱不怕羞亦太忘形矣。乃託詞以謝。石癡曰。我尙須赴校上課。不能奉陪一雙足矣。安用我爲夢霞此言。蓋以石癡微有足疾。故戲之也。石癡不允。隨夢霞到校。俟其課畢。卒挾之同行。既至。先入夢霞書舍坐談。有頃而崔父忽扶杖至。蓋兩人來時。館僮已入內報告也。夢霞迎崔父入。笑謝曰。昨夜爲秦兄。勸飲不覺過量。醉不能返。勞吾丈盼望。矣。石癡卽接言曰。老伯勿信渠誑言。姪昨夜何嘗設宴相邀。渠自無顏歸。見丈人強就姪索飲。推醉不肯行。姪督促再四。渠終哀求留宿。姪見其可憐。乃留之下榻東軒。今晚罷課。渠又思規避姪。乃強之俱來。一路尙費盡挾扶之力也。夢霞怒且笑曰。一派胡言。汝卽從何處想來。亦太惡作劇矣。石癡面有得意曰。聊以報今晨之却我耳。崔父亦大笑曰。余姪可謂善戲謔矣。聯姻一節。老父固甚願意。而諸小女亦無異言。諱如尊命。語時目視夢霞。夢霞俯首無辭。石癡起而笑曰。既承金諾。小侄亦不枉一行。崔家女配何家郎。洵屬天然佳話。美滿姻緣。如此者。寧復有幾。所惜者小侄不才。殊有忝冰人之職耳。因顧謂夢霞曰。丈人允許矣。還不拜謝。夢霞怒之以目。若甚羞惱者。

崔父復曰。余姪勿怪。不揣冒昧。老夫尙有一言。鰥獨半生。僅一弱息。膝下依依。聊娛晚景。不願其遠適他鄉也。况鵬孫年穉。余老邁龍鍾。行將就木。恐已不及見其成人。家室飄搖。門庭寥落。來日大難。何堪設想。今吾始既不嫌范叔之寒。願結宋陳之好。大足爲蓬門生色。擇婿得人。豈第爲兒之幸。抑亦崔氏之幸也。鵬孫得沾化雨。將來可望有成。幸余姪終督教之。老夫之意。欲屈余姪作淳于髡事。乃兩全未知吾姪俯從否。石癡目視夢霞而笑曰。如何。夢霞躊躇有頃。答曰。有母兄在此。事小姪未敢擅專。容函告余家中。如得同意。小姪固無不願也。崔父曰。此正當辦法。老夫亦烏敢相強。請余姪卽

世作書就母夫人取決如有好音卽以示我夢霞。唯唯。崔父旋辭出。石痴復與夢霞嘲謔良久。時已黃昏。夢霞欲留之。同榻石痴不可乃別去。

夢霞卽就燈下作兩書。一以告家母。一以覆劍青書中。所言卽日間崔父所言。蓋夢霞深爲其母所鍾愛。曩者方命拒婚。母知其意。任自擇佳偶。曾許以結婚之完。全自由權。故此姻事。夢霞竟得自主。所須商酌者。入贅之說。或非老母所愿。不能不俟命而行也。然以意測之。其母既許其自由。不加干預。入贅與否。亦無其關係。十八九當在贊成之例。若劍青則又深知其中秘密。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今得佳音。欣忭之不暇。安石加以破壞之理。自表面觀之。此事尙有一重阻力。自實際言之。一時雖無成議。夢霞固不啻已爲崔氏贅矣。

海濱歸客潮上寓公浮雲一相別。明月幾回圓。石痴自東渡後。荅浮風月不知開。却機許歸去來兮。復作林泉之主。水雲猿鶴一例歡迎。江山未改。松菊猶存。韻事重提。故人無恙。乃未敘離情。先成好事。既成好事。再敘離情。茫茫海宇。能尋幾箇知音。落花生平。那得許多快事。夢霞之愁懷已釋。石痴之豪興方酣。一簞一詠。暢敘幽清。亦步亦趨。共探佳境。放浪形骸之外。流連水石之間。時或鷄黍留賓。爲長夜飲。夢霞竟作不歸之客。如是者十餘日。石痴倦遊而夢霞病酒矣。

夢霞與石痴共晨夕。幾不復問崔家事。而梨娘消息亦復沈沈。夢霞雖時時念及。亦不致深求。此數日中。直無事可記矣。屈指石痴歸來已歷三來復。每值星期休課。非夢霞往就。則石痴過訪。相與銜觴賦詩。盡竟日之樂。至第三星期日。夢霞困於宿醒。過午方起。而心情甚懶。無意出門。乃焚香掃地。獨坐空齋。以待石痴之至。久之足音亦復杳然。坐困詩城。頗覺昏悶。起而散步於庭堦之畔。日影在地。雲思滿天。院落深深。人聲寂寂。而忘饑餓之小鳥。巢落穩棲。見人亦微驚起。有時風掃葉落。敕敕作細響。此外竟亦復有一絲聲息。徒倚良久。興味索然。方欲同步入室。忽聞有聲出於廊內。隨風悠揚。冷冷入聽。夢霞訝曰。噫。異哉。此風琴之聲也。胡爲乎來哉。尋聲而往。斯時廊下悄無一人。夢霞忘避嫌疑。信步行去。廊盡去爲後院。院東爲梨娘香閣。而琴聲則出自院西一小室中。不知爲何人所居。夢霞駐足窺外側耳細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亦不辨其爲何譜。須臾又聞窻內曼聲低唱曰。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鶯鶯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那。滴滴歌喉輕圓無比。與琴聲相和。恍如鸞鳳之和鳴。再聽之又歌曰。

有父有父髮。鬢鬢晨昏孰。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猶長嘯。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雨如。

續歌曰

有母有母土一坯。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決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又歌曰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鴈聲聲寒。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春雨不成聲。而再而三而四。琴調漸高。歌聲漸苦。怨徵清商。寒泉迸瀉。非復如第一曲之玲瓏入耳矣。夢霞聞此哀音。不覺凄然欲絕。不忍卒聽。又不忍不聽。此時人意與琴聲俱化。渾身癱軟。不能自持。適身畔有石卽據坐其上。而窻內之聲又作矣。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

五歌既闕。突轉一急調。繁聲促節。入耳洋洋。如飄風驟雨之並至。願琴調離急而歌聲甚緩。蓋歌僅一字。譜則有數十聲也。高下抑揚。纏綿宛轉。其聲之尖咽。雖風禽啼於深竹。霜猿嘯於空山。不是過也。其歌曰。

儂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歌至此。琴聲剴然而止。風曳餘音。自窻隙中送出。旋繞於夢霞之耳鼓。曲終人不見。窻外夕陽紅。夢霞聞此歌聲。雖未見其人而已。知其意。回憶六歌字字深嵌腦際。細味其語。不禁憤從中來自怨。自艾。恨不卽死。此謝此歌者。表明我之心跡。

債還彼之幸福。要知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蕭郎原是路人。天下豈無佳婿。既爲馬牛之風。怎作鴛鴦之侶。謝絕媒乞還。鴛帖豈不美哉。夢霞一人獨自深思。竟忘却身在窗外。非應至之地。亦非應聞之語。徘徊間忽聞窗內有人語。聲一入。入曰。阿姑作麼。生適聞琴聲。知此間無能此者。必姑也。特來訪姑。一聆雅奏。幸勿以予非知音人。而揮諸門外也。一人答曰。此調不彈久矣。寒寬弔影。苦無排遣。新譜數曲。恨未入妙。試一弄。以正節拍。不虞爲嫂所聞。歌譜具在。乞嫂爲妹一點算之。何如。一人又曰。白雪陽春之調。高山流水之音。箇中人知其妙。姑音樂大家也。余愧無師曠之聰。并乏巴人之識。而姑言乃如此。殆有意戲余耶。一人又答曰。嫂勿過謙。曩聞嫂月下吹離鸞一曲。令人意消。簫與琴雖二器。理實相通。以嫂之敏慧。苟一習之。三日可畢其能事矣。兩人絮絮答答。夢霞佇聽良久。忍爲所窺。見不敢久留。乃躡足遁竊而出。

第廿二章

剪情

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此聯爲寶玉誄晴文之語。而他日夢霞即可移以誄鴛倩者。蓋婚約已成。而鴛倩之死。機伏矣。鴛倩所處之地。位等於晴文。所異者。晴文與寶玉彼此情深。而事卒未成。爲人構陷。以至於此。鴛倩與夢霞彼此均非自主。實說不到愛情二字。強爲人撮合。遂成怨偶。斯時鴛倩尙未知夢霞之情之誰屬。而夢霞則已知鴛倩之情不屬之己矣。未婚之前。隔膜若此。既婚之後。兩情之相左。不問可知。其能爲比翼之鴛。鴛和鳴之鸞。耶。夢霞愧對鴛倩。鴛倩必不願見夢霞。用情與晴文異。結果與晴文同。異日夢霞之誄鴛倩。亦惟有以我本無緣。卿胡薄命二語表其哀悼之誠。婉惜之情耶。

從此鴛倩遂輟學矣。青春大好。芳心已灰。往日所習悉棄不理。日惟悶坐書窗。致力於吟詠。以淒婉之詞。寫悲涼之意。苦吟傷心。對鏡自嗟。儼然小青化身矣。而彼梨娘自婚約既成之後。竟與夢霞不相聞問。匝旬以來。並未有一紙之通。惜一時之示愛。兩人不期而遽然淡漠。夢霞忽然若忘。梨娘交乘之如遺。雙方若互相會意。而寄其情於不言中者。此中理由殊非局外人所能知其究竟。意者其有悔心歟。然大錯鑄成。悔之何及。又三日而兩人之齟齬。乃生。風平情海。陡起驚波。

此後之玉梨魂由熱鬧而入所冷淡由希望而趨於結束一篇斷腸曲漸將唱到尾聲耳

夢霞於無意中偷聽得一曲風琴雖並非知音之人正別有會心之處念婚姻之事在彼固無主權在我亦由強制彼此時方嗟實命之不猶且日且數遇人之不淑僵桃代李牽合無端彩鳳隨鴛低迴有恨揣彼腹中之意已逆知薄情夫婿必爲秋扇之捐矣夫我之情既不能再屬之彼我固不願彼之情竟能專屬之我設彼之情而竟歸屬我者則我之造孽且益深遺恨更無盡矣我深幸其心腦中並無夢霞兩字之存在也所最不安者彼或不知此事因何而發生或竟誤謂出自我意且將以我爲神奸巨慝欺彼無母之孤女奪他人之幸福以償一己之色慾則彼之怨我恨我更何所底止我於此事雖不能無罪然若此則我萬死不敢承認者篤情乎亦知此中作合自有人在汝固爲人作嫁我亦代人受過乎雖然此不可不使梨娘知也

篤情與梨娘相惜相憐情同姊妹者也此次假歸十日不復再整書囊鼓棹向鵝湖而去是年冬假已屆畢業之期九叔之功虧於一簣梨娘深惜之促之再四篤情終之爲動歎曰瘦休矣妹心已灰此後杜門謝客不願再問人間事青燈古佛伴我生涯妹其爲紅樓夢之惜春矣言畢歎梨娘爲之愕然篤情在校中成績最優深爲校長所嘉許同學亦莫不愛之敬之以其久假不來共深懸詔問信之函絡繹而至篤情概託詞謝絕之而別作一退學書呈之校長長鵝湖一片土從此竟不復有篤情之蹤跡有名之女學失一好學生亦大爲之減色校中人知其不來無不同聲惋惜而卒莫明其退學之故也

梨娘以篤情突變常態悵悵不歡亦自驚疑而不能作何語以爲勸慰兩人雖並無惡感相見時冷若霜雪絕無笑容亦不作諸語姊妹間圓滿之愛情竟逐漸減缺幾至於盡以篤情之性情灑落氣度雍容似不應至此况彼與梨娘固愛之甚以加者平日每常梨娘愁悶難舒之際篤情以故作嬌憨之態以趣語逗逗其歡心梨娘輒爲之破顏今篤情易地以處梨娘欲轉有以慰藉之而竟不生效力問其所以致此之故則婚姻問題未發生以前篤情固猶是舊時之篤情也在

梨娘初意固以此事雙方允洽十分美滿。然爲夢霞計者，固得爲筠倩計者，亦未嘗不深以貌言。則何郎風貌足媲美潘郎，以才言則崔女清才不輸謝女。兩人異日者，合歡同夢，不羨鴛鴦飲水思源，毋忘媒妁千萬辛苦，拙盡情絲百六韶華，還他離福。我雖無分心，亦可以少慰矣。孰知人各有心情難一例，纔作紅絲之繫，便賦白頭之吟。其緣竟是孽緣，好意翻成。害意射巧成拙，變喜爲愁。筠倩無片時之懽笑，梨娘其能有一日之寧貼耶？在筠倩不過以一身無主，自恨自憐，對於夢霞並非有所深惡。對於梨娘亦並未有所不懌，而爲梨娘者一片癡心，祇望玉成好事，乃事纔入港，遽有此不情之態，映入眼簾，費却幾許心機，喚得一聲懊惱，將何以自解而自慰乎？自是厥後兩人雖多見面之時，無復談心之樂。一則含悵不平，一則有懷難白，不言不笑。若即若離，嗟乎梨娘又添一種奇苦矣。而不料夢霞之書更於此無可奈何中送到妝臺之畔。

梨娘之得書也，意書中必無他語。殆彼已得家報而以固中消息慰我，無聊歟？否則必一幅琳琅又來索和矣。霞郎霞郎亦知余近日爲汝重生煩惱，憂心悄悄，日夜不寧，有甚心情再與汝作筆墨間之酬答耶？梨娘執書自語，固以此書爲掃愁帚，爲續命湯，睡愛如筇，倩今亦如此舍彼更無能以一紙溫語相慰藉者矣。豈知折閱內容亦不覺大失望。蓋書中之語竟全出於梨娘意想之外，而爲梨娘所不願聞者也。書作何語？怨望之詞耶？決絕之言耶？人情輕薄覆雨翻雲厭故喜新大抵如是。夢霞忍哉！既得蜀復棄隴耶？然情摯如夢霞，夫豈食言而肥而願作薄倖人者？其作此書也，乃有激而發，惟對於梨娘有生死不解之情。聞琴而後悔恨交加，急欲一訴，措辭之間不覺出之以怨憤。初不知梨娘與筠倩亦已大傷情感也。如知之此書固屬多事，亦決不肯再作不情之語，重增其苦痛矣。此書全篇記者已不能盡憶，僅記其中幅有曰……齊大非吾偶也。吾誤從卿言，悔之無及。渠之心理實大不滿意於此事。吾已偵知之，卿與之朝夕相處亦曾一探其衷曲否耶？此事本由卿一人之主張，吾恐傷卿意而勉從之，今乃知爲卿所誤矣。吾自怨吾尤，不得不怨卿。吾自惜吾尤不能不爲人惜。蓋吾固不慣受人冷眼，尤不願人爲吾而失其幸福也……卿必欲成就此事，果何意耶？豈欲脫

自見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吾愛卿。吾決不放卿自由。吾決不受卿愚弄。卿休矣。戀我耶。絕我耶。吾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

書語若此。唐突甚矣。而謂梨娘能堪乎。方夢霞作書時。雖亦自覺過激。然語皆出於至情。意梨娘必能相諒。若在平日。此書亦等諸尋常通訊之詞。必不至至悞會而生齟齬。今適當左右爲難之際。方冀其有以慰我。乃亦從而怨我。不覺其言外自有深情。但覺其字裏都含芒刺。梨娘誦畢此書。爲之目瞪口呆。大有水盡山窮之感。筠倩失其自主之權。未免稍含怨望。猶無定怪夢霞固深知其中委曲者。我之苦費心機。玉成此事。不爲渠却爲誰耶。乃亦不能相諒之一封書來相責問。試思筠倩之終身千余底事。我因無以償彼深情。故欲強作蠶盟之主。早知如此。我亦何苦爲人作嫁。而使身爲怨府乎。嗚呼。夢霞汝非鐵作心肝者而忍出此宇宙雖寬。我直無容身地矣。至此不覺一陣心酸。淚珠疾瀉。愈思愈哭。愈哭愈苦。一幅雲箋。霎時間盡爲淚花浸透。字跡模糊。不可復識。此一陣哭較之月夜哭。聲益淒慘。蓋傷心之極。悲不自勝矣。若使夢霞聞之。其痛心又當如何耶。

二夏天氣一際。燈光鵬郎課畢。入內夢霞自起。扃戶獨坐。觀書夜深。人倦。遽不就枕。掩卷假寐。忽聞叩門聲甚急。問何人不應。門啓。鵬郎飄然入。置一紙裹於案上。逡身便去。並無一言。夢霞頗錯愕。取而去。其外裹則內有函一封。書一冊。另有索帕裏物一束。視其書。卽梨娘前携去之紅樓影事詩也。此詩爲兩人情愛之介紹。夢霞曾囑梨娘善藏之。以爲永久紀念。今並未見。索而忽歸。趙璧其意何居。殊令人不解。再視其帕。係一半舊羅巾。斑斑點點。淚漬甚多。新痕猶濕。按之則輕軟如綿。不知內藏何物。急啓視之。一黝然有光之物。突呈於眼前。乃纔剪之青絲一縷也。夢霞驟觀此物。驚極而悔。繼而大悟。泣曰。梨娘殆絕我矣。金剪無情。下此毒手。忍哉。忍哉。語已而哭。淚滴帕上。與梨娘之暗痕混合爲一。如水投乳。一色瑩然。良久乃按淚取函閱之。且讀且哭。未終幅而夢霞已慘無人色矣。是書爲梨娘憤極所作。墨淡不濃。行疎不整。大變其昔日簪花體格。想見其握管時之心煩意亂也。錄其詞如左。

君多情人也。梨娘飲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顧此身，已爲墮溷之花，難受東風抬舉，無可奈何。出於下策，冀此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悵悵何之之概。藉以自慰心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並未有我，我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何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耶？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曾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我不敢再悞君；君怨我，我不敢怨君。半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矣。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賓，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痴念耳。我負人多矣，負生，負死，負君，負姑，負人已甚，自責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愆，入世悲歡，不願復問。望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梧拈花之微旨，倘有餘情，未了，願結草於來生。

第十四章 揮血

淚長如絛燈暗，無花夢霞得此意外之驚，耗急痛攻心，爲之暈絕。良久始稍清醒，危坐如痴，神色沮喪，復取書覆閱之。繼取髮撫摩之心，更大痛不可止，珠淚歷落襟袖，盡濕旋自注詩冊。若有所感，變色而起，執卷就燈，焚之。須臾已成灰燼，悲憤之情，不能自抑，如飛蛾之撲火者，然而其心苦矣。

既焚稿後，就坐沈思，至再欲作一覆書而急，切不知作何語。驟受劇烈之痛苦，神經盡爲之變亂。知梨娘此時之悲哀，澈切當必有較甚於己者，不再有以慰之，不知又將續演出若何慘劇矣。讀者諸君，梨娘之爲此，出於一時憤激，繼知夢霞見之，必不能堪，亦自覺其過甚，當夢霞躊躇不決之時，正梨娘追悔莫及之際。在夢霞則以疊自我開，不怪梨娘之無情，而惟恨己之無情，無端以一書傷其心，致彼憤而出此，實無顏以對知己矣。嗚呼！兩入之情深摯，若此，纏綿若此，非至死時，豈尙有解決之希望者？今欲一朝決絕，亦徒自增其煩惱耳。夢霞此時急欲作一謝罪之函，以解梨娘之怒，而心亂如

麻苦不能成隻字時已鐘鳴一下矣乃仍以紙納函以帕裹髮置之旁忍痛就睡

就睡後輾轉不能成夢約二小時夢覺忽推枕起時燈燄漸熄就案剔之光明復現尋檢一潔白之素箋復取一未用之新筆嚙指出血以筆蘸血而書之紙上其咬處在左手將指之下傷處甚深血流不止而夢覺痛若不知苦者隨出隨蘸隨蘸隨書頃刻間滿紙淋漓都作深紅一色書成而血猶未盡此時稍覺微痛函封既竣乃徐徐以水洗去指上血痕以巾裹其傷處復和衣就榻臥晨光已上窻矣嗚呼男兒流血自有價值今夢霞乃用之於兒女之愛情母乃不值歟雖然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種也血者製情之要素也流血者即愛情之作用也情之爲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極於男女戀愛之私上之極於國家存亡之大作用雖不同而根於情則一也故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心以濟情之窮凝男怨女海枯石爛不變初志者此情也偉人志士投艱蹈險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爲兒女之愛情而流血者必能爲國事之愛情而流血爲兒女之愛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爲國家之愛情而拚其血乎情摯如夢霞固有血性之男子也彼直視愛情爲第二生命故流血以贖之耳情且可貴血豈空流雖云不值亦何害其爲天下之多情人哉次日梨娘得書驚駭幾絕血成一片自炫神迷斑斑點點模模糊糊此猩紅者何物耶霞即霞郎此又何若耶梨娘此時又驚又痛手且顫色且變眼且花而心中似有萬錐亂刺苦不能一刻耐者無已乃含淚讀其辭

嗚呼卿絕我耶卿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則我之心終所不自白卿之憤亦終於不平卿懷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卿絕心跡既明我知卿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舍卿又誰可告訴者不知卿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卿之心也我過矣我過矣我先絕卿又何怪卿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卿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卿爲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卿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惜卿固愛我憐我者也卿不愛我誰復愛我卿不憐我誰復憐我卿欲絕我是不啻死我也卿竟忍死我耶卿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卿而死不愿絕卿而死我雖死終望卿之

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卿。將死哀鳴。惟祈鑒宥。

已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囓血書。

梨娘閱畢。心大不忍。哭幾失聲。其驚痛之神情。與夢霞之得彼書時。正復相似。無端情海翻波。還說珠淚有價。其實兩人均有誤會。逞一時之憤。激受莫大之痛苦。自作之孽。夫又奚尤。兩人生於情。死於情。層層情。綢愈縷愈緊。使其果能決絕也。亦何待於此。日夢霞曰。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斯言是也。不到埋香之日。安有撒手之期。不慎語言。自尋煩惱。徒自苦耳。甚無謂也。得書後之梨娘。早易其怨憤之心。復爲憐惜之心矣。彼以堂堂七尺。爲一女子。故出此過情之舉。甘作賤過之詞。并忘切膚之痛。余罪大矣。今無別法。惟有權作溫語。以慰之耳。

錦箋往返。忙煞鵬郎。夢霞再得梨娘書。心乃大慰。意謂幸有此一點血誠。得回梨娘之心。此後再不敢多言挑釁矣。梨娘函尾尙有一絕句。其起聯曰。血書常在我咽喉。一紙焚吞一紙留。其下二句。則記者不能復憶。但配其押韻字韻而已。夢霞亦續賦二律以答之曰。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拚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漏盡心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風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艷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年殘疾電過。

次日梨娘復以簡約夢霞。往夢霞從之。此次爲兩人第二次會晤。前次相見時。娘梨曾有今日之事。可一不可再之言。今何以忽有此約。梨娘非得已也。欲一見以剖明其衷曲。解釋其疑團也。以雙方誤會之故。一則亂斬情絲。一則狂翻熱血。演出離奇慘痛之怪劇。情思之纏綿曲折。本非管城子所能達。其萬一青鳥無知。慣傳訛信。實昏待到便是佳期。兩人相見後。自有一番情話。然亦不過如上文所云。大家以溫存體貼之言互相和解。今亦不必贅述。惟當時夢霞曾賦六絕句。

錄之以爲此章之煞尾。

深深小港。胃寒行一步。回頭一步。驚計此時。光夜將半。半牆殘趁月。人明迴廊。幽曲傍高垣。舊地重經路。轉昏行到塔前。還細認。送驚未敢便敲門。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情愛。傷從恨裏。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保出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不何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誓須携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第廿五章 驚鴻

花前。淚燈下。盟心去。影忽忽。餘情惘惘。夢霞別後。梨娘猶悄對殘缸。追思往事。遙聽牆外。柝聲似催人。睡推出窻。龍月影。莫照心來。人去情留。愁來夢杳。鬢低弄影。手倦支頤。視案上吟箋。墨痕猶濕。低哦一過。惻然神傷。顧影低徊。榮恩宛轉。卽援筆續其後曰。

寄此幾度。愧青鸞。因愛成猜。解凍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丁無數。語到更闌。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記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深院。鈎簾坐小窻。無語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斂頭欲留。照情人淚。兩雙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碧牕記得。曾携手。青鳥迴來重寄詞。鴈夜愁。一樣楚魂。湘血。恐同時。

噫。豈料悲吟竟成兒戲。薄命女學長命女。生前心是死。前心二三年。固不能支。孰知天劫紅顏。將立演。明月缺。花殘之慘。

劇并二三月來不能支耶。噫此我酸楚之哀音爲兩人最終之酬答。而此夜之幽期卽爲兩人最後之交際。從此更無一面緣矣。

窮陰發節。急景凋年。越三四星期而冬假之期已至。石痴復欲離家。夢霞亦須旋里。君自南歸。我自東鞭。絲帽影各忽忽。兩人一去。暮湖風月大爲之減色。歡會無踪。別情如畫。兩人這回分手從此亦竟消息沉沉。音容渺渺。知音之感。無窮聚首之緣。莫卜石癡未行之前。以明年校落仍挽夢霞主持夢霞意欲辭職。石癡維繫甚堅。不得已諾焉。既行夢霞料理校中試驗事三日而畢。亦束裝歸於斯時也。梨娘又久未通詞矣。夢霞歸心爆速亦不復一探其消息。且謂開校之期一瞬卽至。暫時相別。無足計意。臨行寄語徒亂人懷。而不知此時之梨娘病已中平膏肓。魂已游於墟墓。去埋玉之期已不甚遠矣。一行便隔仙凡。再到難尋。人面是豈夢霞所及料者哉。

梨娘之死。死於夢霞。實死於篤情。蓋彼與夢霞再會之後。深知夢霞之心誓死不肯移易。可笑亦復可憐。感泣之餘。而念及夫篤情烟事。我所主張。原冀其他日耦俱無猜。享閨聞之樂。我則一身乾淨。斷情愛之媒。以今觀之。此事後來終無其好之結果。我以愛夢霞者。悞夢霞。以愛篤情者。悞篤情矣。我一婦人而悞二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夢霞之情終不變。篤情將淪於悲境。我死而夢霞之情亦死。或終能與篤情和好。我深悞篤情。生亦無以對篤情。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節。成就他人之好事。則又大可死也。自是以後梨娘遂存一決死之心。坐亦思死。臥亦思死。念念在茲。躊躇滿志。竟不復有種念慮。縈其腦際。

死念已堅。生機漸促。痛哉梨娘。惟求速死。竟將瘦弱之軀。自加戕賊。茶飯不常。下咽睡眠。每喜臨風。一意孤行。十分踴躍。憔悴餘花。怎禁得幾許摧殘。蹂躪人見其無恙而不知其已深種病根。樂尋鬼趣矣。曾幾何時。心血盡枯。形神俱化。引鏡自照。兩頰若削。死期近耳。遂臥不復起。時夢霞猶未行也。

越三日夢霞不別歸。梨娘病亦漸劇。家人咸來問信。見容顏雖減。神識甚清。意此微疾耳。不久可愈。故多不甚注意。惟篤

情憂形於色。視之而泣。曰。瘦病深矣。幸嫂自愛。讀者須知。筠情固未嘗有所怨於梨娘。不過兩人各有難言之心事。以至稍形疎遠。今梨娘病矣。病且劇矣。筠情對於梨娘。非無一點真愛惜者。能不留心觀察。加意護持。耶。願筠情雖殷勤而梨娘殊冷淡。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蓋筠情固未知梨娘已早存死志也。爲之延醫。却不欲筠情陰告父嫂。病象不佳。當速治。崔父乃急遣人招醫生至。醫生費姓。卽前視夢霞之病者。鄉僻間之名醫也。診畢而出。斟酌良久。始成一方。曰。姑試之。然吾決其無效。此病係積憂久鬱所致。本非藥石可療。且外感亦深。未病之前。飲食起居已久失其營衛。夫人體質又弱。欲治之。恐難爲力也。

家人聞醫言。始知梨娘之病。幾成絕症。一時群相驚擾。環侍不去。蓋梨娘平日常事上盡禮待下。有恩隻手持家。久耗心血。一生積善。廣種福田。破落門庭。有此賢幹之主。婦真不啻中流之一柱。大廈之一木也。故以崔氏之門。衰丁少實賴梨娘爲之主持。一切翁未終養。姑未與離。子未成人。瘦削香肩。擔負繁重。茫茫身世。未了尙多。此時烏可以遽死。然而梨娘竟無意求生。有心覓死。未病之前。死機早伏。既病之後。危象漸呈。微特崔父與筠情等銜憂莫釋。求神問卜。無所不至。卽婢纖輩亦均愁顏相對。有歎息者。有暗泣者。心茲已亂。此去彼來。咸顧盡其心力。以愈梨娘。疾忙亂數日。病卒不減。梨娘又不肯服藥。迫以翁命勉盡一盞。然藥入腸中。竟無影響。視彼病容。日形萎損。惟有同嘆奈何而已。

夢霞行十日矣。遊子遠歸。慈烏含笑。況此次入門。帶喜家庭之間。尤多樂趣。夢霞以烟事已成。此後與梨娘相聚之日。正長。心中之愉快。更不可言。喻初不料有情好月。未曾完到。天中無主。殘花不久。香埋地下一面。已慳百身。莫贖去時。未悉病情。別後尙勞夢想。此時之梨娘。已屬半人半鬼。此時之夢霞。固依然如醉如痴也。又三日乃得一可驚可愕之凶耗。凶耗非他。卽梨娘最後之手書也。

哀鴻一聲。愁魔萬丈。此函乃梨娘力疾所書。以遺夢霞。作訣別之紀念者。夢霞於希望之餘。得此絕望之函。如小鹿撞胸。如冷水澆背。一時驚絕。駭絕。腦筋之震動。一分時不知其幾千百次。驚痛過劇。雙目睜然。轉無一點瞑惟。有對書呆坐口。

中喃喃默祝天佑伊人消此災難而已。書語錄下。

梨影病矣。病十日矣。方君行時。梨影已在床席間。討生活。所以不使君知者。恐君聞之而不安。且誤歸期也。君臨去。竟無一言。話別。想係成行。忽迫所致。我未以病訊告君。君亦不以期歸語我。二者適相等。可無責焉。梨影病中。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並無十分危險。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屏軀弱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攫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卽死何惜。環縛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不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旦暮間。溘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感。况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尙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已。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丁之。然梨影固猶冀須與綏死。不願卽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冥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霞郎。恐將與君長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棧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範福無窮。伏惟自愛。

已酉十二月十九日梨影伏枕泣書。

第廿六章 鵲化

斷腸遺字。瘰付青禽。薄命餘生。痛埋黃土。夢霞讀此書後。驚定轉生疑竇。憶曠昔之夜。月冷燈昏。雖曾親香澤。玉容慘淡。眼角眉梢。親見渠深鎖。幾重幽怨。而丰神玉立。心跡冰清。愁恨之中。乃不減其天然柔媚。固絕無一分病態也。今幾日耳。何遽至抱病。病亦何至便死。此中消息。殊費疑參。如書言則方我歸時。渠已爲病魔所苦。我火急歸心。方寸無主。臨行竟未向妝臺。問訊荒唐。疏忽負我知音。彼縱不加責。我能無愧於心乎。所異者。彼可愛之鵬郎。平日間碌碌往來。爲兩人傳遞消息。凡其母之一顰一笑。一梳一沐。無不悉以告我。獨此次驟病。亦爲緘口之金人。不作傳言之玉女。鵬郎何知殆亦受梨娘之密囑。勿洩其事於先生書中。故有恐誤歸期之言也。嗚呼。梨姊。汝病果耶。汝病果何如。耶。汝言病無大苦。真耶。

抑忍苦以慰我耶。初病時不使我知。今胡爲忽傳此耗。則其病狀誠其難知者矣。嗟乎梨姊汝病竟危耶。今世之情緣。竟以兩面了之耶。天道茫茫。我又何敢遽信爲必然耶。夢霞此時目注淚箋。心馳香閣。自言自語。難解難明。欲親往一探。而無辭以藉口行動。未得自由聽之。則心實難安。從此言笑改常。寢食俱廢。幾有見於葵。見於牆之象。不得已賦詩二律以相寄慰。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悞是相思。拋殘血淚。雖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知卿玉骨幾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髮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一樣窻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吟箋疊就鳥使未達。欲寄相思。惟餘悵望。蓋此時梨娘方在病中。設貿然以此詩付郵。烏能直上粧臺。逕投病榻。不幸爲旁人覷破。箇中秘密。且將據之以爲梨娘致病之鐵證。梨娘將何以堪。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况乎二詩都作傷心之語。絕非問病之詞。病苦中之梨娘。豈容復以此酸聲淒語再添其枕上之淚潮。藥邊之苦味。籌思及此。夢霞乃擱筆輟吟。不作一字之答。覆惟將梨娘來書反覆展玩。有時拍案驚起。仰天呼號。有時枯坐竟日。不言不笑。非病非癡。家中人亦莫測其因何也。如是者三日。夢霞固無一刻忘梨娘。惟痴望玉人無恙。速以佳消息慰我。淒涼豈知木筆驕春。纔借題紅之筆。梨花葬月。爽來飛白之書。值元旦之良辰。得情天之噩耗。爆竹揚灰。不報平安之竹桃符。作怪。竟爲催命之符。嗚呼梨娘竟死矣。

梨娘死矣。吾書今須述梨娘死前之病情。與夫死時之慘狀。然記者於此。實不忍下筆。吾字未成。吾淚已濕。透紙背。蓋梨娘之死。極天下之至慘事。雖與吾無關。而人孰無情。天平何罪。多情如梨娘。多才如梨娘。命薄於雲。身輕若絮。埋愁壓恨。泣而椎心。一旦玉碎珠沈。香銷魂化。奈何天裏不能久駐芳顏。留度人來。無復相依倩影。茫茫後果。鴛鴦空祝長生。負負。

前緣蝴蝶。遽醒。夢吁可痛。已以才盡之江郎。寫傷心之情。史箋愁賦。恨痛死。憐生握管。沈吟。枯腸寸斷。情根不死。低頭願拜。梨花文字。無靈奇恨。徒憑香草。依人結局。絕類嬰兒。駁生不藉。欲爲殷浩。叩碧翁。而無語。碧海沈沈。起黃土。兮。何年黃塵。葬可憐。知己無多。況出飄零。紅粉漫說。千卿底事。不教狼才。青衫吾本。國中。人雖非有情物。爲梨娘哭。更爲普天薄命女郎之哭。梨娘者。哭聲帶恨。字字斷腸。想閱者諸君。亦願賠此一掬同情之淚也。

梨娘之死。其事至可奇。而其情至可哀。蓋梨娘固不可以死者。且又可以不死者。不可以死而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則情實悞之古今來痴女子之死於情者。亦多矣。顧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未病之前。自知必病。既病之後。自知必死。而死情可已事。不可了。故力疾作書。以與夢霞諄諄。以後事相囑託。而又吞吐其詞。若未必果死者。蓋彼之意。箇不欲夢霞知其病。更不欲夢霞知其死耳。此書也在他人視之。爲病中之書。在梨娘視之。卽絕命之書矣。

自是以後。病勢日危。一日時而清明。時而昏憊。旦夕之間。其態萬變。家人見狀。相顧失色。醫藥祈禱。均無效。而梨娘至此。水漿不入於口者。已兩星期矣。骨瘦如柴。顏枯如鬼。又加以嗽。益不能支。自知不起。卽亦無慮。萬念皆空。瞑目待死。顧病者無求愈之心。而家人希望之心。乃與病而俱增。鎮日忙亂如午。銜之。鋒而卒。無補於萬一。梨娘病中。厭與人語。咸黨之來問疾者。概行謝絕。卽家中之婢媼。輕易亦不令其望見。顏色。惟中悄悄日。待其側者。一鵬郎。一筠倩也。筠倩見梨娘病情大惡。終日陪侍不去。捧湯進藥。皆躬親其役。若欲與萬惡之病魔。爭此垂死之病人者。梨娘殊不欲言。挾待一切。自有鵬郎及秋兒在。萬不敢以此猥瑣之學累及余妹。而益重吾罪也。筠倩聞言。益涕泣不肯去。梨娘乃長歎無語。嗚呼。自梨娘病臥以來。筠倩心滋戚戚。未嘗有一日離於病榻之側。襟袖間。淚痕時濕。惟不使梨娘見之耳。而梨娘對之。乃不能如從前之親熱。雖病中心緒不佳。亦不應淡漠若此。筠倩於是憶及前以婚姻問題。致兩情微有不懌。其言若此。似尚未能去懷。或這番病根。卽種因於此。亦未可知。筠倩默念至此。悔恨不勝。祝望益切。其心謂若梨娘而克愈者。余猶可以自贖脫不幸。而竟死者。則吾實殺余姊。此恨不啻終天。欲懺悔而無從矣。筠倩作如是想。益不肯稍弛其調護之力。以爲補。

過之謀。噫。豈知梨娘之心。實有不可以遽告。篤情者。今見篤情者。是其懇切。益不自安。嚙被忍痛。惟求早死。一日早免。一日之苦。嗚呼。慘矣。

燈光撒豆。枕淚傾潮。梨娘徹夜呻吟。篤情衣不解帶。達旦不寐。強之睡不可。則亦聽之。一夕病勢突覺銳減。嗽亦間作。神志清明。如曩日。篤情心竊喜。梨娘謂之曰。妹厚我甚矣。我恨無以報。妹妹亦弱質。能有幾許精神疲勞。如此不將與我俱病耶。今我已覺少可。倦而思睡。今夜毋需人伴。妹亦請自安。臥以資養息。篤情猶徘徊不去。梨娘再三迫之。乃同房就寢。斯時室中尚有鵬郎在也。鵬郎自梨娘病後。輕學侍疾。終日依依牀側。曾不少離。雖幼不解事。而孺慕性成。亦知保護。其病中之母。母愛亦愛。母泣亦泣。淚痕時暈其小頰。是夕見病勢突減。亦不覺喜形於色。就燈下弄斂口。唱小歌以娛其母。梨娘而呼語之曰。汝倦乎。倦即睡。鵬郎急曰。我不倦。我須俟阿母睡着。乃亦睡耳。梨娘笑曰。癡兒。我若永遠不睡。汝亦永遠不睡耶。我竟長睡不醒。則汝又將如何。鵬郎不解其語。但以目視梨娘。梨娘語時微合其眼。若欲睡者。鵬郎遂默無聲。恐多言以擾其安眠也。半晌忽又呼鵬郎取床頭之小箱。箱以玳瑁爲之。小僅盈尺。製作絕巧。乃闔閣中用以藏貯妝飾品者也。鵬郎取至。置於枕旁。梨娘曰。啓之。既啓。則中有錦箋一束。梨娘一一檢閱之。閱畢。令移燈近前。輒舉而就灰焚之。鵬郎驚而撲救。已盡爲灰燼矣。繼命携箱復置原處。將地上紙灰收拾淨盡。時夜已午。視梨娘神色如常。並無變態。鵬郎亦倦極。乃和衣睡於其旁。

鵬郎既睡。鼾聲旋作。約二小時。梨娘忽大嗽。鵬郎眠夢中聞聲驚覺。視梨娘兩眼直視。十指撫心。急氣塞喉。喘聲如牛狀。至可怖。連呼阿母搖首不答。幸燈燃尚未熄。驚乃急起。拔開出至篤情寢門外。直聲呼曰。阿姑……阿姑……阿姑……速起……阿母病又大變矣。其聲高以促。繼以哭泣之音。篤情亦驚醒。跟踉披衣出。隨鵬郎入視。時梨娘嗽方大作。喘絲不絕。如絛若畢。命卽在俄頃間者。篤情見狀。手足無措。移時忽作倒噎。苦喉間有物欲躍出者。然急以孟承之。梨娘遂大吐。驚一。陣。腥。橫。衝。鼻。觀。吐。畢。就。燈。視。之。則。滿。孟。皆。血。也。情。篤。大。驚。發。欲。失。聲。而。訝。再。視。梨。娘。氣。息。奄。奄。顏。色。慘。白。微。言。曰。我。

覺喉間有腥味。孟中得母有異否。筠倩曰：無之。皆痰耳。語時，以目語鵬。鵬令速藏。孟復取溫茶半杯與梨娘。嗽口時，天已大明。家人皆起，咸來詢夜來病狀。入則見筠倩與鵬，皆已成爲淚人。知否有變，相顧錯愕。筠倩搖手令勿聲。鵬靜守已，則往尋其父。家人亦隨出。筠倩含淚述病狀，言黃昏時，病勢似殺，余亦就睡。天將明，聞鵬泣呼，驚起入視，見彼痰喘甚急，旋咯血一盞，嗽止而面無人色矣。家人聞之，皆吐舌不能答。崔父立遣急召醫生，醫至診視畢，出謂家人曰：心血已竭，危象立見。草根樹斂，無能爲力。速理後事，恐彌留在半日間耳。語已返，其酬金乘輿而去。

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各失聲哭。崔父亦痛揮老淚。楚囚相對，開關一淚。世界焉有頃。筠倩收淚起曰：徒哭無益。今病者尙省人事，醫者亦胡可遽信一線生機。未絕或者。祖宗有靈，念此後老翁釋子事，育無人冥冥中挽回其壽，命則疾尙可爲也。脫果絕望者，則預備後事在所不免。衰落門庭，無多戚族，誰來弔唁。又誰來襄理衣衾棺材，均須妥爲購置。夫豈一哭以可了之者。崔父曰：筠兒之言是也。爲今之計，姑入視病者，察其有無變態。僥倖德有轉機，便是如天之福。言已與筠倩入家人從之。

天鷄唱午，夢熱黃梁。衆人咸集病室中，無數模糊之淚，眼視綫所集，咸注射於病者之面。時梨娘兩目垂簾，喘絲斷續，氣息甚微，形神全失。良久忽見其面色轉紅，艷若桃花，知其迴光返照也。於是衆人益形慌亂，束手無策。鵬郎見狀，以爲病有佳朕，不覺喜形於色。繼見衆人無不慌亂，始知其非妙。則復歡笑而泣。梨娘忽張目視翁，微言曰：兒病不起矣。兒無命不能終代子職中道棄翁，又使翁垂老之年，歷斯慘境。兒死後，翁不可過痛，以增兒冥中之罪孽。有阿姑在晨昏可以無缺。兒歸泉下，亦瞑目矣。繼復注視筠倩，欲言不言者再。旋曰：余負妹，余負妹。如念十年來相愛之情，此後鵬兒幸垂青眼。筠倩聞言，悲痛不能勝，僅呼一聲曰：嫂……已淚隨聲出，以袖揮面不復能言矣。梨娘言畢，復大喘，移時呼鵬郎至前執其手而囑之曰：兒乎……吾可愛之兒乎……兒無父，今更無母矣。吾棄汝去，汝亦勿哭。此後事阿翁仍如平日事阿翁。當如事我事先生如事汝父。此三言汝謹記勿忘。鵬郎涕泣受命。梨娘一嚥畢，含笑而逝。死時異香滿室，空中隱隱有

簾管之聲時已酉十二月大除夕四時一刻也年二十有七嗟嗟臘鼓一聲殘花自落落床三尺餘淚猶班家事難言身後幾多未了痴情不死胸頭尚有微溫一雲紅顏不留墨影千秋碧血應逐鵑魂此恨綿綿他生渺渺悲乎痛哉

第廿七章 隱痛

絕代佳人一場幻夢血枯淚竭還他乾淨身軀蘭盡膏殘了却纏綿情緒梨娘之死慘矣然其致死之由梨娘若於不能自言家人固不得知卽朝夕相處如篤情生死相從如夢霞此時亦未能悉忍淚吞聲不明不白此梨娘之死所以慘也既死之後家人咸哭篤情尤推胸大慟咽哽而呼曰嫂乎嫂竟棄我而去乎我於世爲畸零人誰復有愛我如嫂者天乎無情復奪我愛嫂以去留此薄命孤花飄泊情誰護惜其不隨嫂而死者曾幾何時耶嫂而有知白楊衰草間母虞寂寞不久有人來與嫂同領夜臺滋味矣且哭且呼淚落衾畔幾成小河力竭矣聲嘶矣而痛尤未殺篤情與梨娘姑嫂之情耳并無決斷淪肌之愛鏤心刻骨之情今梨娘死篤情哭之卽對於親姊亦無斯哀痛此則旁觀者所不解也夫以梨娘之貌梨娘之才梨娘之命苟非鐵作心肝者誰不憐之愛之惜之痛之况平日端莊賢淑溫順如處子慈善有佛心一旦仙姿遽萎遺愛猶留如斯人者於臨沒時欲得人幾副眼淚殊非難事然而感情有厚薄斯哀思有淺深他人之哭梨娘不過一時觸目傷心之慘痛如太空之浮雲一過便無蹤影蓋無深憾也篤情之哭梨娘與他人迥異其痛刺心其痛入骨若非梨娘復生其痛終無止境除是此身亦死其痛乃有已時篤情對於梨娘胡竟抱此深痛蓋感於生前者固屬非淺感於死時者尤有難言人知梨娘病死而篤情則固知梨娘決非病死也梨娘致死之由梨娘不爲家人言梨娘決非病死篤情知之而生前不能問梨娘死後亦不能語家人忍令此可憐之軀竟斷送於模糊影響之中難言之痛與悲死之痛兩重併作一重更不答稍加遏抑此衆人哭梨娘之淚篤情所以獨多歟

天寒日慘愁雲蔽空薤歌一聲路人魂斷家人各收淚料理後事篤情哭泣糊模已不成人狀鵬郎則匍匐於梨娘身旁號咷大哭崔父亦雙袖龍鐘痛揮老淚一室之中惟聞哭聲嗚嗚惟見淚波汨汨人世殆無其慘良久篤情止泣爲梨娘

沐浴更衣甫解胸前突露一物狀類書函是函蓋梨娘絕筆於病中乘間書此留以貽篤情者篤情此時亦不惶啓視乃取而納諸懷中薰香滌梨娘屍體整冠易衣畢延羽士持誦蓋南人俗例人死必延羽士爲死者指引冥途猶西人之延牧卽也羽士至家人復哭棺衾已備旋卽大殮哭聲益縱蓋棺時篤情幾欲躍入棺中與梨娘俱逝家人力勸始止比安靈已畢天已大明忽聞爆竹聲震動耳鼓家人如夢方醒乃知今日之爲元旦良辰也傷哉薄命三九年華節屆歲除魂歸離恨竟不得續一絲餘命度此殘宵人與歲俱除恨又與歲俱新矣萬戶千門春聲盈耳桃符換舊一色煊紅惟崔氏門前則一片喪旛簷端掛高門庭冷落風日淒清亦新年之怪現象也

香魂已渺哀思難刪是夜家人咸各睡息篤情猶獨守空幃淒然弔影一星幽火冷照靈床痛死憐生無窮哀感乃取出梨娘遺筆咽淚而誦其詞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甚而余罪將不可追今余將死不能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篋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穢瑣礙難出口欲言而噤者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不遠而此事不能終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余今握管書此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久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涔涔而余心且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濺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閱之而色變眦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污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洩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奪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也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此予始料所不

及也。予今以一死報妹贖予之罪。予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予書至此。予心大痛。不能成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續書予死。殆在死。暮間矣。不於此時將予之心事。掬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妹當知予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藥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爲未足者。予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吾病愛護倍至。日夜不肯離吾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吾心之苦。乃臻至極點。吾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吾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擾。吾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書此。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吾年花信。卽喪彼夫。寂處孤幃。一空塵障。縷縷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吾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此。復從他方面施以種種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吾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死灰復燃。吾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吾生作嬌雌。尤欲吾死爲冤鬼。不如此不足。以死吾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厚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既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至此。吾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吾之自誤。耶人之誤吾。耶。吾亦茫然。然無論日悞。被悞同一悞耳。同一促吾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匪遙。彼至忍之天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吾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處吾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相節備極變幻。此時吾亦不暇細述。妹後詢夢霞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吾一片苦心。固未嘗有負於妹耳。妹之姻事。吾所以必欲玉成之者。吾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鬱不樂。吾心爲之一懼。而彼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吾心更爲之大懼。蓋吾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吾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吾之心。於是吾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上所言者。卽吾致死之由。然吾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痴情。遽罹慘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吾

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吾之遭遇直可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尙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聞此當知吾之所以死。莫以吾爲慘死之人。而以吾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吾之死。惜吾之死。亦應以吾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吾賀也。吾固愛妹者。妹亦愛吾者。姑嫂之情熱於姊妹十年來耳鬢厮磨。蘭闥長伴。妹無母。吾無夫。一樣可憐。虫幾爲同命鳥。妹固不忍離吾而去。吾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楸枰無不了之局。吾已作失羣之孤鴈。妹方爲出谷之雛鶯。春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吾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吾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吾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相全也。今與妹長別矣。與使吾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亦因減缺。則吾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之幸福完全與不完。實以吾之生死爲斷。吾生而妹苦。吾死並無樂趣。無寧吾死而妹安。吾亦可了情癡也。吾言至此畢矣。尙有一語相要。吾不幸爲命所磨。爲信所悞。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一生之幸福。妹能諒吾苦心。幸爲吾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爲吾了之。毋煩吾之喋喋矣。

第廿八章 斷腸

墨痕慘淡。語意酸辛。此一幅斷腸遺稿。字字皆血淚。鑄成篤情。閱之乃恍然於娘梨之所以死。初不料貞潔如娘梨。亦有此放佚之行也。既而嘆曰。韶華未老。歡愛已乖。天性雖馴。藕絲難縱。難幾深閨寂處。傷如之何。名士坎珂。佳人偃蹇。相逢遲暮。未免情牽此不足爲娘梨病也。况乎兩下飄零。相憐同命。一身乾淨。未染點污。雖涉非分之譏。要異懷春之女。發乎情止乎禮。義感以心。不以形跡還珠有淚。贈珮無心。其癡情可憫。其毅力足嘉。彼司馬文君。應含羞千古矣。惜乎設想癡時。忽生幻想。感情深處。未脫俗情。太空無物。着來幾點浮雲。底事干卿吹皺一池春水。地老天荒已癡。矢來生之願。桃僵李代。欲強全今世之緣。而吾也以了無關係之身。爲他人愛情之代價。以姻緣簿作如意珠。此實用情之過。亦不思之甚耳。雖

然。嫂。固。愛。吾。者。也。因。愛。吾。而。發。生。此。事。因。愛。吾。而。成。就。此。緣。其。心。可。諒。而。其。情。尤。可。感。也。卒。也。逆。知。事。無。結。局。先。自。初。以。明。志。我。未。爲。人。作。嫁。人。已。由。我。而。死。在。彼。則。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在。我。則。失。其。所。愛。能。不。傷。心。痛。哉。梨。嫂。真。教。人。感。恨。俱。難。矣。嫂。乎。汝。爲。我。而。棄。其。生。命。我。安。忍。賣。嫂。以。求。幸。福。休。矣。我。何。惜。此。薄。命。微。軀。而。不。爲。我。愛。者。殉。耶。感。念。至。此。寸。寸。柔。腸。如。着。利。剪。不。覺。撫。棺。大。慟。一。聲。愛。嫂。淚。若。經。塵。嗟。乎。篤。情。之。心。傷。篤。情。之。命。短。矣。

風。雪。天。寒。棠。梨。花。死。這。番。青。鳥。使。化。作。白。衣。人。夢。霞。夢。霞。其。得。此。可。驚。可。痛。之。慘。耗。將。何。以。爲。情。耶。方。其。得。娘。梨。誓。也。知。其。病。知。其。病。且。危。而。苦。不。能。行。尤。苦。不。能。答。耐。來。幾。日。工。夫。鬱。在。一。腔。心。事。猶。冀。東。皇。偶。發。慈。悲。護。持。此。瘦。弱。之。花。魂。不。令。其。遽。被。東。風。吹。斷。而。孰。意。紅。顏。老。去。竟。不。及。待。到。春。殘。驚。心。觸。目。之。死。耗。乃。而。病。者。之。手。書。繼。續。而。呈。於。療。望。者。之。眼。簾。

節。屈。元。辰。人。多。喜。氣。夢。霞。方。與。家。人。骨。肉。食。歡。喜。圍。圓。而。一。幅。素。箋。突。然。飛。至。無。邊。哀。痛。乃。卽。以。元。旦。日。爲。開。始。之。期。夢。霞。訂。婚。後。嘗。繩。梨。夢。之。賢。於。家。人。今。聞。其。死。無。不。扼。腕。歎。惜。老。母。心。慈。亦。陪。下。幾。點。眼。淚。夢。霞。此。時。驚。與。痛。均。達。至。極。點。幾。疑。身。入。夢。境。非。復。人。間。大。受。劇。烈。之。痛。苦。而。可。以。言。可。以。哭。則。其。痛。苦。因。能。洩。卽。能。漸。減。若。所。受。者。爲。無。名。之。痛。苦。既。不。能。言。又。不。能。哭。激。刺。於。外。鬱。結。於。中。有。恨。自。飲。有。淚。自。咽。痛。心。疾。首。莫。可。名。言。則。其。痛。苦。終。不。能。洩。遂。終。不。能。減。其。最。後。之。痛。苦。則。或。病。或。死。其。次。者。或。成。癩。痢。之。疾。或。作。逃。禪。之。想。終。身。不。能。回。復。其。有。生。之。樂。趣。如。夢。霞。者。卽。其。人。矣。一。聲。去。了。咽。住。喉。嚥。欲。放。聲。一。慟。則。恐。家。人。生。疑。而。目。瞪。口。呆。鼻。酸。心。刺。並。人。世。間。無。盡。之。歡。娛。亦。不。能。償。此。時。夢。霞。一。刻。之。痛。苦。淚。潮。有。信。若。相。期。於。兩。眶。間。欲。強。自。遏。制。而。一。霎。時。推。波。助。瀾。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其。久。歎。息。語。家。人。言。吾。非。痛。死。者。痛。生。者。耳。六。旬。衰。老。痛。抱。喪。明。僅。此。遺。孀。尙。不。能。承。歡。終。老。孫。未。成。人。女。未。嫁。哀。哀。梵。獨。極。人。世。之。慘。境。矣。繼。請。於。母。欲。親。往。弔。奠。母。曰。崔。家。舊。屬。葭。李。今。又。新。聯。秦。晉。遭。斯。慘。變。苦。煞。老。翁。矣。兒。欲。往。唁。禮。也。吾。何。阻。焉。乃。草。草。具。購。儀。覓。舟。子。詰。朝。遂。行。

片帆無恙。前路已非一葉扁舟。又載征人遠去。兩行淚。竟隨江水長流。痛我此行。如登鬼域。此七八十里之水程。在夢霞不覺。以其冥之泉路視之矣。使前日聞病。卽往。則藥煙淚雨之中。猶及見伊人一面。今何及矣。然而罡風孽雨。苦摧短命之花。三島十洲。難覓返魂之藥。相見更難。乎爲刖目。睹尤慘於耳聞。我且以不及見。梨娘之死。爲夢霞幸也。所痛者。相知未及一年。此恨遠成千古。梨娘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知心之人。則梨娘之死。實爲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痛心之事。而意中好事。方期秋月重圓。却後餘花不道春風。再肅病不知其由。死不在其側。殮不憑其棺。天公作惡。刻扣其緣。平時會少離多。並此最後之死別。亦故斬之而不與。此尤爲痛之不可解者。而今日者。烟波一棹。不爲周津之漁郎。翻作登門之弔客。俯聽江流。幾聲咽。舉頭天際。一色杳茫。水複山重。化作愁城。恨海而江。花汀草點。綬閒情。鷗港漁磯。別饒野趣。一路江春。早景大足以娛行客。在夢霞視之。則形形色色。皆組織愁絲之資料。招徠愁魔之媒介也。

人來前度。魂斷當年。夢霞之泛棹容湖。今日爲第四次矣。此番意興大異。從前恨與時。積情隨境。遷昔日之行。無殊身到桃源。步步趨入佳境。今日之行。恰是身臨蒿里。行行漸近。愁關故昔日之行。惟恐其遲。今日之行。則惟恐其速。可恨江神不解事。今朝偏助一帆風。僅半日許。而數十里之長途。瞥然過去。人世間有一無二至慘至痛之境。已黯然而呈於夢霞之眼。前矣。

野渡無人。門庭在望。有一物焉。隨風飄揚於屋角簷梢。翩跹作態。遠視之。疑爲白蝴蝶之飛舞。又如酒家招客之青帘。此何物耶。此非喪家之標識耶。而謂夢霞之眼。能容此物耶。睹此一尺布旛。而夢霞之心。旌亦隨之而搖曳。飄飄蕩蕩。靡所底止。唯此種境地。是人間而非人間。到此地者。殆皆尋死趣而來。其去人世間固已遠矣。

舟無恙。客無恙。岸上之人。家無恙。天台耶。蓬島耶。作客於此。遇仙於此。關詩界於此。營情窟於此。曾日月之幾何。而歡喜事去。煩惱事生。慘雲慘霧籠罩一村矣。離恨天耶。相思地耶。茫茫一塊土。生離於此。死別於此。幾番悲慘之活劇。於是開場。亦於是收場。焉彼鼓棹而來者。雖非此地之主人翁。而不得謂爲與此地無緣。然亦不得謂爲與此地有緣。謂爲無緣。

胡爲以並無關係之人忽焉而萍聚。偶到是鄉。羈留於此者一年。醉吟於此者一年。謂爲有緣。則何以此一年之中。所遇者皆失意之人。所歷者皆傷心之境。過去之情懷。未來之幸福。一至此皆消歸烏有。而惟戀戀於現在之悲歡離合。戴奈何天。唱懊悵曲。迷迷惘惘了。而不了。以一年最短短促之時期。乃有此一段至複雜之情史。南國青年竟做了潯陽白傅。月底西廂。忽變了夢裡南柯。然則斯地也。乃情天之幻境耳。入幻境者。無不爲幻境所迷。身心俱爲幻境所束縛。迨至參透箇中幻象。欲跳出幻境範圍而軀殼雖存。靈魂已死。一生事業強半蹉跎。猶不如飄流荒島者。處萬死一生之境。終有一線不絕之希望也。夢霞來此。在今日爲末次。此後將與此地長別。問迷津而來。航恨海而去。夢霞無恙。而平昔之氣概之抱負已悉爲情魔攘奪。而無餘惜哉。此人其將長此終古乎。雖然。夢霞多情。人實至情人也。天下惟至情人心不輕徇私情。則夢霞之結果或尙有驚人之舉在。

夢霞之來也。距梨娘之死僅二日耳。此二日之距離。以八時計之。不過四十小時。年華之遞嬗。不常人事之變遷。太速此四十八小時中。時已隔歲人且隔世矣。似此門庭冷落。家室飄搖。路人見之亦增怛怛。矧當斯境者爲箇中人乎。爲多情之夢霞乎。叩門則雙扉虛掩。牆邊之睡犬不聞蒞庭。則四顧無人。枝上之棲鴉並起。淒涼狀況觸目何堪。足爲之軟而步爲之蹇矣。登堂則老翁相見。揮淚而訴病情。入室則稚子含悲伏地。而迎弔客。夢霞此時難以慰己而轉以慰人。無以弔生更何以弔死。掛幾滴無情之酒淚。淚含酸。蔬一炷斷頭之香心。灰寸死餘藥。猶存案上之銅爐。未熄倩魂不返棺中之玉骨已塞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爲情恨事太無端。後事更不堪設想。淚世界非長生國。歸來歸來。今此間不可以久留。然夢霞猶未忍掉頭竟去也。

空庭如洗。冷風乍寒。撼樹救救響庭之畔。荒土一墳累累。憤起斷碑。倚之若鮮。延繞幾遍。四圍小草環塚。成一大圈。幽寂不類人境。時夜將半。有人焉惘然趨赴其庭。藉草爲茵。坐而哭哭甚哀。噫此何地。斷腸地也。伊何人。卽手開此斷腸境界。手植此斷腸標識者也。其標識爲何。曰梨花香塚。

然則哭者爲夢霞無疑。夢霞自葬花之後，以眼淚沃此塚土者，不知其幾千萬斛。然尙有一人與夢霞同情爲夢霞賠淚。此人卽花之影也。花之魂夢霞葬之而爲花之影者，感此葬花者而哭之。哭花之魂，哭己爲花之影也。爲花之影卽同花之影。花魂無再醒之時，花影安有常留之望。一刹那間而花影花魂無從辨認。人耶花耶同歸此塚。彼葬花者以傷心同而寄情於花，借此花而葬之，不料此已死之花竟從此與之不絕。關係香泥一掬，遂稱孽因。始則獨哭此花，繼則與人同哭此花。今則復哭此同哭此花之人。花魂逝矣，花影滅矣。哭花以哭人，復哭人以哭花。兩重哀痛併作一重。至此而夢霞之淚所餘能有幾耶？嗚呼！花可活而人不蘇，淚有盡而恨無窮。而此一部悲慘之玉梨魂，以一哭開局，亦遂以一哭收場矣。

第廿九章 日記

余書將止於是而結果未明，未免留閱者以有餘不盡之恨。爰濡餘墨續記如下。恨余筆力脆弱，不能爲神龍之棹也。余與夢霞無半面之識，此事蓋得之於一友人之傳述。此人與夢霞有交誼，固無待言。且可決其爲與是書大有關係之人。蓋夢霞之歷史知之者曾無幾人，而此人能悉舉其隱以告余，其必爲局中人無疑也。閱者試掩卷一思，當卽悟爲石藥矣。

石藥者，余六年前之同學也。余家琴水石家蓉湖，散學後天各一方。其後知其蹤跡，庚戌之冬余自吳門歸，案頭得一函，乃自東京早稻田大學發者。函外附紙裹一類印刷品，啓視之殊非是。乃絕妙一部哀情小說資料也。函卽石痴所貽外附之件，卽爲玉梨魂之來歷。茲將石痴函中與吾書有關係者節錄如左。

……何君夢霞古之傷心人也。去年掌教吾鄉，因與相識爲人放誕，不羈風流，自賞豐於才而奮於命，富於情而慳於緣。造物不仁，置斯人於愁城恨海之中，偃蹇沲祭，隨蹙隨東，負負狂呼，書空咄咄，賈生流涕，抱孤憤以難鳴，荷倩傷神，負藥憤而莫訴。茫茫者此悵悵何之，殊可歎也。所幸者元龍豪氣猶存，司馬雄心未死，身陷情關，卒能自拔，離歎歎鬱鬱。

憾落。落。落。而珍重此身。猶足繫蒼生之望。今其人亦在東京。每與余道及前事。輒痛哭。不置。既忽。慨然謂余曰。吾人因愛余而致死在義。余亦應以一死相報。然男子七尺軀。當爲國效死。烏可輕殉。兒女子之癖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嘗勸余東游。爲將來奮飛計。今言猶在耳。夢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來此者。卽從其昔日之言。暫緩須臾。死冀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已於地下耳。余聞其言。深服之。夢霞蓋至情中人。能以身役情。而不爲情所役。比之負心薄倖之徒。固判若霄壤。卽彼瑯琊之情死寶玉之逃禪等性。命於鴻毛。棄功名如敝屣。雖一往情深。畢竟胸懷太窄。未能將愛情之作用。鑒別其大小權衡。其輕重也。余愛夢霞。余佩夢霞。余於是欲將其歷史著之於篇。可作青年之鏡。而愧無妙筆。負此良材。率爾操觚。轉以抹煞一段風流佳話。素知君有東方仲馬之名。善寫難言之情。素故將其人其事錄以寄君。請君以纏綿之筆。寫成一篇可歌可泣之文章。可以博普天下才子佳人同聲一哭。君亦多情。人當樂於伸紙抽毫。爲情人寫照也。是編一出。洛陽紙貴矣。余準備手盥。蓄薇之靈眼。洗雲水之光。以待新編之出世。

余讀石癡書。復閱其所述夢霞之歷史。其氣抑揚之際。所以傾倒斯人者。備至。當時余竊有所疑。以梨娘待彼之情。若是其深摯。夢霞始則挑之。終則死之。既以越分玷梨娘。復以虛名誤筠情。至於香銷玉碎。伯仁由我而亡。爲夢霞者。追韓憑化蝶之蹤。以一死報知已。尙不失爲愛力界中一敢死之健將。今乃偷息人間。遁跡海外。該明已作王魁。復託詞數自遁此。實無賴之尤何得謂爲情種。余以是心鄙其人。遂無意徇石癡之請。且石癡之書。僅述至梨娘之死。而於筠情結果。則付闕如。雖飄泊孤花。其運命不難推測。而全書既爲實錄。若稍有隱造。卽足掩其真相。若置之夏五郭公之列。則開斷屬於緊要。佚之卽不成完璧。職是之故。余乃不顧浪費閒筆墨。寫此斷碎破裂之情史。適以滋閱者之感。而爲通人所譏也。書雖既久。遂不復省憶。而余也。歷碌風塵。東奔西逐。亦不獲閉戶閒居。從事塗抹。几案生塵矣。越一年。義師起武漢。間海內外愛國青年雲集。影從以文弱書生荷鎗挾彈。從容赴義者。不知凡幾。後有友人黃某自鄂歸。爲余道戰時情狀。言是役也。革命軍雖勇氣百倍。而從軍者多自筆陣中來。棄三寸毛錐。代五簪。毛瑟。腕弱力微。鎗法又不熟。諸徒憑一往直前。

之概。衝鋒陷陣。視死如歸。往往槍機未發。而敵人之彈已貫其腦。而洞其胸矣。血肉狼籍。股體縱橫。厥狀至慘。曾親見一人類。留學生面如冠玉。其力殆足縛雞。時已身中數彈。血濡盈袴。猶舉鎗指敵。連轟斃三人。然後擲槍倒地。身救救動。余遠在百碼以外。望之殊了了。心中震悼。俟敵已去遠。趨詢所苦。其人瞠目直視。良久言曰。君操吳音。非江蘇人乎。余亦蘇。產與君誼屬同鄉。今創甚已無生望。懷中有一物。死後乞代取之。余方欲就問姓名。而氣已絕矣。檢其衣囊。得小冊一。余卽懷之而歸。至其遺骸後。有一老教士收而理。諸教堂之側。不知誰家少年。卽棄其父母若妻若孥。身槍林彈雨之中。其在。其沒。家莫聞。知可憐。無定河邊。猶是春閨夢裏人。殊言之淒。人心脾也。

余友述至此。卽出其所得小冊示余。翻閱未半。余忽有所省。蓋上半冊皆詩詞。係死者與一多情女子唱和之作。題曰（青鴻淚草）。惟兩人皆不署名。情詞哀艷。使人意消。而余閱之。恍如陳作子。腦海中已早有諸詩之餘韻。纏綿繚繞於其間。不知於何處見過。力索之。恍憶石癡書中彷彿曾有是作。因於故紙堆中檢得石癡函。與是冊參閱之。若符合。節嘯異哉。此者其果爲何夢霞耶。

石癡前函既詳述其事。此一小冊又取諸其懷。則死者非夢霞。而誰歟。夢霞死矣。夢霞殉國而死矣。余曩之所以不滿於夢霞者。以其欠梨娘一死耳。孰知一死非夢霞。所難徒死。非夢霞。所願彼所謂得一當以報國。卽以報知己者。其立志至高。明其用心至堅。忍余因不識夢霞。故以常情測夢霞。而疑其爲惜死之人。負心之輩。固安知一年前余意中所不滿之人。卽爲一年後革命軍中之無名英雄耶。吾過矣。今乃知夢霞固磊落丈夫。梨娘尤非常女子。無兒女情。必非與英雄有英雄氣。斯爲好兒女。梨娘初遇夢霞之後。卽力勸東行。以圖事業。彼固深愛夢霞。不忍其爲終窮天下之志士。心事何等光明。誰見何其高卓。柔腸俠骨。兼而有之。夢霞不能於生前從其言。而於死後從其言。暫忍一死。卒成其志。此一年中之臥薪嘗膽。苦心孤詣。蓋有轍一死爲難者。夫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其輕重之相去爲何如。曩令夢霞竟死殉。梨娘作轉運第二。不過爲茫茫情海添一個鬼魂。弄弄乾坤。留一椿恨事而已。此固非夢霞之所以報梨娘。而亦非梨娘

之所望於夢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若忘情。夢霞不死於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於革命之役，死於戰，仍死於情也。夢霞有此一死，可以潤吾枯筆矣。雖然，飛鳥投林，合有歸宿，而彼薄命之鴛鴦，尚未知飄泊至於何所。吾書又烏能恕然遺之。

余方欲求鴛鴦之結果，而一時實無從詢問。夢霞之死，耗余於意外，得之彼鴛鴦者，從二人於地下乎？抑尙在人間乎？非特閱者在悶葫蘆中，卽記者此時亦在悶葫蘆中也。余乃欲上碧落，問月下老人，取姻緣簿視之，又欲下黃泉，謁閻羅天子，乞生死籍檢之，正游思間，而此小冊若詔我曰：伊人消息可於此中得之，無事遠求也。迨閱之，冊尾乃得一奇異之記載。

此奇異之記載，上冠日期，下敘事實，不知所始，亦不知所終。閱之，乃轉令人茫然，疑目注之，突有數字直射於予之眼簾。曰（夢霞）曰（梨娘），予乃憬然悟，謂然嘆曰：噫，鴛鴦真死矣。此非其病中之日記耶？此日記語意酸楚，不堪卒讀。予亦不遑詳閱，但視非標揭之時，日自庚戌六月初五日起，至十四日止。意者此日記之開局，卽爲鴛鴦始病之期。此日記之終篇，卽爲鴛鴦臨終之語。而此日記爲夢霞所得，則夢霞於鴛鴦死後，必至是鄉收拾零香，剩粉，然後脫離情海，飛涉扶桑。此雖尙余之臆測，揆諸事實，蓋亦不謬。然鴛鴦病中之情形如何，死後之狀況如何，記者未知其詳，何從下筆。無已，卽其以此日記介紹於閱者諸君可乎。

六月初五日，自梨娘死後，吾卽忽忽若有所失。吾痛梨娘，吾痛梨娘之爲吾而死。吾非一死無以謝梨娘，今果病矣，此病卽吾亦不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當而此者。吾既求死，烏得不病？吾既病，則去死不遠矣。然吾死後，人或不知吾之以死而疑及其他。此吾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杖握管者，吾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尙流。此方之硯尖尖之筆，殆成爲吾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吾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無甯死。吾卽此言之實行家也。噫，吾去年此日，方爲鵝湖女校。

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場。作種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潑地。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談心。憤家庭之事。制慨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驅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鵝湖樓中。遂絕余蹤跡矣。迄今思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掌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出。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素余又何至抑鬱而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僕余而制余者。乃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因果。委曲心情。卒之爲予而傷其生。此更爲予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予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嘆可憐虫。可憐虫。何苦何苦。

初七日予病五日矣。予何病。病無名而骨瘦。瘦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而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墮。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矚。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予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粧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恐更不能與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予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予所愛。予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予自憐之念。而益增予之心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殺。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予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尙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涔涔然。汗出如雨。予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畧此中况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瞑不

親手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階級耶死非予所懼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予實無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吾之靈魂與軀壳戰

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人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吾也不幸愛我之母撇吾已七年矣孳孳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吾無異於母也母死而愛吾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吾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吾之所愛者使吾於天地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隨母兄於地下叙天倫之樂矣今日吾病處一室眼前乃無慰吾者此幽遠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吾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吾因思吾之死母復思吾之生父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吾又死者則歎承色笑更有何入風燭殘年其何能保吾念及斯吾乃復希望吾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吾之老父而病軀萎損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吾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怨兒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吾病亟頻視吾入時以手按吾之額覘冷熱之度狀至憂急吾將死復見吾親愛之父吾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強起昏悶中合眼即見予嫂豈憶念所至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吾久矣吾之歸期當已不遠吾甚盼夢霞來以吾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吾與他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吾不惜不能愛彼即彼亦未必能愛吾然吾知他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吾今望彼來彼固未知吾病更烏能來即知吾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吾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之感情吾已不及問以吾料之他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吾不得已竟長棄他而逝他知之他當諒吾諒吾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吾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吾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尙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爾

之憂。冀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其久。始成一方。竊囑婢媼。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時也是日。老父乃守吾不去。含淚謂吾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吾無語。吾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吾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吾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吾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吾致青夢霞。吾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予今不及待矣。吾至死乃不能見吾夫一面。吾死何能瞑目。吾死之後。吾夫必來。吾之日記。必能入吾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吾也。吾書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絕握管之期。

第三十章 憑弔

此篇日記筆跡與上半冊相符。係夢霞手鈔。非筠情親筆。而日記之末。尙有夢霞附記數語。因并錄之。寥寥百餘字。亦以見夢霞固未嘗忘情於筠情也。

此吾妻之病中日記也。吾妻年十八。歿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吾聞病耗稍遲至此。已不及與吾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予妻病中日。望吾至死時。尚呼余名。此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吾妻。吾妻乃能曲諒吾心。至死不作怨語。吾生無以對之。余亦何以慰之。耶。無才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吾妻之死。吾死之也。生前攜個虛名。死後淪爲孤鬼。一場慘劇。遽爾告終。吾不能卽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爲余虛一席焉。可也。

宛轉纏綿。淒涼悽惻。余讀筠情之日記。余爲筠情傷矣。一校木筆。未受東風吹拂。遽遭苦雨殘摧。筠情之薄命。與梨娘同筠情之遭際。殆較梨娘爲尤酷。夢霞情種也。亦情魔也。因鍾情於一人。復牽連及于二人。顛倒情緣。離奇因果。以僕用其情之欲。卒使玉人雙殞。好夢成空。鐵血孤埋。征魂不反。茫茫萬古。銷不盡者。相思草草。一坯墳不平者。長恨余亦傷心人。

寓此斷腸事不相干情胡能已。擲筆歎。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余嘗今可與諸君告別矣。然佳人才子結果固已如斯。彼窮老孤兒近狀又復奚若是。不可不窮其究竟。以收拾此一局殘棋也。梁繁琴水猶邪魔耳。余何惜費幾日之工夫作一番之偵探。意既決。乃獨駕扁舟。作蓉湖之遊。吾此行擬先訪石痴。因介紹見崔翁。可得吾意中所欲知者。謁石痴而不遇。則吾將失望。吾于崔氏素無瓜葛。未便造廬而謁也。比至則石痴負笈歸來。尙未及旬日。見余頗錯愕。余與石痴別七年矣。歲月漸增。形容都改。乍見幾不相識。焉既而開襟談話。倍極留連。石痴因詢余來意。余曰。余此來爲君去歲一封書耳。石痴初猶不省憶者。尋思半晌。乃曰。有之。託君之事。今若何矣。能以全豹示我否。余乃告以前此擱置之故。石痴默然。余卒然問曰。今其人安在。否。石痴曰。武漢事起。留學生紛紛歸國。夢霞先余行半月。臨別爲予言。此行或不同里當效力于民軍。償余素志。今別近匝月。尙未知其消息。君不來。余方擬買棹往伊家一探也。余曰。夢霞蹤跡予頗知之。余尙欲請君觀一物也。探懷出一冊授石痴。石痴閱未數行。卽訝曰。此夢霞之袖中秘也。在東京時彼曾出以示余。君于何處得之。余歸然曰。夢霞死矣。

石痴大驚。轉詰余。君言云。何余乃以武昌歸友之言。詳爲石痴道。且曰。此一小冊經滄海歷戰塲。余友得之于槍林彈雨之中。卒輾轉而入于余手。孰牽引之。孰介紹之。此中或非無意。不然武漢之役。少年仗義之徒。不著姓氏。輕擲頭顱者衆矣。而夢霞獨藉一小冊子留遺于世。其名遂至湮沒而無聞。或者彼已死之梨娘。一縷芳魂常繞情人左右。冥冥中爲佈置俾其所愛者之奇情偉績得藉文士之筆墨傳播于人間。事非偶然也。石痴聞言慨焉嘆息曰。彼別余時侃侃數言。余早知其必能實行其志。今果烈烈轟轟流血而去。渠死可以無恨。而此小冊既入君手。則爲死者表揚。君不得辭其責。前函俱在。事迹可稽。今有此一死。更足令全書生色。可以濡染大筆。踐余昔日之請矣。余應曰。唯唯。

既而請于石痴曰。余尙有所詢。他黃髮垂髫無恙耶。石痴愀然曰。崔翁乎骨已朽矣。言之殊惻。人懷自梨筇二人相繼殞。謝徒使豐饒之老翁。乃若碩果之僅存。老境太覺不堪。未幾卽感疾死。渠家戚族無多。翁死遂無人主持。僅有外戚某氏。

遠隔城鄉聞訃奔至後經衆提議將鵬郎寄養於某氏遺產亦委某氏代爲料理俟成人授室後再整舊日門庭議既決某氏遂携鵬郎去其遺宅則由某氏僱僕二人以守之幸未至鞠爲茂草數年之間一氣盡毀吾鄉中死亡之慘衰敗之速殆未有若伊家之甚者想君聞之亦當生一種滄桑感也吾喟然曰興廢不常盛衰有準循環往復理所必然積善之家餘慶未絕有佳兒在遲以十年夏少康中興之業成矣石痴領吾言復曰君既來此有意至夢霞葬花處一叩埋香遺跡乎吾當導君往余曰甚願此去或拾得零香剩粉歸可爲吾書煞尾者一點江上青峰也

幾株敗柳一曲清溪老屋數椽重門深鎖時值孟冬百草皆死門外以一片荒蕪不堪入目境地至爲幽寂石癡語吾曰此卽崔氏之舊居也夢霞寓此時吾常來此今絕迹矣已年餘矣此其後舍守者卽居于此前門則久爲鐵將軍所據無人問津門上悉已生莠草也且行且語已至門次石癡舉掌叩門作敗鼓聲良久有老嫗拔開出見余等注目不語若甚訝來客之突兀者旋問曰客來何事殆訪崔家舊主人乎惜來遲一年今渠家已無人矣石痴曰姥姥不識我耶嫗熟視石癡乃笑曰君非秦公子耶余老眼花矣石痴告以來意嫗卽導吾等入內過一小圃晚崧盈畦青滑可揭曲折達一書舍室門上加以銷積塵封焉前有庭庭廣不足一畝庭中景象絕類古剝墻階之上徧鋪苔衣不露一罅痕縫蓋絕人迹者久矣石癡引余至一處有十墳起崇然成小阜云卽夢霞葬花處欲尋碑石則已不見殆歷時既久爲地方吸力所吸入歟抑爲人携去珍之爲秦磚漢瓦不可得而知塚上短草芄芄生意歇絕草根之下稿泥凝結成小塊無數彷彿猶有傷心人血淚痕也憑弔久之徬徨四顧余突謂石癡曰君誑我空庭如洗安有所謂梨花與辛夷耶石癡曰異哉是誠有之今何并枯枝敗葉亦俱杳然意者美人已返瑤臺而此美人之靈根亦爲司花吏拔去移值天上耶因呼嫗問之嫗聞言前庭中實有二樹梨夫人死後春來梨樹卽不發花辛夷雖吐蕊亦不能如往年之盛是年六月筠姑娘又死二樹均日就枯萎柔條曼葉失盡舊觀此老主人死余等來時僅見枯幹兩株兀然直立枝葉皆化爲烏有問枯幹何在則曰已斫作柴燒矣余曰惜哉是亦焦桐之類也草木無知乃爲人殉斯真所謂情種矣子然一枯幹大足以供後人之憑弔何

物老煙大煞風景。此已死之情。根尙不能久留於世。彼癡男怨女。情死情生。宜其一霎便成爲情史上之人物也。與石癡歎惜者久之。

余旋指書舍問石癡曰。此卽夢霞寓居之所。耶石癡曰。然余昔年時與夢霞促坐閒談。於此猶憶某年秋。余訪夢霞。夢霞買酒留飲。半酣。夢霞指庭畔香檨語余曰。此余之埋愁地。銷魂窟也。余死苟能埋骨於此。則此身長伴花魂死。無可恨。又留庭前二樹。謂余曰。此余之朋友。亦君之愛妻也。林和靖妻。蔓蔓終華爲千秋佳話。余今妻此一花。和靖且輸余艷福矣。言已大笑。復曰。明年此花開時。君能歸來當再與君對花痛飲一醉。以餘瀝灑花爲二花。齊嘯孰知酒杯後。冷人事已非人。既云亡花亦不養。徒剩傷心之境。地尙入余之眼。際情長緣短。室邇人遙。既含宿草之悲。再下哭花之淚。余獨何人。乃能堪此。自今以後。亦不能再至是間矣。石癡言時。淚盈襟袖。余至此亦覺觸目淒涼。百感交集。恨無以塞石癡之悲也。

石癡復令姬啓書室門。與余俱入。則見塵埃滿地。棹椅俱無。憲上玻璃碎。吾碎不碎。吾亦爲塵。所禁非復光明本質。石癡一一指示。吾此夢霞下榻處。此夢霞設案處。此余與夢霞對飲處。四顧壁立空無。一物惟門側倚一敗笠。字紙充實其中。石癡就而翻檢。焉室中空氣惡濁。余不能耐呼石癡曰。去休是間。不可以少駐矣。石癡忽檢得一紙。欣然向余曰。君試閱情天劫後之餘灰也。余受而審閱。上有秋詞二闋。詞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苔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次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眞憐惜。空染依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

(又調解連環)

舊恨猶長。新恨相接。眉頭心上。頭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曾無一處。木強聊加餐。一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是。渾難。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闌干。

(石詞送入我們來)



大中華民國十八年元月八版

版權所有

哀情
小說

玉梨魂 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著者 徐枕亞

印刷者 上海小說世界社

發行者 上海小說世界社

永漢北路

分售處 廣州開通書局

外埠代售處 中外各大書局

